

武備志序

歸安茅君止生續其大父鹿門先生父二岑先生之業既彬彬然以文學世其家矣挾筴游兩都所至與其賢士大夫議論相上下亡不人人以通材投分與君友而君精

武備志願序

一

練朝典飭洽治術幾如古之至儉崔寔之流而又明於當世之務抵掌而談天下大計卽久在交戟內者自視恒不如嘗試與筴成敗程得失又亡不如燭炤數計而簞卜也鹿門先生當嘉靖中感倭變究

極兵家之學其書多秘諸枕中君

自少得而私習之比長而志在四方蒿目時事所至訪其奇材劍客與之討論而肄習故于兵家者言得以批其肯綮而探其渾奧卽嘖嗜宿將與君語又亡不願奉鞬橐

武備志願序

二

而北面君者自頃遼左之事起薦紳先生思欲佐明主撻伐之威往往相首而畫兵事顧介冑所肄人視若老生之常談而其他奇經秘牒又多散見于蠹簡深扃于名山未有能網羅而

得其大全者君迺慨然出其篋中
 書以生平之所學畫者門分戶列
 手自排纘且與友人傳君遠度輩
 揚摧而論次之自兵訣至占度凡
 為部者五為目者一百八十有四
 為卷者二百有四十為言者二百

武備志願序

三

餘萬而古今所載兵家者言亡不
 有以提其要而鈎其玄陳其道而
 列其器苞而舉之亡遺蘊矣既成
 名之曰武備志乃函其目以示余
 而屬為之弁余方負病卧林中從
 几上試一目之睥眄而未能乙也

金版珠鈐之秘君既已不惜盡剖
 之余又何以酬君問乃姑敘君所
 為著述之大指撮其厓略書之
 今天子方繼千歲之統維萬世之
 安而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
 以侵敗王略至厓

武備志願序

四

當宁拊髀而太息今且
 御法官召諸大臣計所以伸九伐
 說
 天討者君之此書令誠得備
 乙夜之覽真可以毗贊
 廟謨決勝千里之外諸薦紳先生

得此書而研味之所資以運帷幄
 之籌借前鄰之箸者不啻如握寶
 符而祠黃石所謂虜在吾目中此
 之謂也君之有功于當世者何其
 偉哉雖然君方且跨騰風雲拓其
 祖父未竟之緒黼芾

武備志顧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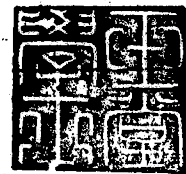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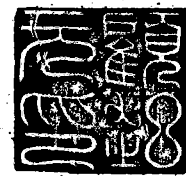
五

鴻業揚光紫微不刊之典垂諸日
 月將不可為量數茲志其玄豹之
 一斑也遂欲執韜鈴以赤幟異君
 淺之乎知君者矣

昔

八啓元年辛酉夏日南京吏部右

侍郎江寧顧起元撰



武備志顧序

六

批點凡例

凡○乃微妙處

凡、乃緊關處

凡——乃一篇綱領

凡——乃分段條目

凡、、乃隱微處

武備志總目

武備志總目

兵訣評

一十八卷

戰略考

三十三卷

陣練制

四十一卷

軍資乘

五十三卷

占度載

九十三卷

已上五種共二百四十卷

兵訣評

孫子

一卷

武備志卷百

吳子

一卷

司馬法

一卷

三略

一卷

六韜

三卷

尉繚子

二卷

李衛公問對

三卷

太白陰經

三卷

虎鈴經

三卷

戰略考

春秋	一卷
戰國	一卷
西漢	二卷
東漢	二卷
三國	四卷
晉	二卷
宋	一卷
齊	一卷
梁	二卷
陳	一卷
隋	一卷
唐	六卷
五代	二卷
北宋	三卷
南宋	三卷
元	一卷
陣練制	
陣	

武備志類目

二

積卒五營圖	
太乙直銳圓方曲陣八陣凡六圖	
伏羲師卦師卦九軍陣凡二圖	
黃帝縱布握奇陣握奇九軍陣握奇營衛凡三圖	
風后握奇陣圖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已上合一卷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增五行爲三才陣凡二圖	
周禮大閱立表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一軍陣次國二軍陣人國三軍師天子六軍師凡十一圖	
鄭魚麗陣兩軍布列法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魚麗三軍陣凡三圖	
楚軍一隊布列法十五陣爲備法荆尸陣凡	

武備志類目

三

三圖

晉四軍陣五軍陣崇卒陣凡三圖

吳九乘爲偏法鷄父陣凡二圖 已上合一

卷

管仲內政陣圖

齊莊公伐衛陣圖

司馬法握奇管圖

許洞演司馬穰直握奇管圖

孫武子乘之陣乘之陣方爲四層配合伏羲

武備志願目

四

方卦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凡三圖

裴緒演孫武子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罅罅

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常山首尾相救陣

凡二圖

戰國人象棋一面布陣六十四陣內外四層

布爲圓陣凡三圖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諸葛亮魚腹江八陣八陣開門分四正四背

四衝方曲圓直銳凡七圖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騎兵滾陣

騎兵歸管凡三圖 已上合一卷

標兵家八陣圖序

標兵家八陣圖說

標兵家八陣辯正

標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標兵家八陣伍法辯 已上合一卷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

武備志總目

五

李筌演諸葛亮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

翼鳥翔蛇蟠陣凡八圖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張燁分配瞿塘八陣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變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

蛇蟠陣凡六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變爲六陣變六風揚雲

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陣凡七圖

張燁演諸葛亮土方金圓水曲木直火鏡陣
凡五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鈞連蟠曲六陣鈞連蟠

曲凡二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管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馬隆扁廂車扁廂車管凡二圖

武備志總目

六

張燁演馬隆扁廂車陣圖 已上合一卷

李靖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八陣為六以諸葛

亮八陣為六舊法內環之圖外畫之方變

為六花陣六花七軍車徒布列陣凡四圖

李靖六花開方教閱六花方圓曲直銳陣凡

六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李靖六花陣圖

禱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為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李靖七軍行引圖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杜祐布列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李靖十二辰陣圖

杜祐演李靖變四門馬行七門雙門八門四

天張翼蛇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圖

宋真宗常陣圖

武備志總目

七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陣戰法九軍布列法化

壯衝方車輪果且馬行陣容輜重方陣凡

十圖 已上合一卷

許洞飛鸞長虹重霞八卦陣凡四圖

王驥立伍陣圖 已上合一卷

趙本學分陣隊定將校發行結陣管柵初布

陣斂兵待敵嚴陣挑戰先鋒應敵敵攻左

哨敵攻兩哨再合右奇送戰三合左奇送

戰四合中軍送戰五合三軍大戰戰勝追

逐收陣整兵拒險阻敵迴軍轉戰勢凡十

八圖 已上合一卷

俞大猷駐陣圓形方形凡二圖

俞大猷戰陣三疊勢奪前敵勢凡二圖

戚繼光鴛鴦陣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各變

小三才陣鴛鴦陣變三才陣凡四圖 已

上合一卷

會統制逐虜陣立營遇虜駐戰前鋒車戰騎

兵逐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馬驅後

武備志顧目

八

功收兵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混元陣圖 以下俱稜兵家

天圓地方陣圖

滿天星陣圖

三才捷陣圖

一字陣圖

出師二翼陣圖

四正陣圖

四隅陣圖

五陣圖

五軍營陣圖

五形陣圖

梅花陣圖

正五形陣圖

五形方陣圖

五形橫陣圖

五花營陣圖

六甲陣圖

武備志顧目

九

八門陣圖

奇變八門陣圖

九鎖連環陣圖

長蛇陣圖

交鋒大衝陣圖

車輪陣圖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圖

八卦陣圖

實假虛陣圖

中虛陣圖

追虜三出一堵牆圖

勦虜出兵陣圖 已上合一卷

練

選士 一卷

去取分別

編伍 二卷

編步兵 編騎兵

編車兵 編水兵

懸令 五卷

禁令 賞罰

教旗 八卷

唐制 唐李筌法

宋制 唐李靖法

武備志類目

十

元許洞法 本朝俞大猷法

本朝戚繼光法 附王鶴鳴號令說

教藝 九卷

解 狼筈 棍 刀 弓 箭 鎗 劍 棍

已上五種共二十五卷

軍資乘

營

管制 二卷

李靖偃月營法圖 李筌偃月營法圖 李筌偃月營法圖 諸家九營法

李靖法 李靖方營法圖 裴續法 李筌太白一營法圖 許洞六甲營法圖 戚繼光方營法圖

戚繼光車營法圖 戚繼光步營法圖 戚繼光野營法圖 諸家水軍營法圖

戚繼光馬營法圖 戚繼光輜重法圖 戚繼光水軍營法圖 附安營器

營算

營地

營規

夜營

暗營 已上合一卷

已上六種共三卷

戰

武備志類目

十一

軍行 一卷

渡險

齋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鄭導 已上合一卷

審時

布戰

料敵

應戰

設險

入伐

受降

符契

旌旗

器械

弩

已上合二卷

三卷

五卷

劍

刀

五卷

三卷

弩

箭

矢

飛弓箭具

筒

杖

匣

鐵

鐵

鐵

鐵

武備志總目

十一

武備志總目

十三

攻

祭禡

望樓

車

狼

鏡

鏡

飛

飛

飛

已上一十八種共一十二卷

一卷

無敵神牌

拒馬木

大斧

傷把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措置條件

器具圖說

已上合二卷

守

城制

約束

需備

措應

器式

堡約

已上二種共二卷

一卷

一卷

一卷

二卷

二卷

二卷

二卷

已上六種共六卷

水

水利

水平

戰船

濟水

禁涉

海候

火

已上六種共三卷

已上合一卷

製火器法 二卷

火藥賦
提礮法
製火線藥
火攻神藥法
神火藥
無敵毒龍火藥
飛火藥
爛火藥
三火合一藥
火信
礮火藥
日起火藥
噴火藥
鉛鏡火藥
萬般毒
木火藥

製具
試驗
提礮法
製火藥方
製扁線
火攻從藥
毒火藥
烈火藥
法火藥
逆風火藥
火種
鏡用常藥
起火藥
夜起火藥
砲火藥
一炷香
三十六天罡
碎藥

武備志總目

十四

慢藥 附諸雜方

用火器法 一卷

火器圖說 十三卷

風候 地利 器宜
兵戒 車砲 砲鏡 箭
砲械 噴筒 牌 毬
礮器 禽獸 車 木具 地伏 藏具

已上三種共一十六卷

餉

屯田今制 已上合一卷

屯田水利 三卷

河漕 二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已上合一卷

米鹽

冥槁

礮砂 已上合一卷

醫藥 三卷

武備志總目

十五

已上一十一種共一十一卷

馬

相形

相毛

齒訣

豚水

醫藥

禁忌 已上合一卷

簡別

廣東 雲南	廣西 貴州	鎮戍 山西 固原	延綏 甘肅	海防 日本入犯圖 廣東沿海總圖 廣東兵險考 福建沿海總圖 福建沿海四郡一州分圖 浙江沿海總圖 浙江兵險考 南直隸沿海總圖 南直隸沿海六郡分圖	武備志總目	南直隸兵險考 山東沿海總圖 山東兵險考 遼陽沿海圖 遼陽事宜	南直隸事宜 山東沿海二郡分圖 山東事宜 遼陽兵險考	江防 沿江信地 太湖防論	四卷	江防圖 太湖圖	四夷總圖 沙漢圖 東南海夷圖 日本圖 朝鮮圖 女直考 日本考 吐魯番考	西域圖 西南海夷圖 安南圖 北虜考 采蔬考 俗密考
----------	----------	----------------	----------	---	-------	--	------------------------------------	--------------------	----	------------	--	--

西番考 海外諸國考 朝鮮考	西域諸國考 安南考	航海 一卷	已上六種共五十二卷	武備志總目
---------------------	--------------	----------	-----------	-------

武備志卷目

第一卷 已下俱兵訣評

孫子

第二卷

吳子

第三卷

司馬法

第四卷

三略

武備志總目

第五卷

六韜一

第六卷

六韜二

第七卷

六韜三

第八卷

尉繚子一

第九卷

尉繚子二

第十卷

李衛公問對一

第十一卷

李衛公問對二

第十二卷

李衛公問對三

第十三卷

太白陰經一

武備志總目

第十四卷

太白陰經二

第十五卷

太白陰經三

第十六卷

虎鈴經一

第十七卷

虎鈴經二

第十八卷

虎鈴經三

第十九卷 已下俱戰略考

春秋

第二十卷

戰國

第二十一卷

西漢一

第二十二卷

西漢二

武備志總目

第二十三卷

東漢一

第二十四卷

東漢二

第二十五卷

三國一

第二十六卷

三國二

第二十七卷

三國三

第二十八卷

三國四

第二十九卷

晉一

第三十卷

晉二

第三十一卷

宋

武備志卷目

第三十二卷

齊

第三十三卷

梁一

第三十四卷

梁二

第三十五卷

陳

第三十六卷

四

隋

第三十七卷

唐一

第三十八卷

唐二

第三十九卷

唐三

第四十卷

唐四

武備志卷目

第四十一卷

唐五

第四十二卷

唐六

第四十三卷

五代一

第四十四卷

五代二

第四十五卷

五

北宋一

第四十六卷

北宋二

第四十七卷

北宋三

第四十八卷

南宋一

第四十九卷

南宋二

武備志卷目

第五十卷

南宋三

第五十一卷

元

第五十二卷

陣一

第五十三卷

陣二

第五十四卷

已下俱陣練制 陣

六

陣三

第五十五卷

陣四

第五十六卷

陣五

第五十七卷

陣六

第五十八卷

陣七

武備志卷目

第五十九卷

陣八

第六十卷

陣九

第六十一卷

陣十

第六十二卷

陣十一

第六十三卷

七

陣十二

第六十四卷

陣十三

第六十五卷

陣十四

第六十六卷

陣十五

第六十七卷

陣十六

武備志卷目

第六十八卷

選士

第六十九卷

編伍一

第七十卷

編伍二

第七十一卷

懸令一

第七十二卷

八

已下俱陣練制 練

懸令二

第七十三卷

懸令三

第七十四卷

懸令四

第七十五卷

懸令五

第七十六卷

教旗一

武備志卷目

第七十七卷

教旗二

第七十八卷

教旗三

第七十九卷

教旗四

第八十卷

教旗五

第八十一卷

九

教旗六

第八十二卷

教旗七

第八十三卷

教旗八

第八十四卷

教藝一

第八十五卷

教藝二

武備志卷目

第八十六卷

教藝三

第八十七卷

教藝四

第八十八卷

教藝五

第八十九卷

教藝六

第九十卷

十

教藝七

第九十一卷

教藝八

第九十二卷

教藝九

第九十三卷

已下俱軍資乘 營

營制一

第九十四卷

營制二

武備志卷目

上

第九十五卷

營算 營地 營規 夜營 暗營

第九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戰

軍行

第九十七卷

渡險 齋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鄉導

第九十八卷

審時 布戰 料敵 應戰 設險 人伐

受降 符契

第九十九卷

旌旗一

第一百卷

旌旗二

第一百一卷

旌旗三

第一百二卷

器械一

第一百三卷

武備志卷目

下

器械二

第一百四卷

器械三

第一百五卷

器械四

第一百六卷

器械五

第一百七卷

祭禱

第一百八卷 已下俱軍資乘 攻

措置條件 器具圖說一

第一百九卷

器具圖說二

第一百十卷 已下俱軍資乘 守

城制

第一百十一卷

約束 需備 措應

第一百十二卷

武備志卷目

十三

器式一

第一百十三卷

器式二

第一百十四卷

堡約一

第一百十五卷

堡約二

第一百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水

水利 水平 戰船上

第一百十七卷

戰船下

第一百十八卷

濟水 禁涉 海候

第一百十九卷 已下俱軍資乘 火

製火器法一

第一百二十卷

製火器法二

第一百二十一卷

武備志卷目

十四

用火器法

第一百二十二卷

火器圖說一

第一百二十三卷

火器圖說二

第一百二十四卷

火器圖說三

第一百二十五卷

火器圖說四

第一百二十六卷

火器圖說五

第一百二十七卷

火器圖說六

第一百二十八卷

火器圖說七

第一百二十九卷

火器圖說八

第一百三十卷

武備志卷目

火器圖說九

第一百三十一卷

火器圖說十

第一百三十二卷

火器圖說十一

第一百三十三卷

火器圖說十二

第一百三十四卷

火器圖說十三

十五

第一百三十五卷 已下俱軍資乘 餉

屯田古法 屯田今制

第一百三十六卷

屯田水利一

第一百三十七卷

屯田水利二

第一百三十八卷

屯田水利三

第一百三十九卷

武備志卷目

河漕一

第一百四十卷

河漕二

第一百四十一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第一百四十二卷

米鹽 宴稿 礮砂

第一百四十三卷

醫藥一

十六

第一百四十四卷

醫藥二

第一百四十五卷

醫藥三

第一百四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馬

相形 相毛 齒訣 芻水 醫藥 禁忌

第一百四十七卷

簡別 結束 馳驟 征調 鹿牧 貢市

廩產

武備志卷目

十七

第一百四十八卷

已下俱占度載 占

占天

第一百四十九卷

占日一

第一百五十卷

占日二

第一百五十一卷

占日三

第一百五十二卷

占月一

第一百五十三卷

占月二

第一百五十四卷

占星一

第一百五十五卷

占星二

第一百五十六卷

占星三

武備志卷目

十八

第一百五十七卷

占星四

第一百五十八卷

占星五

第一百五十九卷

占星六

第一百六十卷

占星七

第一百六十一卷

占雲氣一

第一百六十二卷

占雲氣二

第一百六十三卷

占風雨一

第一百六十四卷

占風雨二

第一百六十五卷

占風一

武備志卷目

十九

第一百六十六卷

占風二

第一百六十七卷

占蒙霧

占虹霓

占霞

占雨雹

占雷電

占霜露

占米雪

第一百六十八卷

占五行

第一百六十九卷

太乙廟算一

第一百七十卷

太乙廟算二

第一百七十一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一

第一百七十二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二

第一百七十三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三

第一百七十四卷

武備志卷目

二十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四

第一百七十五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五

第一百七十六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六

第一百七十七卷

奇門玄覽一

第一百七十八卷

奇門玄覽二

第一百七十九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一

第一百八十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二

第一百八十一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三

第一百八十二卷

六壬直指

第一百八十三卷

武備志卷目

三

六壬軍帳賦

第一百八十四卷

六壬兵帳鈎玄

第一百八十五卷

六壬兵占

第一百八十六卷

禱占

第一百八十七卷

選擇

第一百八十八卷

厭禳

第一百八十九卷

已下俱占度載 度

方輿一

第一百九十卷

方輿二

第一百九十一卷

方輿三

第一百九十二卷

武備志卷目

三

方輿四

第一百九十三卷

方輿五

第一百九十四卷

方輿六

第一百九十五卷

方輿七

第一百九十六卷

方輿八

第一百九十七卷

方輿九

第一百九十八卷

方輿十

第一百九十九卷

方輿十一

第二百卷

方輿十二

第二百一卷

武備志卷目

三三

方輿十三

第二百二卷

方輿十四

第二百三卷

方輿十五

第二百四卷

鎮戍一

第二百五卷

鎮戍二

第二百六卷

鎮戍三

第二百七卷

鎮戍四

第二百八卷

鎮戍五

第二百九卷

海防一

第二百一十卷

武備志卷目

三四

海防二

第二百一十一卷

海防三

第二百一十二卷

海防四

第二百一十三卷

海防五

第二百一十四卷

海防六

第二百二十五卷

海防七

第二百二十六卷

海防八

第二百二十七卷

海防九

第二百二十八卷

海防十

第二百二十九卷

武備志卷目

江防一

第二百三十卷

江防二

第二百三十一卷

江防三

第二百三十二卷

江防四

第二百三十三卷

四夷

三十一

第二百三十四卷

四夷二

第二百三十五卷

四夷三

第二百三十六卷

四夷四

第二百三十七卷

四夷五

第二百三十八卷

武備志卷目

四夷六

第二百三十九卷

四夷七

第二百四十卷

四夷八

第二百四十一卷

四夷九

第二百四十二卷

四夷十

三十二

第二百三十三卷

四夷十一

第二百三十四卷

四夷十二

第二百三十五卷

四夷十三

第二百三十六卷

四夷十四

第二百三十七卷

武備志卷目

三七

四夷十五

第二百三十八卷

四夷十六

第二百三十九卷

四夷十七

第二百四十卷

航海

武備志卷目

武備志卷一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茅子曰自古談兵者必首孫武子故曹孟德于註之又為兵家接要二十萬言大約集諸家而闡明孫子者也世有武侯新書者亦所以明孫子然廣書也無所短長孟德書不傳然孫子在有心者可以意迎之他書可弗傳也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謂五家

武備志卷一

一 孫武子

為孫子註疏可也故首孫武子次吳子以其言核于諸家也次司馬法次韜次略以備制也次尉繚子以其得用兵之意可以輔諸家而行也終之以李衛公問答李筌太白陰經許洞虎鈴經以其言皆所以申明六家猶易之有京焦春秋之有三傳也太白本八卷錄其三虎鈴本二十卷錄其五以其餘談制數非訣也合九家而為兵訣評要之學兵訣者學孫子焉可矣

孫武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三略

尉繚子

李衛公問對

太白陰經

虎鈴經

孫武子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二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始計第一 一定計為行 兵始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

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以五

經常而校量以計，以一日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

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三

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時以

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死地宜戰，生地宜守，將者智信仁

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部曲有制，分官有

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將皆聞

能知，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

能，天時地利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

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

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兼大將計利以

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

利勢在 我天下

兵訣評 此一孫

無處勢可知矣

道高明望加察

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而示之，近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不可先自傳，洩于人。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于無算乎？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 作其氣而不使其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四

不再不之故

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

缺

取

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私家之困如此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公家之困如此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稗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先得者而雜乘之，則用亦足矣。又且于所獲車中之卒，善撫而用之，則吾之兵亦益足矣。是謂勝敵而益強。取勝于敵而益已之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五

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敵將相交，其次伐兵，敵兵已形，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積糧，謹守，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與敵相拒，則築土山附城，使可登焉又三月而

陸

君不御
更爲
着然欲
使君不
御無徒
意子君

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
 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
 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必以全全人爭爭勝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
 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
 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勢不則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若以小而堅敵乎大則必爲大敵所擒矣夫
 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
 軍之所患於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六

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軍事
 縻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
 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
 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亂已之
 敵人之勝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
 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
 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先爲敵人所不可勝我之形以不可勝在已可勝在
 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
 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自己制勝之形可以知而爲
 爲也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
 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
 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七

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
 聽耳古之所爲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
 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
 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
 不失敵之敗也不爲敵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
 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
 五曰勝地生度量生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因
 所處之地而忖度其遠近險易廣狹之形既度其
 地即量其強弱多寡之人力焉既量其力即用其

機變詐之術數焉。惟有數斯可稱敵。而不弱矣。惟相稱斯可求勝而不負矣。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此勝兵之節制。有必勝之形。重稱銖之輕。而不相侔也。敗兵反是。故勝兵之與人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而其形不可測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各有統制。則不難。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治矣。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各各有節制，則不畏敵。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則如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八

以礮石投鳥卵之易矣。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瀉弩，節如發機。此就奇正之中，舉其勢與節而言之。謂於敵水之疾，有以漂石者，可以觀勢焉。固甚於險。

也。於鷲鳥之疾，有以毀折鳥雀，可以觀節焉。固甚於短也。故善戰者，法此以布陣，其立隊相去各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其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聽角聲為號，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為節，聽鼓聲為號。是其勢之險而難禦，如引滿之弩矣。其節之短，近只在五十步之內，如發機之近，不至於遠而失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

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子

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既以利誘之，而使之來，又以吾而擊其敗焉。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九

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使人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九天九地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敵之司命敵人之死生為其所司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

真實用 兵盡此 一編

只看也 行文亦 千變無 窮即此 法可悟 兵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一

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閭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第七 審軍之所宜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門稱和門者以和於衆而後舉也交和者以兩軍門相對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自迂去而以所利者誘人使之貪戀則我雖後人而發得以先人而至故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

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

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

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

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整侵掠如火不動如

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各廊地分利各

懸權而動化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以迂為直此軍

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

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一
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

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

人敵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就擊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

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治已之氣以以待亂以

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

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

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

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遇圍師必闕窮

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

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此

用兵有九變而略舉其五事如此言水毀之圯地

不可止四通之衢地宜盟會一云當以前篇高

陵勿向八句及此篇絕地無留一句共為九變途

而此段圯地無舍四句特九地篇文設在此耳

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三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

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

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

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智者之慮見利而慮及其

害如此但見以所害參所利則事務可俾以利

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

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

之過也

察也。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者，謂勇戰而必於
擊而擄之，性之忿速者，可陵侮以致其來，性之廉
潔者，可詬辱以激其出，性之仁慈愛人者，惟恐殺
傷士卒，可煩苛以擾之。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處軍之法有四，相敵之法有
之所，皆處軍之法，自近而靜者，絕山依谷，視生處
至必謹察之，皆相敵之法也。高戰，隆無登地，處山之軍也。言軍行過山，必依谷
而處其高陽，若敵人先據隆，絕水必遠水客，絕水
高之處不可登而迎戰也。而居以負險，視生地
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四

附水而迎，容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
也。言軍行過水，必遠水而止，以自便，我若欲與敵
戰，勿近水而迎擊，但當處水上流而無居下流
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
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以地氣混潤，水
草以便樵汲，背眾樹，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
樹木以為險阻。平陸之地，坦易可以馳突，處軍于此
平陸之軍也。宜右背高阜，以為形勢，前後高低，以
便奔擊。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
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
必勝。近水草以養生，據高陽以丘陵隄防，必處其

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
涉者待其定也。上流有雨水而泡沫至者，恐有
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
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吾，若遠之敵
若迎之敵，軍勇有險阻，潢井林木叢葭翳蒼者，必
必肯之矣。軍勇有險阻，潢井林木叢葭翳蒼者，必
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處軍之法，皆論近而靜者，
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而擊也。其
所居易者，利也，居平易之地者，眾樹動者，來也，木
通道，眾草多障者，疑也，以草為屏障，鳥起者，伏也，
而來，眾草多障者，疑也，而使疑也。鳥起者，伏也。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五

獸駭者，覆也。而來，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
塵徒來也。來，步兵散而條達者，塵樵採也。少而往來
者，塵營軍也。經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潛辭強而
進驅者，退也。退，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
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期，半進半退者，
誘也。仗而立者，倚兵仗。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
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
夜呼，以將無勇略。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
而軍士恐懼也。將士忿怒，以殺馬食肉者，軍無糧
也。吏怒者，倦也。將士忿怒，以殺馬食肉者，軍無糧

相得者
今行之
故不可
徒以成
也

也懸錐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懸炊錐於外而不返舍者窮寇欲決戰也
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徐與衆人言者以素失其心而欲收
之數賞者窘也恐其窘乏而去也數罰者困也因其困疲而厲之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加暴虐而後又畏其衆者主
將麤疎不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不精詳也
合戰又不解去必謹察之此以上皆論相敵之事兵非貴並
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
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兵不貴多惟無剛武輕進但使足以併其力料其敵取勝
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七六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掛形者以敵之有備無備為勝負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

如此則
知道矣
者不可

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六者非天地之灾地之灾將之過也此言兵情夫一擊十曰走不知走則戰敗卒強吏弱曰弛吏曰陷大吏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七六

七六

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怒而欲各自為戰主將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不知其能必至崩墜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形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

故可與之赴深。黏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地形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八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諸侯自戰于境內之地者。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必重進而輕於退矣。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可往可來。則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諸侯之地。三面連屬。鄰國若先至其路。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人人之地。已矣。邑已多。則士卒重干退還矣。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

缺

何以能如此宜深恩之

此願之所以破滿也

缺

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如被圍者。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勿與。輕地則無止。不可爭地。則無攻。當先至而據之。交地則無絕。不可衢地。則無交。通使重地則掠。掠食。圯地則行。宜速。圍地則謀。塞關。示弱。死地則戰。併力。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先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十九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言敵入我境。當先食而據守。以待之。則敵之進退。自聽乎我矣。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此下論為客之道。言其初野則食。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足矣。兵士甚陷。則不懼。自然死戰。而不為奔走。其力必盡。其心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脩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千古神
法聚此
一語李
藥師精
究其端
其餘名
將猶墮
雲霧中

居之者
所以治
之也帝
王之政
理亦下
出此

陰者死
道也死
若生也
萬物皆
生于死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至死無他意也吾士無餘財非惡
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淨沽
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故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
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
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
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相得地之
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使不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二十

然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
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
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不知帥
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
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
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
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
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

跌

散地吾將一其心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
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
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
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
闕則從為客者入深則衆心專一入淺則衆心
也然有衢地重地輕地圍地死地之別焉吾於散
地則使之一心輕地則使之連屬爭地則疾趨其
後交地則謹守以待衢地則厚幣結交重地則掠
野繼食圯地則進途弗留圍地則塞闕激士死地
則示之以不活使奮擊求生若兵情在圍地則思禦
敵不得已則思奮闕過陷于危則從吾之計故當
為權變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二十一

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此三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
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
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
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誠知九地而
其兵衆不得會聚且威加于敵則其隣交不得相
合彼既不得爭交于天下則不養成天下之權力
兵威加于敵國矣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
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
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

死而後生
臨而後
非特如
肯水陸
一時也
將時愛
如此

眾陷于害然後能為勝敗也。此段言用兵之法，犯用
執常政明其賞罰如此則犯三軍之衆如使一人
矣且勿告以圖事則勿告以謀議之言用之以取
利則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奮戰而獲存陷之
死地然後勇鬪而得生此蓋因兵情之衆必陷于
害然後能為勝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
而不敗故耳。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
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
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
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
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
及拒誅其事責成所事也若敵人盍辟有隙則必
期焉踐守常法而不妄動又隨敵變化
而無常形以是決戰事而可以勝敵矣。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使亂而擊
之。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
者風起之日也。此言火攻之先務有因如天早風
霧膏油火藥火箭之類有時謂天時乾燥有日謂
月在箕水豹壁水獮翼火蛇軫水蚓四宿乃風之
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即早

此說非
也。正謂
易止也
凡說攻
人之具
皆當知
此者

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
可從而攻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
以時發之內即當乘時發火恐遲則敵自燒斷而
無益火發上風無攻下風畫風久從夜風止畫
也。火當以兵從之若夜風發火則不。凡軍必知五
可從恐敵有伏兵而反為其所從也。凡軍必知五
火之變以數守之。言必當知五火之變推四星之
不可徒為攻人。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此借水以贊火之功也。言以
攻者其勢莫禦然水僅可以絕敵之糧道與故援
衝擊而已不可以奪敵之險要蓄積豈能如火之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三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
明主慮之良將修之。言以火而戰勝攻取亦士卒
之亦有凶咎命之曰費留言國費留而終不。非利
能成事矣故明主必慮之良將必修之也。非利
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此言火攻殺傷甚衆非
有上地之得則不用非危急不得已則不動非
不以此而戰此危主將當致慎之意。主不可以
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
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
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此安國全軍之道也。蓋主不可因怒興師將不可

諫
綱釋三
語符于
道矣李

動否則當止矣何也怒可復喜慍可復悅若因怒與師以亡國則不可復存矣因慍致戰以殺衆則不可復生矣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與師十萬征戰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戰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三五

可象於事類不可驗於度數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潛結敵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使吾間傳生間者反報也敵情報我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

辨公以
為非者
以未能
此耳

相因之
用甚微

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孫武子

三五

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武備志卷二

以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吳子

名起、衛人從曾子、事魯君、去魯適魏、乃著吳子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圖國第一

吳子備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對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温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纒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

君安用此也為衛身之衣甲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若以皮革戰車之具備進戰退守之用而不求能用之將以任之譬如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

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者。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交兵接刃而勝乎人者。比守較之為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

武備志卷二

吳子

五

霸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與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聖人王道不遠如此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四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可立而見。豈但聞之而已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不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

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鬪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

武備志卷二

兵談評 吳子

五

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不恤小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前陣強眾後陣寡弱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剛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垂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

御衆即治陣不
可以一
時設措
變人心
知言哉

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觸而迫之左右角之也陵而遠之相則上疑而下陵稍遠也馳而後之掩之於後也勿輕與戰避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其所由之路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塞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

武備志卷二

兵談評 吳子

六

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勤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不待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以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

王者恤
大私

秦越人
能生人
之不死
亦此意
也故曰
我培頓

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
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
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
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
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

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

得時審察必真且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陳顯

之人使居發中時宜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

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

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

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以

一倍之兵可擊敵十倍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

之兵必使之倉皇無措未成禁令未施三軍詢詢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

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

實而趨其危趨其危而乘之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七

經字抄

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
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
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兵無
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
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

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

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多秣以時則馬輕車膏

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膏油也所

以固車者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

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

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

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

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一前

皆有左一右雖絕成陣兵雖斷絕雖

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將與士卒其衆可合而不

共處安危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八

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

於將之所令在為將者處之有道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平漏船之中伏乎燒屋之下示以必死使敵之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怒吾能奮勇以受敵而無敗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

便習由於不教也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常至於死且敗焉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

坐而起之起也一行而止之止也或行或左而右之左

一部兵法盡此

武備志卷二 兵談評 吳子 九

千古短式

也。前而後之。或前或後也。分而合之。能分能合也。結而解之。時聚時散也。每變皆習。每變皆令習熟。乃授其兵。是謂將事。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

武備志卷二 兵談評 吳子 十

下。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蛟龍曰旂也。右白虎者。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鳥隼曰旗也。後玄武者。龜蛇曰旒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梗河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刻剔其毛鬣。使之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

人但知水戰須風房戰須風而不知此戰皆須

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

此為

於末終必傷於始。初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吳子

十一

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未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

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懼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失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從死。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十二

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

以下諸

之

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眾謹譚旌旗煩亂其足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其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畫以旌旗麾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十三

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武侯問曰若敵眾吾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阻者道狹絕也險者山阪峻絕也高下也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易平用少者務險險

武侯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此非但用車騎之力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謀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斬吾之使焚吾之書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十四

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眾彼寡分更而乘之彼眾我寡以方法法從之從之無息雖眾可服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過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

謀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眾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使我之銳卒則先搖其心矣。

武備志卷二 兵談評 吳子 十五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官。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刑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者。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備志卷二 兵談評 吳子 十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與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

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謀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十七

武備志卷二

武備志卷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司馬法

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附司馬穰苴書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司馬法

一

用衆第五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權之出於戰者非中人所能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其所問方也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違背農作之時不經歷疫病之時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王者用兵本意

舍處是
勇入彼

國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本國，愛國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追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為綏。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以六德因時合衆而教之，以為民紀之道。先王之武備志卷三。兵訣詳 司馬法

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取法天地自然之道。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彌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典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諸侯不職，是敗天王之功，而使之危于上也。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

一篇王
意在教
士而器
械實類
先軍力
文武不
同道皆
戰也

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示形以政令于諸侯。以禮信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會合諸侯以發明天子之禁令者九。憑弱犯寡，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聲罪致討。暴內陵外，則壇之。易其壇，禪而更置其君。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潛師以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詳 司馬法

十一

發世謂
有功而
伐人之
常情聖
人以此
伐之人
方能
功
責子衛

不專迂
關有實

用處
殺人非
所以教
入故曰
可復

用器械
以此數

意和也。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止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為士者從上命則受上賞。不受上命則受上戮。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綬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評 司馬法

四

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以仁愛為制勝之道。有勝後教化可以復行。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多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

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軍。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用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評 司馬法

五

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

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

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

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

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

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

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

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

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

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典。藉觀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評 司馬法 六

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

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偃武於靈臺之下。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令。訊厥眾。求厥

技。方慮極物。比方謀慮。推極物情。變嫌推疑。變置所嫌。養力

索巧。休養民力。索用巧計。因心之動。而動眾。

凡戰固眾相利。堅固眾心。相度便利。治亂進止。審兵進止。服

正成恥。服從正道。成就恥心。約法省罰。簡約小罪。乃殺小罪。

勝大罪因。殺小罪則犯小罪者懼而決勝。矣况犯大罪者不因以自奮乎。

順天阜財。懾眾利地。右兵是為五慮。順天奉時。奉

暑之時。阜財。因敵。因糧于敵。懾眾勉若。順眾心則

悅。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父矛守。戈戟助。引

矢而禦。以受矛而守。以

凡五兵五當。上文五兵。各有所當。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

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見敵物即效。之與之相侔。

謂兩利而主固。勉若視敵而舉。主將固當勉順眾。不使獨有。心又當視敵虛實。

舉而

將心。心也。眾心。心也。同此。馬牛車兵。佚飽力也。同此。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評 司馬法 七

力。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惟能如此。

凡戰智也。關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

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者。吾則反廢之。敵人所欲所能。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

天。言當定時日。占龜兆。眾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

眾人之有財。有。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習

衆困則生美。事。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人勉於任。使

戰陳之利。而極。其器物皆豫。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人勉於任。使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卒應。是謂行

豫軍陳固士力多教習煩矣又簡擇堪輕車輕徒

物者治之隨所見事物而應于卒然

引矢固禦是謂大軍車徒利密靜多內力是謂固

陳又密安靜而因是進退是謂多力而相時以進

退上暇人教是謂煩陳在上開暇人又教然有以

職是謂堪物各有因是辨物是謂簡治之人以辨

別衆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

車徒因是謂戰參詳之道也

厭懾枝柱詘煩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嘖

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

謂戰權凡事執兩端而酌之

凡戰間遠察之觀邇觀望以因時因財因

盈貴信惡疑作兵義振作其作事時因時使人惠

見敵靜見亂暇軍中驚亂宜見危難無忘其衆不

違志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廣刃上果以敏兵

相接之上當居國和在軍法齊刃上察明察居

國見好在軍見方要見刃上見信

凡陳行惟疏則便擊刺戰惟密則力自兵惟維

則難犯人教厚教以厚靜乃治威利章

利只此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評 司馬法

八

之用利相守義則人勉以義相守慮多成則人服

於章顯多成時中服厥次治以時中之道服行之物

就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則軍事次第可治慮既定心乃強進

既章目乃明軍士之目明辨矣慮既定心乃強進

退無疑見敵無謀先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旌

軍中有聽候誅戮者無誑其

其名無變易旗號恐惑衆也

凡事善則長可長久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誓

之作章明則可長久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誓

人奮發而強滅厲祥滅息之恐生疑惑滅厲之道

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據

勝人莫不說是謂兼得其人斯則英雄皆說歸乎

我而我可兼用之矣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評 司馬法

九

一曰權成其溢成就其盈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

其內攻之使彼自內應之一曰人賢二曰正道

三曰辭命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八曰器

是謂七攻七政皆所以榮利恥死是謂四守貨利

羞恥死戮四者皆以勵將士容色積威不過改意

過欲人更改志意以為善也 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辱身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言四者之用貴得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

敵因懼而戒，因欲而事，陷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凡人之形，因眾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人之行，法惟求

與行，必合于善，然後行之。若行不行，身自將之

若行法而不能行於天下，必身先自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

章，若行法而可行，因使勿遺，忘之焉。人生之宜，謂

之法，非強人之所宜者。凡治亂之道，治軍國壞

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義，五曰變，六曰變，七曰專。

立法，立軍國，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已出與下

畏法曰法，使人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不聽小謀，不爭小利，日圖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正道矣，若勢不行，則專一以行之，下不服，若怠則

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以振

其怠，變更以釋其疑，行事自古之政也。

不信于人，則不復行之。

不信于人，則不復行之。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整，政欲栗，戰力欲窮，氣欲開，心欲一。

凡戰之道，等道義，差等道義之，立卒伍，定行列，正

縱橫，察名實，立進俯，俯其身，坐進跪，跪其足，

畏則密，陳敵則密，危則坐，待之，令其易起，遠者視

之，則不畏，敵遠而瞭，視者勿視，則不散，散則視，

則衆位下，左位以左為下，右位以右為下，甲位為尊，故

下坐視，徐行之，行必徐緩，位逮徒甲，徒卒甲士，

以輕重而定其位，振馬噪，徒甲畏，亦密之，振起乘

不止，徒甲有畏心，則跪坐坐服，則膝行而寬誓之

亦密陳以待其定，跪坐坐服，則膝行而寬誓之

膝行而誓，戒士卒，又必寬舒，起噪鼓而進，則以

鐸止之，呼噪而起，鼓之而進，銜枚誓糗，坐膝行而

推之，枚形似箸，銜於口，結於項後，以止誼，誼者誓

推之，執戮禁顧，噪以先之，然又必諱呼以先之，若

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凡三軍人戒分日，凡行三軍，衆人誓戒，在於分人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此者亦

禁不息不可以分食衆人若禁之不息則不可分食恐其亂也方其疑

感可師可服敵用師以服之

凡戰以力久乃能持久以氣勝以固久乃可持久

以危勝置之危地則本心固順則可固而新氣勝

士卒新用者以甲固以兵勝取勝以兵器

凡車以密固則堅固徒以坐固易起而可固

以重固重而固兵以輕勝兵輕利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欲勝敵實人有畏心惟畏之

視畏將則勝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

職主也然又當用權變以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入人之地不深為輕地以

重行重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故無以輕行重則敗卒輕銳倍道以重行輕則戰

以重兵行輕故戰相為輕重兵之輕重與地之

地利于速戰故戰相為輕重輕重相參為用

舍謹兵甲舍止必謹備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敬則謙率則服正身率下上煩輕上煩擾則

上暇重上開暇則奏鼓輕舒鼓重奏疾行也舒緩

武備志卷三

兵談評 司馬法

十一

三月者 數其 營分日 者欲其 神全

綏迷以鼓聲服膚輕服美重服色鮮美則兵容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承上言此則上同

無獲上則不獲下之心則上死不勝上死則多殺戮上生多

疑計上不能決而多疑阻上死不勝心是勇而無謀

能勝者故不

死人死愛有惠愛及人死怒激之使怒死威臨之

則致死勸之以義死利誘之以利凡戰之道教

約人輕死以教令約束人道約人死正以道義約束

正

武備志卷三 兵談評 司馬法 十一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若順也時勢可勝與否

卒之警無過分日警戒一卒當預一人之禁無過

皆息皆在瞬息之間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善之大者貴用本以制勝

守微是也執略守微守其微妙本末惟權戰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凡勝敵之三軍者不

凡鼓凡鼓之鼓旌旗聽鼓聲而鼓車聽鼓聲而

鼓

善

此合就
變道也

守衆寡
皆可勝
惟不務
五者則
不獲也
衆不自
多難衆
而不見
其多與
無人同
被亦不
衆

馬鼓徒鼓兵聽鼓聲而馬蹄行鼓首鼓足而首爲
 四領前後左右足七鼓兼齊戰時必兼
 爲坐作進退也我軍既堅固既當
 凡戰既固勿重速進勿遲重進勿盡凡盡
 危重兵進戰當見可而止勿得
 盡進大凡重兵盡進則危殆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列陳不難使人
 可陳難使人可用難人能用我陳爲難非知之難
 行之難知陳之理非難實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州域而異但教率之則
 變化俗州異道化俗道感化之則可成俗衆寡若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司馬法 十四

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
 衆不自多未獲道凡兵之用衆用寡或勝或不勝
 言堅車欲固而不言固馬欲良而不言良
 衆欲多而不自多此皆未得戰道者也
 凡戰勝則與衆分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
 取過在已復戰則誓已居前無復先術復
 先任勝否勿反是謂正則蓋此謂兵之正法也
 智術以仁救以義戰以義激以智決
 以勇闢以勇使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其
 功而使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謂之智堪
 取勝

善

實戰之
遺盡此

爲
衆寡之
遺盡此

大勇也堪任大敵堪久信也堪于持久讓以和人
 自洽遜讓和厚則人自予以不循則引以自歸爭
 賢以爲人爭相賢譽則惟知說其心効其力上結
 言如此則人心喜
 悅而効其勇力矣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敵人微弱而靜則擊之
 擊其勞倦避其閒窺擊其大懼避其小懼恐懼則
 擊之若小懼是自古之政也
 自謹者宜避之
 用衆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兵衆宜固陳寡利煩衆
 利正寡者利煩數變化用衆進止用寡進退用衆
 止整齊用寡衆以合寡則遠暴而闕之我衆敵寡
 在進退疾速衆以合寡則遠暴而闕之我衆敵寡
 戰宜遠暴於外而闕其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分
 一處所謂圍師必闕也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分
 兵更迭擊敵則以若衆疑之則自用之若衆人疑
 用權擅利則釋旗迎而返之若敵專擅地利則釋
 變若衆則相衆而受暴敵兵若衆而不能當敵若
 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敵若寡少若謹畏則且
 凡戰背風背高使風在後右高左險右宜山陵歷
 沛歷坻兼舍環龜遇形似環龜之地亦并舍之皆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司馬法 十五

陣之
進盡此

相便之
進盡此

不可

此也。凡戰設而觀其作，觀其形勢以視敵而舉，視敵虛

以待敵之攻則屯而伺之，敵若我則屯，我若敵則進，吾兵

固一進一退以觀其變，或用衆或用寡，進退以觀其

觀其急，安靜以觀其動，而觀其疑，動作以觀其襲，而觀

其治，潛其治否，以擊其疑，敵疑則擊之，加其卒，敵人倉

兵加致其屈，其力困屈，襲其規，敵陳規整則潛

亂因其不避，敵不畏避則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

凡從奔勿息，追敵之敗奔，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隱伏，慮其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進必得其前，退必預為

之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先敵而動則力必弊，息則怠

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久不休息則力亦疲，弊

能反生畏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凡入敵境雖親近之書亦

必禁絕所以絕內顧之慮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選良材以次其兵，棄任
節食是謂開人之意，棄其負任之物，約持糧食示
擊，奮自古之政也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司馬法

七

武備志卷四

防風爭元儀舞

兵訣評

六韜一

文韜

文師第一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大禮第四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

立將第二十一

將威第二十二

勵軍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徵第二十九

農器第三十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三陣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軍略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武備志卷四

六韜

三

金鼓第三十八

絕糧第三十九

略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壘虛第四十二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強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第四十七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武備志卷四

六韜

四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文韜

文師第一

文王初過是尚立以為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

樂則萬
法生焉

明字說
小香字
說中豐
千說大
俱暗影
得妙

非彫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問前人卜兆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于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釣有三等權術，始香餌必有死魚，終焉因魚之大小而異用，祿等以權，今以祿取人，等死等以權，重祿之下必有死士，等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之權，官等以權，官人必用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卷一 五

其才之大小而異任，等因魚之大小而異用之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淵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網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

聖帝

取天下
者盡此
一言

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德，而誘人歸者也，固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惟聖人有獨見，故慮人各有所歸，其次而立斂，而次而立為收斂人心之法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卷一 六

盈虛第二 氣化盈虛皆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指氣言所以然者何也？其若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

檢約之本

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聖，甕桶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一

七

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尊也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一

八

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夫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予之，儉官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官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

君臣之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唯臨，為上之禮，唯在臨，為下唯沉，唯在沉，伏臨而無遠，於民沉而無隱，無隱為上，唯周，德意為下，唯定，分守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柔和節制而善，又先之寧定。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喜，勿逆而拒，勿妄于聽信而許之，勿逆其不可而拒之。

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奏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欲明傳於武王者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篇一

九

此者只是不及是者只是不備守

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自止而柔而靜不進矣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第六

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

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

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任重而

觀其無轉志使之而觀其無隱情危之而觀其無

恐事之試以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

之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

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

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

敏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

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篇一

十

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財用足而無慮無亂其鄉無

亂其族臣無富于君都無大于國六守長則君昌

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

其衆撫其左右人御其四旁士無借人國柄借人

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人心有勢而又借

已深而又掘之丘無舍本而治末國柄以益之是壑

其本而徒日中必彗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

百王
聖之所
不肯明
言太公
一勿違

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于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疎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篇一

十一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此言仁聖出處，聖入之在天地間也，其實在民，固大矣，因其

人道若
此天道
亦然

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聖人乃發之刑會之以陽而為德澤，聖人先倡于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亦莫退而遜矣。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篇一

十一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官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口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

四五之
既醫者
宜告

公孫以
一流必
小人也
聖人說

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詞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于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

武備志卷四

兵家評 六輸

十三

舉賢第十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

武備志卷四

兵家評 六輸

十四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于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心專一者，能獨往獨來。無敵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於慮亡，樂者非樂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曷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

十五

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言兵之所以勝之術，在乎我者宜密無使其知而通，而吾又不可不知彼之機而速乘之也。武韜 發啓第十三 發啓憂民之遠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勝于憂民。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

觀受疾

陰陽變化不可測而已

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陰，又見其陰，乃知其心。見其顯者隱者，而必見其外，又見其內，知其心之昏惑。必見其意。見其作外作內，而必見其疏，又見其親，知其意之迷亂。乃知其情。見其所疏所親，而必見其情之乖戾。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

十六

天下者，天下閉之。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敵矣。何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甲飛斂翼，猛獸將搏，鬪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懋色。今彼

學或微

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利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第十四 以文治啓文王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執太公曰何憂何憂萬物皆得何憂何憂萬物皆道聖人無所憂慮各盡而萬民自得所自聚集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編一 十七

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不自表著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憂民憂則流亡

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文伐第十五 以文事伐人之法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編一 十八

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驕其志而因謀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伐遣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人外相敵國內侵

國鮮不亡七日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
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日賂以重
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
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日尊之以
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
之榮微飭聖人國乃大偷使自尊大十日下之必信以
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
時及將至若天喪之與之相信十一日塞之以道人臣
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賈

武備志卷四

兵談評

六觀一

十九

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乏陰內智士使圖其
計內勇士使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
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納彼智勇以益
吾之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
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
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武成事所謂上察天下察
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第十六

順人心以啓發天下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為天下太公曰上蓋

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
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
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
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
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
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
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
道者處之

武備志卷四

兵談評

六觀二

二十

三疑第十七疑者三武王所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
離親散眾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因敵
而能慎我之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
謀用我之財攻強必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凡
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凡
謀之道周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
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
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
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

高其氣
更微于
計
美女犬
馬大勢
省亂臣
之所致

鬼神所

大言以財啓賢耳賢與賢致然

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然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餵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財而致衆，以衆而致賢，以賢而致王矣。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

王

武備志卷五

防風羊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二

龍韜

王翼第十八

王者行師必用入焉古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

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救舉非法，通糧道。四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

參着

參着

參着

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
 三人主服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
 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壁壘
 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
 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
 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
 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
 軍使冒難犯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
 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六類二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
 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
 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
 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

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

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

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

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殺也急而心速者可久

持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擾

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

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

而自用者可事也事煩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

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六類二

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

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

破軍殺將兩國不有一亡則必有一破武王曰善

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

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中情相應者

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

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

溫良為盜此類

情者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

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

恍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

而內怯者有蕭蕭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

者外貌嚴厲而中反流靜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

無使不遂者辭任使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

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相

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

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二

四

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

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

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

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

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

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

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

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

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

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

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

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而勿坐士未食而

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

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

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二

五

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

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

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

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

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

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

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

寧武王曰善哉

將威第二十二

此非要
後以變
若臣之
常體不
可不
明言也

戒非必
死不唯
仁愛亦
且當機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
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誅及於大則威以賞小
爲明賞及於小則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用罰詳審則三軍順從
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
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
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
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類二

六

爭先赴聞金聲而怒惡退聞鼓聲而喜樂進爲之奈何
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
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
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途將必先下
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
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
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
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
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

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
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入注陰爲符節以通將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
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
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
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
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
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類二

七

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
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
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
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君將又有陰書以通陰符之所不能盡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
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
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
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

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疾戰以破敵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

所以破軍擒將也謀之精微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擊破敵人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方圓之勢

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而戰長關遠候

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乘機以擊敵之

前掩敵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絕敵謬號令糧道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六韜二 十一 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

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

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便眺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

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往來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

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

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兵家察五音以佐勝之理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六韜二 十一

行之神道之常也官屬於中方之神商屬西方南方之火神羽屬北方之神角屬東方之神徵屬

水神此乃道之經常者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各以其勝者而攻不勝者也

皇之世虛無之情無爲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者法五行之相克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

分微妙之神五行皆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其辛屬金壬癸屬水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神曰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

武是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

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
 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其
 應乎角音之管是敵陣木神用事矣當以白虎方
 位日時勝之益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
 也餘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
 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言五音微妙又有
 候於外而得之顯
 微相符者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
 聽其聞炮鼓之音者角也角屬木炮鼓以木為之
 故聞敵人炮鼓之音則
 知為角見火光者徵也徵屬火故見敵人之應
 聲之應聞金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卷二 十一
 鐵矛戟之音者商也商屬金而金鐵子戟
 皆金也為商聲之應聞人嘯
 呼之音者羽也嘯呼屬口羽亦屬木水聲
 清亮嘯呼之聲似之故為羽聲之
 應寂寞無聲者宮也宮屬土土性靜而無
 聲故為宮聲之應此五音
 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第二十九 兵家勝負
 之徵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
 勝負之徵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
 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
 靜言語妖詳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

東南者
 勝西北
 者

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
 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
 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與法令不重
 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
 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
 揚以清擊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
 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
 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
 之聲下以濁擊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卷二 十三

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
 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
 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
 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
 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此勝負之徵凡
 見於地也凡
 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天
 之人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此勝負之
 徵見於天
 也武王曰善哉

農器第三十 以農器論
 仰兵器

一部周

平天下
治六軍
臨此五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

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

具盡在於人事言攻守之器具盡於農人之事相為符合耒耜者其行

馬疾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菽櫓也鋤耰之具

其矛戟也簞飾登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鏹鍾斧鋸

杵曰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

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

鑿章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

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六輯二

十四

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

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輪粟取芻其廩庫也春

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

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

田野究其處所不使僚屬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紉

有尺度每日限其尺寸之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

哉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二軍器用攻守之具利

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

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大

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

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

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

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車上之蔽七十二具

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

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亦車上一百四十

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六輯二

十五

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

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

莖赤羽以鐵為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

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陣

敗步騎大扶胥衝車從旁衝擊者也三十六乘螳螂虫名有奮

擊之勢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轆車

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

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

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此上俱論

器凡卅

精忠
之亦宜
精心
之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篇二

十六

輪方首鐵倍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釣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救其眾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一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

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欲其以環利通索張之欲其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此言飛江及天浮鐵螳螂之用以濟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三百枚環利小微縲長三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篇二

十七

板結泉鉏鋸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杖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鏖鏃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杖大錠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

千戟櫓一千矛楯二千脩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第三十二 天地人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

陳此象取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

陳此利兵家取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

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 受圍疾戰之法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二 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與敵人攻其陣矣敵人雖眾其將可走必出第三十四 受圍必出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

其論明

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鬪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二 十九

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 後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

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
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
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畧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
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
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
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
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篇二

二十

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
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輶輜臨衝視城中則有
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
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
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
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鞀鐸吹鳴笳越溝塹
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
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第三十六

與敵臨境
相拒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
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
可以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
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鞀鼓完爲守備令我後
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
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
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
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
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
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
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
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
敵人必敗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篇二

二十一

動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
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
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
數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

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篇二

二十三

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隔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第三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之人也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戒而約

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急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敵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進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道第三十九

敵人絕我糧道而禦之之策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篇二

二十三

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地形之地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

可謂唯
遠然以
免其卒
遇可

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
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
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略地第四十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
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
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
恐駭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
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輯二

三十四

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為約誓
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且車騎銳士武衝我內
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一軍敗亂為之奈何太公曰
如此者當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
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
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
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為先出
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
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

所謂弗
聖之死
也

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
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
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幸在一入如此則天下
和服預先分軍三處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
入城於其老弱獨在者撫之而勿殺武王曰善哉

火戰第四十一

此言用火
攻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翁周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
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我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輯二

三十五

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
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
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
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
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
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
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
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
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先
公於
車將
也

虛壘第四十二敵人以虛壘疑我而我應之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一

二十六

武備志卷六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 三終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林中突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陳使兵所處弓弩為表戟楯為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一

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第四十四衝突戰調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為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柰何

善解于
月非也
每夜皆
有時將

以守為
戰

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為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吾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為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二

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吾城上立旌旗擊鞀鼓完為守備敵人以為為守城必薄吾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眾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 敵人強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眾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之

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為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守心為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眾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為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眾我少敵強

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為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于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後敵人雖眾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處山之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四

所因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左備山之右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通道路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于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擒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處澤之兵

此時方布陣

此時只固守

百傳者屬烏雲陣之意

人疑六難不言開此即善用間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眾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于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主必因敵使精微為寶 當用金玉于敵使而求其途又不不被其謀 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于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眾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以少禦衆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安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六

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遇險阻而分守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言處山險之法，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此言處水以武衝險之法。

置陣之法，唯和向原最勝，以險故也。

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合處山處水而言。武王曰：善哉。總之處險之法，必得乘險以寬其力。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三軍既分而又合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前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七

武鋒第五十二選用勇武鋒銳以待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

備擊者
更當詳

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第五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八

力者六
別其心
者五心
有將銳
力無時
之練兵
首不可
不知
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言能寇暴有王臣失勢復欲

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關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讐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入虜，欲揚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銳

分其長
刑其技
愈精合
其意則
其心必
四

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命
于上也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教戰第五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九

治衆如
治寡
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第五十五

車騎步三者
相兼用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

易則車
騎險則
步聖人
莫易

觀之者
赴一字
不可見

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
走北也騎者軍之司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
便寇也故軍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
先反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此正言三軍之衆車
言之勢相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
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
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
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
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十
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
此其大數也又申言車騎之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
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
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數如此易戰之法五車
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
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
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
去一里各返故道以車而易戰險置騎之吏數五
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數如此

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
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
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
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險戰之陳法
此如 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此言車戰用 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
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
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十
殺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
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
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
倫等能馳騎殺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
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
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貴知地形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

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

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

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

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

黑土黏填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

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

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

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

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

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

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

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

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

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

解即陷之遠行而謀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十一

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

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

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

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

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

變易衣服其軍可竟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關薄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篇三 十一

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

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

無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

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

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

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

亂令我騎士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

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

前後敵將可擄此騎之十勝也言十勝而止有武

上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也敵
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迫
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傍又絕我後此騎之
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于天井
頓于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
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
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
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于兩水之間敵居
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十四

戰步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
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
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
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

步不當
車即此
可見

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
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
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
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
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攔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
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
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十五

武備志卷七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三畧

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嘗准演之授子房

上畧

中畧

下畧

上畧

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畧

十一

若無施
加之法
則天下
只宜柔
矣不可
不深思
之

夫主將之法務擊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
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
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
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未
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
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
天威康正八極蚤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

善

爲將指
施之道
畫此

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畧

十二

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
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
以宅室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
曰能弱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
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
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
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
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
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
者殘之敵人殘貪者豐之將貪者足欲者使之其使
遂畏者隱之隱而不露謀者近之與之親近讒者覆之覆而不用
毀者復之復之反者廢之廢之橫者挫之挫之滿者損之損之歸
者招之招之服者活之活之降者脫之脫之獲固守之得堅固之
獲厄塞之獲難屯之獲難屯之得難屯之獲城割之割地獲
地裂之分裂獲財散之財散敵動伺之伺之敵近備之備之敵強
下之卑下敵佚去之引去敵陵待之當待敵
暴緩之緩之敵恃義之以義敵睦携之携之順舉挫之舉事
敵氣因勢破之因勢出奇放言過之軍中放言敵

不使四網羅之。敵國有賢士則四而得而勿有敵
 地則自不居而勿守。得敵佐積則散拔而勿久敵
 城不立而勿取。既立敵後為者則已有之則士
 久處。始馬謀為攻敵之事皆已有之彼
 馬知利之所在。而不使將士知其利之所在
 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功者為諸
 侯已為天子使各自世能祖祖鮮能下下。世人但
 保其城各處其上。世能祖祖鮮能下下
 禮尊其君而不祖祖為親下下為君。祖祖固斯民
 知以禮下其民。祖祖為親下下為君
 君之道為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置
 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

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

十一

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
 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
 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
 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
 賞功不踰時則下力併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
 爵贖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
 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
 兵有全勝敵有全困。士卒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
 矣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餼醪者使投諸河與士

不可不

卒同流而飲夫一軍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
 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
 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
 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
 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
 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
 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故將
 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

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

四

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眾也
 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眾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
 拔圍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敵士力疲敵
 則將孤眾恃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
 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
 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
 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
 而治人。已澹泊而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
 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人主與將之

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軍識曰軍以賞為表罰為裡表裏就言先後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識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家之命也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軍識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

武備志卷七 兵談評 三畧

五

之慮負薪之言賤者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前代將事跡

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策從第十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

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眾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

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識曰將謀欲密士眾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

士眾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測

內顧則

盜賊

盜賊

徵節

財人管則眾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識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軍識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識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識曰典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

武備志卷七 兵談評 三畧

六

養民以寡勝眾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

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良將之厚於養士有不改易於養身者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

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

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

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

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

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識曰

微語

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亾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飭躬正顏以獲窩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奸無位而尊威而不振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舉 七

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不待禮賞有功之人而自美而無害勸蓋盡美而無害者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

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舉

八

兵之備而無戰鬪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辨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

志之全

參審

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

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卷

九

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為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度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入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

此所以

激人主

位乃所

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亾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馭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主秘焉權勢之主秘而不洩

下畧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虫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

武備志卷七

兵訣評 三卷

十

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亾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不久而亾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

為政降

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不久而亾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

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惠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

武備志卷七

兵談評 三畧

十一

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難求致不肖其路近易致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功高出於人而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至眾疑無定國眾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令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

余嘗言禮服於此也

微語

微語

治怨是謂逆天使怨者治怨人必違天理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尊之貪鄙者富富之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眾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脇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凶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

武備志卷七

兵談評 三畧

十二

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乘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

難則不
止外
危
一若
不全
外更
人者
無語

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衆。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募。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武備志卷七 兵談評 三舉

十三

武備志卷七

武備志卷八

防風茅元儀輯

兵談評

尉繚子

魏人鬼谷高弟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

攻權第五

守權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議第八

將理第九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戰權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東伍令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勤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

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天官第一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刑德生生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顧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低池淺守弱則取

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

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

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

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

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

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

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

事而已黃帝言先聽信于鬼神不若先稽我之智

兵談第二

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

三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廣狹以城稱人多寡以

人稱粟多寡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

勝于外備主于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三者相稱無異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遠于天生於無故開

之大不窺小不恢惟秘遂若此故其開啟之也大

于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之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

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

此五者即謂之狂

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不待一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四

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羊角旋風也，行兵之勢，如總持木弩，發機迅疾而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則人人騰躍凌駕，張其膽絕其疑，堂堂然決勝而往矣。

制談第三

談兵家之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制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闔，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闔。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言兵制之不一，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車乘十五為一，五偏為一，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

河鼓之評

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外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驚，鈎矢折矛，拖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登之，深水絕過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匹舟楫，絕江湖不可得也。民非樂死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五

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有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士

齊君本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六

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重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內無人以定其經制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駉駉之馱彼駑馬馨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之馨與角逐耳何能續吾軍氣以常敵國良驥駉駉之疾速哉吾用天下之用以爲用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

齊君之

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弊矣

戰威第四 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七

也破軍殺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也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立將受命三曰踰垠之論越江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修舉行陳重加刑戮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擊敵人之虛而奪其氣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

洪令不
出此教

結士心
不出此
數語

主兵綱
不出此

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不得遠改。小疑無中。不得。
 中。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美。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八

事不選。則眾不强。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眾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鬪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富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第五 攻取權
變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力分與專反。心疑與靜反。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上而不動。下動決下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訶。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鬪。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九

服士心
不出此

數語

微乎微

霸王之術審此而已

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罰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

十

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鬪戰者無勝兵，敵人分險而守，其心不欲戰。敵入與我挑，兵必戰，其氣必不全。敵人忿怒，與我格鬪者，其不勝。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首倡爭私，結怨應不得已，但應之於怨，結難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當防備不虞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應酬敵人也。周密總率三軍也，極至則難去，故備而實有備，雖去威而實有威，故能勝人。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凡伍什之長，隨死隨代，不可久虛。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其兵，必集敵境。期集于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害，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攻，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谷未張。渠谷乃木啞，蝦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

十一

守權第六

守城難此數語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進
 據城郭邊圍退不據亭障不豪傑英俊堅甲利兵
 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害廩毀折而入保令客
 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臣能
 利器盡收於郭中又收民害廩毀民廬屋而人城
 保守使敵氣十百而主氣不半敵人來攻必見傷
 殘之甚矣此言不足守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
 國者其所為有如此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
 不失其隙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
 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欲其力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
 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勝于敵矣故為城郭者非特
 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一 十二

發其害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
 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
 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
 塞敵人以重兵頓於城上有救必能開其圍但救
 而守者常出城決戰據其要害險塞之地但救
 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但救其後而無絕其糧道與守者中
 外相應而已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
 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
 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焉示之敵不前進而守者所以顛倒敵人而陰待之者也
 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權之謂也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一 十三

十二陵第七 選陽顧人 事十有二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
 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
 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
 斷得眾在於下人侮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
 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
 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
 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凶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
 號令

武議第八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

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由一人定議於上，止誅禁而不為暴虐。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大國務農戰之政，小國務養民之事。農戰不外索權，救存不外索助。

事養不外索資。務農戰則其威自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威權。夫出不足，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 十四

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若戰守之刑不足，以心之，是市稱所以供給戰守者也。改萬乘無千乘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以足用也。凡誅

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殺有罪，當賞有功，當下及小人，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

此數語

及牛童馬圍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

則身死國亡。是與凶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蒙衝，戰船也。渠答，行馬，蒺藜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

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市必有限制，手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人食粟一

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之，則賤時不市，貴時不賣，以致物價騰踴而

用不足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蟻虱者，必爲吾所效用也。

所以然者，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出生，後有憚也。喻言士卒所以必爲吾入死，後有憚也。效於吾者，以畏吾之威也。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 十五

則身死國亡。是與凶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蒙衝，戰船也。渠答，行馬，蒺藜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

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
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
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觀星辰風雲之變
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
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
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
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
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
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

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一

十一

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
衆有所奇正行軍有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
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
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
舍不平隴畝樸檄蓋之以蔽霜露其舍止之處不
如此何也不自高人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
不責禮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故古者介冑
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無以已之故煩人而欲

將不可不知

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
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
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
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
一舍三十里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决川源望敵
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聖之赤者藉之用
白吾亦以白土飾之敵用赤吾亦以赤土飾之欲以混其旗號也吳起與秦戰未
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
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
也斬之

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一

十七

卷八

武備志卷九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尉繚子 二終

將理第九 為將者理斷 獄訟之事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
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
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君子近察
其死。其有厭射聽斷。而不入鉤金。求矢者亦不追。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筭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脇。東人之
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
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答可勝免。試聽臣之言。行
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
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囚不下十數。中囚不下百
數。大囚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
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
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
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

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
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原官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
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
法會計。民之具也。或正議國法之會。或比擬國
法之會。此乃校計萬民之具。均
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
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
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審開塞。守
一道。為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
無之數。用其功也。仿十一也。知其數。知彼弱者。強
之體也。自體強。故知彼動者。靜之決也。官分文武。
惟王之二術也。沮豆同制。天子之會也。天子會同
諸侯之道
遊說間謀。無自入。正議之術也。諸侯有謹。天子之
禮。君臣繼世。承王之命也。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
禮得以伐也。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
商賈。何王之至也。何王道
之至極。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木器有液金器有腥此奇異淫巧之事聖人不為聖人飲於土食於土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桓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醜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于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三

大言說
先在于
人不可
安進

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下道也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罔囿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若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所謂天子者四馬一曰神明二曰垂光光輝莫掩三曰洪叙洪大倫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厭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言易足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四

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戰權第十二 戰陳權變之法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不得以威接戰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制勝自我

則可勝 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負此敵矣 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使敵人安所憑信先王

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

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

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先圖謀不知

止之敗向在乎必往哉若貪其有功而輕進以求

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我之往而或得制勝矣豈宜

輕進如此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

而陵之必喪其權因敵求戰不知止而輕從之見

人不敢當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凡奪者無氣恐

必然後受其敗而喪失戰權矣者士無全氣而難

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戰衆心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此兵意

交而輒敗皆因制勝無人而行兵無道故也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

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惟衆心向往不疑則非恐者

不前則我非奪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

自處高地則情與勢兼得而可威加于敵矣其

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

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

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

戰而服凡行軍不謹言則致偷失軍機凌犯無節

亂三則致破傷士卒急暴如水潰雷擊則致紊

重刑令第十三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

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

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

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

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

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伍制令第十四制立什伍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

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

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

罪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

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干

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

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

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

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千吉不 龍魁

此法不 講必不 可御軍 百人者 止免先 人之戮 刑身後之

似難而實密不可不力行之

分塞令第十五 軍中分地開塞之政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管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量人之眾寡與地之廣狹而使柱與道相望以禁止行人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于地者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七

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束伍令第十六 約束軍伍之法令

束伍之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自失一伍而得敵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罪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得

此法亦不可不

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

經卒令第十七 經理士卒之法令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士卒用五色之章以為表紀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五行置章於腹次五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八

五行置章於腰遠者置于上近者置于下欲其易見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士卒將吏無有非其所統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將吏與士卒同罪鼓行交關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眾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經也言其有經理之令故也

勒卒令第十八 勒馭士卒之法令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

此法實也
問鈴注
之之鈴
法實也

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
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
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奮擊者一步一鼓步鼓也
徐步十步一鼓趨鼓也疾趨音不絕驚鼓也馳驚
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
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誼譁者
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
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
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九

之以闕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
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于從
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夫蚤決先定若計不
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
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
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其舉有疑而不
疑舉動本有可其往有信而不信信而不信其致
有遲疾而不遲疾或速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
也

將令第十九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
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誅
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
曰出國門之外期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
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
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踵軍令第二十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十

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於所表之地踵
軍之表與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享士使爲之戰勢是謂
趨戰者也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
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
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
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
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
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此承前踵軍大軍
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

長

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與軍既行，則境內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泄漏軍情。但持節者得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內，使勿泄漏。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之教；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附錄子二

十一

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成五人，其甲首

即行，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此責備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此責備同伍者，言羅

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

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

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

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罰，正勸賞，必

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

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

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

自來如
治象在
此而已

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比

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

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

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

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

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陣於中

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表柱既陣，去表百步而決

走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為之賞罰

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附錄子二

十一

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

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

之隈，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

者必固，戰者必剛，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

兵行無猜，輕大馬不帶甲日輕兵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

德明如白墨，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前軍絕

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

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

度則威天下有十二焉一日連刑謂同罪保伍也

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綱外姦也三曰全車謂

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

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

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迎逆敵人止舍三軍六

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

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

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全其部曲使行列之曲折相從各有所余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一 十三

之部而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以金鼓興起有功招

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陳車之法接連

前矛使不斷續馬十一曰死士謂眾軍之中有材

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

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之全將不指麾

不敢動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教之已成而有犯令者罪之不舍

兵弱能強之主甲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

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閫組甲

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兵有五致為將忘家踰

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為下急於取勝則為下策

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

刃橫行天下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少間乘時而

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如山難及如谿難測太

上無過賞罰得其宜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

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干請不罰不賞者坐死伐國

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

垂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外

已之權以計其去計度去就兵有備闕孰備孰闕糧食有餘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一 十四

不足糧食就不足校所出入之路就遠近然後興師

伐亂必能入之入其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

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

絕其扼敵勢在據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敵勢在

內無喪其利民利無奪其時民寬其政夷其業生業救

其弊則足以施天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恃其德

而伐人之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

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

爭辯詞訟為吏者不暇治軍而專於推日暮路遠

究其事此則不無累弊且致收北矣

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凡將輕壘卑眾動
可攻也將重壘高眾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
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凡圍敵者必開示陳法
以漸夷弱則彼因空乏而眾夜擊者驚也眾避事
節吝不飽者必皆亂矣此
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感皆心失而傷氣也傷
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令上第二十三 此言用兵之禁令

武備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
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十五

兵也於仁義者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
表文為裏武為培植而文為穀種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文
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
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
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
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所以能知彼此
稱量我之將與敵之將也蓋敵將與我將其勢猶
權衡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不可以不稱也
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將安靜則士卒整治出卒陳兵有常令
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

一字不

北襲邑攸用也常令非追逐敗北襲取城邑之時
不可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前後不備次
拘矣之道故奈亂先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同吾
後者必斬之日內向向敵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
軍者曰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
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
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立坐二陳相參以
坐而將居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戰弩將亦居中善
中以主之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道也先以
奇兵扼絕之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武備

必死存亡死生在袍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
禦此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諜者謂之虛後諜
者謂之實不諜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

武備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十六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離大軍為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
五里聞大軍為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
也邊縣聞大軍之備戰則內卒出戍令將授旗鼓
禁止行人以安境內在內之卒出戍於邊發日後將吏及出
戈甲在統之將吏授以軍器發日後將吏及出
封界者以坐後戍法此治戍卒後兵戍邊一歲送

亡。不候代者。法比正軍。逃必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領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尉擊字二

十七

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此言卒有逃五人及逃者之吏皆罰之人糧以為軍實同舍之是有一軍之逃名而因罰有二實之出也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歲局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鬪則吏

關其言水克河漢捕共道可殺鬼神

卒相教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禁止逃亡有出開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尉擊字二

十八

武備志卷十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立之學官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

上篇

中篇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下篇

上篇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論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管路狹則為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隆馬右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下篇

上篇

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少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

經傳之大若如此而已

陣與練之分正為此一何道微

詳傳

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紘紘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平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有一軍而敵止一軍則以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唯武備志卷十

兵談評李衛公論對

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備禪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眾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三

曹公之說無異為異耳後知者不自安而文擊

衛公每輕出言故亦非確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鳥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符北以誘敵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四

信

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關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待

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李衛公對

五

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天地風雲四陣為陣，為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零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奇，餘零也。因此為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

師古之
牙兵之
之家丁

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關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大陳之間，以前為後，以後為前，敵若擊吾之尾，則以前進無速，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李衛公對

六

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

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為一井十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為空虛不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用之地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闔闔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

武備志卷十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 七
 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

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伍人為伍治民以五家為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人為一伍以下准此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

武備志卷十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 八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二篇不可以言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言窮

可以按初篇多之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為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

武備志卷十

兵法詳 李衛公問對

九

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中而脫，左則受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之日入而脫。

廣有一卒，卒備之兩。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計百

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備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

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在車之右者，即以車轅為法則故挾轅而為戰備

焉。臣謂百入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荀吳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車

武備志卷十

兵法詳 李衛公問對

十

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百人。攻車守車二乘，凡用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輕車重車，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

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

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臣以今法參用之

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來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

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及阿史那

太宗註
疑亦自
神武

杜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成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

武備志卷十

共談評李衛公問對

七

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慕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于馬馬利于速闖漢長於弩弩利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示以番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即奇正相生之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武備志卷十

共談評李衛公問對

十一

下聖慮已思過者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矢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李衛公問對一

十三

武備志卷十

武備志卷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二

中篇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為諸將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李衛公問對二

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

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常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通乎原始不可遺矣

太宗曰：朕設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李衛公簡對

二

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譟，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迫，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

教

本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軍校教士之法，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先偏後伍，先承彌縫，蓋古者以車十之，承車之空，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束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李衛公簡對

三

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以尺板為籍，以為士卒功次之符驗也。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漢且所

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

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

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

折相對，古制如此。四隅四落，相為鉤連，而不斷續。

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

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

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

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二

四

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體方，故步亦用方也。行綴之法，上應於天，天體圓，故綴亦用圓也。雖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

太宗曰：畫方以見

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

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

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

地生度，度量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

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

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

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殲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

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即

兼車而出者也，師隊，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所謂

戰鋒隊也，言與上二隊相去一前，進以五十步為

節，各五十步為一戰隊以繼之，前進以五十步為

節，限即不得過，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

內，然亦不過，至第四角聲，龍鎗跪坐，龍其鎗而於

是鼓之，三呼三擊，振鼓為節，使之三，三十步至五

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二

五

後奇，觀敵何如，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

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

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

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

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

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

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

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

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問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爲正兵乎？旛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爲奇兵乎？且旛旗旛麾，各以分合爲變化，其隊數何如？乃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李衛公附錄二 六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軍之分爲號，欲令三隊合爲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隊合爲一，則令兩旗相交爲號，欲十隊合爲一，則令五旗相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交爲號。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爲號，而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二交之旗，開則前五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五，相倚不交之旗，開則前三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當分合之時，則以合爲正，而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

解人不爲委職

所宜也。三次命令，五次申諭，三令之散，五令之合，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習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其實同一馬騎，但各立名號。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以前後中轅轉，不言左右兩廂者，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李衛公附錄一 七

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

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軍中表說玄務星紀析木大火壽星十一辰靖日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李衛公問對二

八

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以一陣為以五陣分金水木土火而為方每陳五變凡三十圓曲直銳之形即五行陣也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因地方形勢不同故預習待用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奇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古有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兵家以先為陽以後為陰若敵在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節方盈之時乃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牝為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為牝牡為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為牡早為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為陰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李衛公問對二

九

而或順天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左右者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不在正擊敵取勝用正此為奇正相為變化者也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龍虎

事畢如
此豈特
陣名哉
此言實
鬼神所
忌

鳥蛇四陣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高太宗
數倍實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感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

其初言
不為臣
也

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行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

人人宜
服膺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十

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于斬一莊賈非如魏絳戮楊于獲首斬莊賈亦推赤誠在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權臣以不次之位若於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二 十一

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竅為下乘謀之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特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疑太宗曰誠

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織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

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藉糧不

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

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

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

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二

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

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

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

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

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

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 行馬即木塹

也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

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卷十一

武備志卷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兵談評

李衛公問對 三終

下篇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

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靖曰用眾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

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囊而至矣故

武備志卷十二 兵談評李衛公問對三

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絕井天陷天隙天

之地及如牢半羅天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

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

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

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

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

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

之謂也然詭道可使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

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聖明，宜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當分而不能分，為縻軍之軍。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

武備志卷十二 兵談評 李衛公問對三

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

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

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不誤，則

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

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

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

衛公明道被全人當不悟

透極

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或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

武備志卷十二 兵談評 李衛公問對三

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

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

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

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

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

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

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

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

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多合

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

武備志卷十二 六談評李衛公對三

四

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合生稟血鼓作爭鬪雖死不省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

一曰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

武備志卷十二 六談評李衛公對三

五

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志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

畫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

懷其舊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籍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武備志卷十二 兵談評李衛公論對三 六

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惟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

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明將之將不以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武備志卷十二 兵談評李衛公論對三 七

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

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微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

武備志卷十二 兵談評李衛公開對三 八

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遂，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武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眾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武備志卷十二 兵談評李衛公開對三 九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奪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李衛公尚對三

十

武備志卷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唐李筌作摘其論兵法者三十二篇餘見別類

天無陰陽篇第一

地無險阻篇第二

人無勇怯篇第三

主有道德篇第四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

十

國有強富篇第五

賢有過時篇第六

將有智謀篇第七

術有陰經篇第八

數有探心篇第九

政有誅強篇第十

善師篇第十

貴和篇第十二

廟勝篇第十三

沉謀篇第十四

子卒篇第十五

選士篇第十六

勵士篇第十七

刑賞篇第十八

地勢篇第十九

兵刑篇第二十

作戰篇第二十一

攻守篇第二十二

行人篇第二十三

擇才篇第二十四

授鉞篇第二十五

部署篇第二十六

將軍篇第二十七

陣將篇第二十八

隊將篇第二十九

征馬篇第三十

鑿人貌篇第三十一

武備志卷十三

二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深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

武備志卷十三

三

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淨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來草木甲折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雨霜百卉是菲而蒙蔽之草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爲陰陽而變之哉昔王莽招天下善輶鈴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電雨下樹當是之時豈三門不興五將不廢耶亭亭白奸錯設太歲月建邪當是之時殆至於此張伯松者值

亂出居管內為賊所逼營中豪傑悉皆遁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談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古責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人無厚德而用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候於雲氣少勇少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古論

四

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虛無之形不可以失勝負不可制死生故良將不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須求之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不為人害人事不起不為人始天時者敵國水旱災害虫蝗霜雷荒亂之時非孤虛向背之大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作

為諫書而寄勝負於天時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為兵之助尤近於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逆德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門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華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荒淫敗政武殺之秦之地左峭函右北壠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古論

五

不道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霸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德義不修吳主終於歸命侯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邛樊南有瀘淇之障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而言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唯明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

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圓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堯關；社洪之將，北於戲水。則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潢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太白卷經

六

軍虜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藏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多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蒟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符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定偃江水，恃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

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涼隴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恒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法天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霸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太白卷經

七

尚譎詐。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法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併爲六國，連兵結難，戰爭始起。六國之君，踈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親，道德廢，則不得不踈，理其然也。惟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衡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衡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

此等語
非漢後
人所能

清者智之泉，智平者心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人主之形，萬物之情，財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不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天闕於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苗，魯以泮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太白陰經

八

國有強富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在事而富在粟，計戰者權之，在謀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則粟，爵任粟，爵任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

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霸，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可以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樹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辨燥濕，別土宜，疏泉源，濬溝洫。國有天地之饒，而人不足於食，器械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商工不備也。通四遠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餘力以長地，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理絲麻，成其衣服，謂之女工。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荆楊之皮革，骨象，江衡之楠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太白陰經

九

鹽、羶、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鄭之刀、宋之筋、吳越之劍、魯之削、燕之角、荆之幹、汾湖之箭、吳越之金、錫。此地之利也。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完、丘、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野、宋之孟、渚。此地之良也。共居其地，非有災害疾病而貧賤者，非惰而奢，共居其地，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實而相兼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

道理地足容身士人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
財貨可聚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
之利智者不言貧不患無財不與強禦故神農教
耕而王天下湯武征伐而服諸侯國愚則智可必
強國智則力可以強用智者可於強於內而富於
外用力者富於內而強於外是以漢武帝平百粵
以爲國圃却羗胡以爲國園珍怪異物充於後宮
駒駟駃騠實於外廐匹庶乘堅良民間厭橘柚此
謂智於內而富於外也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
不能糴農不得糶廢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賈重
開市之賦使農逸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廩實人
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爲軍資東向而吞諸侯此謂
力富於內而強於外者也故知霸王之業非智不
戰非農不贍過此以往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也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
智名無勇功或賢而或愚乍癡而乍醒不可以事
迹有不可以人物得其得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太古陰經

十

智同信得而言順如覆水之於地先流其濕如燎
火之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竇之
酒保湯得之於鬻飪之間自升而放桀太公朝歌
之鼓刀孟津之賣漿周得之於垂綸之下伐紂而
立武庚伍負被髮徒跣挾弓持矢乞食於吳王闔
閭嚮風而高其義下階而迎之三日無語而言無
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結童時內視若盲
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丈夫文種來覲而知其賢
扣門請謁相與歸霸於地戶管夷吾來縛魯齊桓
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委之以政韓信
淮陰之怯夫南鄭之亡卒漢高歸之以計故曰人
君之心如鑒鏡如淳泉真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
收賢任能不失其時也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
視之借人聽之其猶眩瞽瞍以繡轂招聾天以韶
武玄黃宮微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霸未之
有也是以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廢
興之道在人之心遭賢之時非在於兵強地廣人
殷國富也

武備志卷十三 兵談評 太古陰經

十一

將有志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伯皇氏至于容成氏不令而民自化不罰而民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怡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王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殷衰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秦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評 太古陰經

十二

靜幽正
理四字
公平先
天之遺

而敗魏武先主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符堅任王猛之智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氏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極高歎之銳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頰之智而面縛陳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有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故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先福於重關之內虞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經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征有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善者也夫太公止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用戰役用計謀者荒惑敵國之主陰遣諛臣以事之尤之以巫祝使其尊鬼神也重其綵色文綉使其賤糶而易之貴糶其菽粟使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榮其志遺之巧匠使起官室高樓竭其財疲其力移其心易其性使變更諛俗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教愛人而與官無功而與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著龜卜筮鬼神禱祠讒諛諂佞奇伎貨財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所謂非也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諫之路然後淫之以色玩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爲欺以不信爲信以忠爲詐以不忠爲忠諱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評 太古陰經

十三

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居草野以小人居廊廟
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經之其國
已可破矣以兵縱之其君可虜其國可墮其城可
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殷紂戮越用此而吳國
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之晉用此而智氏殘韓用此
而東周分儒生之言兵皆曰強大者必勝小弱者
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之業萬乘之君無破
亡之兆昔夏廣而殷狹殷大而用小越弱而吳強
所謂不戰而勝者陰經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數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

十四

聖人昭然獨見怡然獨喜其在茲乎

數有探心篇第九

經曰古者隣國烽烟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足迹
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
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長而淳朴散權
智用而誦詐生隣國往來專用間謀縱橫之士專
隱括之人入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尊儒墨宗
廟殄滅非達與智慧不能禦伐不勞心苦思不能
原事不悉見物情不能成名才賢不明不能用兵

疑國
技量不
的能圖

名實不真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
飛藉抵戲之篇以教蘇秦張儀游說諸侯之國而
探諸侯之心於是術數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必
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
敗渾如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同人之心
於有所愛惡知止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而陽發
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
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
必出既得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

十五

發無不中的者其猶設且牙以羅魚兔張其會磔
其要脇其虛動必衝繼而挂目亦奚有所遺哉然
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
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誠勿以欺殆探愚人
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
探好財之心必以賄賂勿以廉貞夫與智者言必
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與博者
言依於辨博陳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御今與貴

就到獨
半方種

故曰聖
人用獨

上聖也
剛之說
萬年二

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
與富者言依與物富積財而物方實則財不足以
易寶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匿之而利豐贍則乏不
可以周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謙而謙降下則
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敗剛
毅則勇不可以懼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而銳
聰明則不可察聽此人者皆本同其道而未異其
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表而不曉如此則
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徃獨來或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評 本台卷一

十一

縱或橫如偃枯木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
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
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則制於人者制命
也制人之術避人之所長攻人之所短見已之所
長蔽已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其爪牙禽之動必
先於嘴距螫虫之動必先其毒水虫之動必先其
甲夫禽獸虫蟻之屬尚用其所長以制物况於智
士乎夫人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
者必以縱橫術之好談名法者必以權橫挫之必

其如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使無出吾之右徐
以慶吊以言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為心之主長
生安樂富貴榮華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
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弔則悲與賤
者言慶則悅悅其心迎其意或慶又或弔以感其
志情變於內者形先於外當以其所見而觀其隱
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
而無此者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評 本台卷一

十七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
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昏姻嬖
昵為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
謀下詛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
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是故文宣王誅少正卯於
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定齊魏
絳戮楊于於亂行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於帳中
而天下怖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權
生豪強之身而不在於上卒之庸豪強有兼才者

則駕而御之教而道之如畜鷩鳥養猛獸必節其
饑飽剪其爪磨其足呼而隨之嗾而走之牢籠其
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惡恣其武
縱其心橫其志使禍盈於三軍怨流於百姓然後
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人之資為國之將
為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哉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太白陰經

十一

武備志卷十二

武備志卷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

善師篇第十一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霸有天下君子不處也
周德既衰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齊
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說以孫吳為
宗惟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伎擊是亾國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

一

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困之兵秦之銳士是蹈利之
兵至於齊桓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故齊之伎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
以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
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
獨立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
伐陳師誓衆而放桀擒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
桓公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所

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山亡。父老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至末代，苟任詐力，以決去貧賤，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形戮，子孫不傳。於後，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民之害也。

貴和篇第十二

經曰：先王之道，用和為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春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二

秋左傳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加，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軍之衆，無所用也。是故晉悼公使魏絳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姜戎氏亦歸。晉惠公為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峭之師，譬如捕鹿者，晉人捕之，戎人角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戰勝易，和勝難。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戢而對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

震，故有衣裳之會，無有軟血之盟，有兵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之名，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占者先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啖之，啖之不來，然後命上將，練車馬，銳兵甲，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懷既柔，可以示德。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廟勝篇第十三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三

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綱紀，地貴定順，不失生長平均之所宜，人貴節事，調和陰陽，布告時令，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災，不可先來，地道無殃，不可先唱，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相承，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遇時，禽酒色荒，遠君子，昵小人，用兵好征，伐人殃也，必見天災，又觀地殃，傍觀人殃，不則天

不可動不法地不可行征伐不和於人不可成天
贊其時地資其財人定其謀盡見其陽妙察其陰
先觀其迹後知其心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
兵先戰而後求勝故曰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
少也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
勝而況于無算乎以觀之勝負易見矣

沉謀篇第十四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謀不勝非奇正
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事見於迹心與迹同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四

者敗心與迹異者勝故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
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或其真疑
其詐二者不決則強弱不分離乎若玄雲之無象
濛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
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而况於將乎
夫善戰者勝敗生於兩陳之間其謀也策不足聽
其勝也形不足觀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賊能行
而不能言者國之用故曰至事不說而大兵不言
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備萬物之情是故舍

者利之使其難厭強者卑之使其驕矜親者離之
使其携貳難厭則失政驕矜則虞守廢携貳則謀
臣去周文離殷而商紂弑勾踐卑吳而未差戮漢
相離楚而項藉亡是故屈諸侯者以言殺諸侯者
以策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隨
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速隨不得城守分
備不得并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夫以佚
繫勞者武之順以勞繫佚者武之逆以衆繫寡者
武之勝以寡繫衆者武之敗能以佚繫勞以衆繫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五

寡者吾所以得全勝矣夫竭三軍之氣奪一將之
心疲萬人之力斷千里之糧者不在武行陣之勢
而在握志算之中空今觸今而卷之不盈於懷袖
沉今審今而舒之可經於淮海五寸之鍵能制開
闔方寸之心能易成敗智固萬物而不殆始遺順
天而信人察始而知終則謀何患乎不從哉

子卒篇第十五

經曰古者用人之力一歲不過三日籍歛不過十
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太王好色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寃獄。武王行師，士樂其死。古之善子卒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饑餓易飽，國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則人報之易厚。士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加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者，冒鋒鏑，賞于兩死，不旋踵，必以恩信養之，禮恕道之，小惠漸

武備志卷十四 共談評 太白陰經二

六

之如慈父之育愛子也，故救其阽危，極其塗炭，卑身下士，齊其甘苦，親臨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揮扇，登不乘馬，暑不張蓋，軍幕未辦，將不言坐，軍井未達，將不言渴，以妻子補縫於行間，以身分工於作役，軍醪之匱，必役於河，挾纊之言，必巡於軍，是以人喜金鐸之聲，卒鼓勇敢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思欲致命以報之於將也。是故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生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

故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妻諧，可攻齊一僕庶，可攻魯王。翦李牧，吳起，田單，穰苴，竟以此術而兵強於諸侯。

選士篇第十六

經曰：部六軍之衆，署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敢，力者無所施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奚取於勝敗哉？軍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也。用士以刑，刑懼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縣賞

武備志卷十四 共談評 太白陰經二

七

於中軍之門，有沉深密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衡，飛箱闐闐，能知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聞問請謁之情性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間謀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鄉導之士。有製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擢龜鼈，挑身捕虜，塞撫旗鼓

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般之士有立乘奔馬左
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上賞得
而聚之名曰矯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得
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二百二十斤行五
十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
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
者下賞得而存之名曰伎術之士天下才士之用
皆盡其才任其道計謀使智囊之士談說使說辨
之士離親合疎使間謀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

武備志卷十四 兵談評 太白陰經二

八

道之士建造五兵使伎巧之士摧鋒捕虜守危攻
強使猛般之士掩襲侵掠使矯捷之士探報計期
使疾足之士破堅陷剛使巨力之士誣愚惑癡使
伎術之士此謂任才之道選士之術也一王之后
五霸之辟得其道而興與失其道而亡興亡之道
不在人主聰明文思其在選士任能之當才也

勵士篇第十七

經曰感激人之心勵士之氣發號施令而人樂聞
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令人安死在於以

戰勸戰以士勵士夫木石無心猶可動况於人乎
古先帝王霸有天下戰勝於外班師較功集衆於
中軍之門上功賜以金章紫綬錫以錦綵之衣繒
帛以豐儉爲準坐以重茵上席享以太牢飲以醇
酒父母妻子皆賜紋綬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
飲以酣酒大將軍奉賜偏將軍奉賜大將軍令於
衆曰戰士某乙等奮不顧身攻超百萬斷元戎之
首奪大將軍之旗功高於人錫以上賞子孫後嗣
長稱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賞牢席有差

武備志卷十四 兵談評 太白陰經二

九

衆士咸知其次功賜之銀章朱綬紋綬之服坐以
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酣酒父母妻子錫以繒帛坐
以單席飲以醴酒偏將軍奉賜子將軍奉賜大將
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勇冠三軍才輕百戰斬
驍雄之首奪虎豹之旗功出於人錫以次賞子孫
後嗣長爲助給之家父母妻子皆受榮賞牢席有
差衆士咸知其下功賜以布帛之衣坐以單席享
以雞豚飲以醴酒其父母妻子立而無賞坐而無
席子將軍奉賜卒長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

某乙等戮力行間，劬勞歲月，雖無舉旗斬將之功，實有跋涉疆場，賜以下賞，子孫後嗣，無以庇緒。父母妻子，不及坐享，衆士咸知，令畢命上功，起舞拜大將軍。上功讓曰：某乙忝列王臣，行大將軍令，敢不盡節，有媿無功，而受上賞，再拜。大將軍避席曰：某乙不德，謬居師長，賴子之功，裒縣凶逆，盛積美事，某無專擅，退而復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坐受曰：某乙無功無勇，遵師長之命，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身受殊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武備志卷十四 兵談評 太白陰經二

十

勉旃，次功退而復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少猛寡毅，尊師長之命，決得勝於一時，身受次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復坐，夫如是，勵之一會，則鄉黨里勉鄰父，勉子妻勉夫，二會則縣勉朋州，勉友三會則行路相勉，聞金鼓之聲，相踐而出，鄰邦敵國，邑無堅城，何患乎不勵哉。

刑賞篇第十八

經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刑輔謬，而奸不犯。

刑賞

其人淳也，武湯鑿五刑，傷四肢，以謬輔刑，而奸不息，其人薄也，有虞氏非仁也，湯武非暴也，其道異者，時也。古之善理天下者，不賞仁，賞仁則爭為施，而國亂，不賞智，賞智則爭為謀，而政亂，不賞忠，賞忠則爭為直，而軍亂，不賞能，賞能則爭為巧，而事亂，不賞勇，賞勇則曾為先，而陣亂，夫蒞政以仁，權謀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臨敵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賞，常賞則致爭，爭則政亂，亂則非刑不治，故曰：賞者，忠信之薄，亂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禁

武備志卷十四 兵談評 太白陰經二

十一

之所由成，刑多而賞少，則無刑，賞多而刑少，則無賞，刑過則不善，賞過則多奸，王者以賞禁奸，以刑禁勸，善求過不求善，而人自為善，賞文也，刑武也，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據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于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善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不能殺，國必亡，又曰：能生死而赦赦殺者，王也，刑賞之術，無私于人，常公于世，以為其道也，非自立于堯舜之時，非自遜于桀紂

之朝用得之則天下治用失之則天下亂理亂之道在于刑賞不在于人君過此以往雖彌綸宇宙纏絡萬品生殺之外聖人精而不言哉

地勢篇第十九

經曰善戰人者以地強以勢勝如轉圓石于千仞之蹊者地勢然也千仞者險之地圓石者轉之勢地無千仞而有圓石置之窳塘之中則不能復轉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以方稜楸編則不能復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石不能圓不能赴深蹊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一

故曰兵者因地而強地者因兵而出善用兵者高丘勿向背丘勿迎負陰抱陽養生處實則無百疾是故諸侯自戰于其地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曰輕地彼此皆利曰爭地彼我可往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多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曰圯地出入紆隘彼寡可以擊吾衆者曰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曰死地故曰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功交地無絕衢地則合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城有所

不攻計不合也地有所不愛未見利也君命有所不聽不使于事也九地之勢九事之權良將行之智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將非之欲幸全勝非龜負舞蛇未之准也

兵行篇第二十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于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能鑒神無物而不能察形誑而惑事其外神密而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三

員事其內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灶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當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林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埴土見氏之冶金爲方爲員或鼎或鍾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者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

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形不因神，不能為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為智謀。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者也。

作戰篇第二十一

經曰：古之善戰人者，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員則行，方則止。行者非能行而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止。勢不得，不止。夫善戰人者，自鬪于其地，則散。授之于死地，則戰。散者非能散而散，勢不得不散。戰者非能戰而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直于木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四

石而制在于人，散戰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勢。此因勢之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眾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是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鶩，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戰人也。夫戰者，左山澤，右丘陵，將高而下，處生擊死。此平陸之戰人也。遇敵無迫于水，彼知不克，致死于我，困獸

猶鬪蜂，蠆有毒，况于人乎。俟半濟而擊之，先者知克，後者慕之。後有鬪心，敵逆水而來，迎之于水內。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隘狹，與敵相遇，我則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乃勢之戰人者。如建瓶水于高宇之上，無復滯留，有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矣。

攻守篇第二十二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五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受焉，所以守外，外得愛焉，所以攻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眾未盡，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眾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費力而奸生，志散而力不專。強壯遇老弱，則老使壯者

悲弱使強者憐悲憐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行人篇第二十三

經曰國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繕甲兵具卒乘出則破人之國欺人之軍殺人之親虜人之俘而贏糧萬里行于敵人之境而不知敵人之情者主之過也將之罪也敵情不可求于星象不可求于鬼神不可求于卜筮可求之于人事昔殷之興也伊尹為夏之庖厨周之興也呂望為殷之釣叟秦之

事在秦無之國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六

然而聖之至矣 帝也李斯為東山之獵夫漢之王也韓信為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苟或為袁紹弄臣晉之禪也賈充任魏魏之起崔浩家晉收而用之故亂臣七君而帝天下夫賢人出奔必有佞人持君之衡是以决度仇有扈孤幼卑尊驪兜成鈞權三苗推移佞桀崇侯諂紂優倡感晉故曰三賢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幟子胥死而吳亡范蠡存而越伯晉殺人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將能收敵國之人任之以索其情戰何患乎未克故曰羅其英敵國傾羅其雄

敵國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者有三

一曰因敵國之人來觀我覺我厚賂之使倒其事

二曰因敵之人工官得罪來奔于我高其爵重其祿察其辭覆其事實而任之虛而誅之以為鄉導

三曰吾使行人觀敵國之君左右執事執賢孰愚

中外近臣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

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夫三軍之重者莫重

于行人三軍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謀未發

而泄以告之者皆死謀發之日削其葉焚其草金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七

其口木其舌無使內謀之泄若隼鳥之入重林無

其蹤如游魚之赴深潭無其跡離朱俯首不見其

形師曠傾耳不聆其音微乎微乎覺與纖塵俱飛

其飽食醉酒勇力輕合之將而見行人之事乎

擇才篇第二十四

經曰人稟元氣所生陰陽而成淳和平淡元氣也

聰明俊傑陰陽也淳和不達權變聰明不識至道

夫人柔順安忍失其决斷可與修節難與權宜強悍剛勇失於積惡可以守難難與持久貞良畏慎

失于狐疑，可與守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于拘局，可與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于遲回，可與深慮，難與應接。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者不能果敢，雄者不能計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若合于仁義，則天下親合于忠信，則四海賓合于智勇，則諸侯臣合于貪愚，則受制于人。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九

仁義可以謀從，智勇可以謀衡。從成者王，衡成者伯。伯，王之道，不在于兵強士勇之際，而在于仁義智勇之間。此謂偏才之人，未足以言大將。若能以柔以剛，能翕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員而能轉，還而能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八通之人，可足以言大將。故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隨則國必弱。是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係之，不可不察也。明主所以擇人者，量其才，通其周，監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

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事乃可任也。夫擇聖以道，擇賢以德，擇智以謀，擇勇以名，擇貪以利，擇奸以間，擇愚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或攻取而觀其勇，或才而觀其利，或押闖而觀其間隙，或恐懼而觀其危，事故曰：欲取其來，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在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偷自育于晉，晉察而用之，滕焚伊尹自于湯，湯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遠近，仁者不困危，無以廣其德，智士不棄時，無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代，以立其義，伯者不強敵，以遺其患，明王任八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干代，夫無萬人智者，不可栖于萬人之上，故曰：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者，則軍覆矣。三軍既覆而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如是，則君不虛王，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臣，臣道知術知事者也。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九

武備志卷十四

武備志卷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共訣評

太白陰經三

授鉞篇第二十五

經曰國有疆場之役天子居正殿召將軍詔之曰朕以不德謬承天運使戎狄擾攘草竊邊垂日肝忘食憂在寢寐勞將軍之武帥師以應之將軍再拜受詔乃令太史卜齋三日于廟拂龜太史擇日

武備志卷十五 共訣評 太白陰經三

以授斧鉞君入廟北面而立親操鉞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上至於上將軍制之復操斧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下至於衆將軍制之將軍既授命跪而答君曰臣聞治國不可外理理軍不可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凝志則可以應敵臣既授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無垂言之命于臣臣不敢將軍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軍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

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闘氣麗青雲疾若馳電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于內是以將軍乃縞素避舍請罪于君君命舍

部署篇第二十六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為握奇聚散之事勢節制之變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一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餘窮陰極陽備物成功征不義伐無道聖人得之以興亂人得之以廢廢興存

武備志卷十五 共訣評 太白陰經三

立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五為部二伍為部部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十以三為奇風后曰餘奇為握奇軍故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也十有五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百七十五隊分為八陣陣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人七分五銖軍有二十二隊欠七人以為一陣之總管奉一軍則千軍可知矣

將軍篇第二十七

經曰將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不

可不察也。一人大將軍智信仁勇嚴賢明者任之。二人副大將軍智信仁勇嚴忠敬平直者任之。一主軍糧一主兵馬。四人總軍嚴勇諒誠軍容者任之。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押衛。八人子將。明行陣辦金鼓曉部署者任之。八人大將軍別奏。一十六人大將軍別奏。八人副大將軍別奏。一十六人總管兼。一十六人子將兼。並忠勇驍果兼一孝義有勢能者任之。二人判官深沉密謀討事情傳者任之。偏僻者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三

不可任也。一主軍糧一主軍馬典簿。四人行謹厚明書算明理體者任之。一人主軍糧一人主兵馬。一人主軍令斷決罪。一人主軍儀掌賓客祭祀。

陣將篇第二十八

經曰古者主立於陽大夫立於陰是以臣不得窺若下不得窺上則君臣上下之道格矣夫智鈞則不能相侵力鈞則不能相勝權鈞則不能相懸道同則不能相君性同則不能相生情異則理情同則亂任軍將以智任陣將以勇以勇以智謀何得

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敢揮戈舞劔力制百人輕合好鬪者任之。二人副偏將軍明鬪於敵有死戰力守成規而不失者任之。四人子將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號令宣存威德者任之。二人虞候心多詭譎陰伏探覘非常伺察動靜飛符走檄安忍好殺者任之。二人承局差點均平無漏無失糾舉必中者任之。六人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偏將軍兼六人副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副偏將軍兼八人虞候兼並忠厚孝義驍勇果敢藝能者任之。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四

隊將篇第二十九

經曰智者之使愚也必聾其耳替其目迷其心然後用其命如驅羣羊驅往驅來莫知其所之師與之日登高去其梯入諸侯之境登其梁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言勿語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則士何得其二心而致其身如此則生死聚散聽之於我是謂良將一人押官主軍隊習戰鬪識旗鼓者任之

一人隊頭，二人隊副，主文書，名曰典簿，酬功行賞，行列疎密，並責成之。知勞苦，明部隊，邪曲，明曉者，任之。一人乘旗，二人副旗，壯勇者任之。一人抱鼓，主層明嚴，誓進止，節制氣勇，志銳者任之。一人吹角，主收進鼓，怯懦退昏昧，明節者任之。一人司兵，主五兵利銳，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之。一人司倉，主給付軍糧財帛，清廉者任之。一人承局，主雜供，差役無人，情惡口舌者任之。五人火長，主厨傳飲食，扶病掩死，守火內衣資，糶糶不預，戰陣不預，仁惠者任之。

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五

征馬篇第三十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尅則剔毛，衣謹四落，壓其耳目，無令驚駭，習無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御，必令完堅，乏絕輒補，凡馬不傷於末，不傷於始，不傷於餓，必傷於飽，日莫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亟馬，常令有備，敵難復我，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八表。凡馬軍人支馬兩疋，軍征馬

二萬五千，其無馬亦加五支，合以二疋為率，一人征馬，副使副大將軍，中擇善養牧者任之。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者任之。五百人羣頭，善騎馬奔走者任之。獸醫亦于羣頭中取，如無別差，一千人馬子，軍外差之。

鑿人貌篇第三十一

經曰：凡人觀其外，足以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富貴貧賤，夫欲任將，必視其

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六

貌，鑒其神，乃知其心，容貌堂堂，精神清徹，聲色玉帛，不變其志，榮枯喜怒，不易其操，是謂神明有餘。頭項豐停，腹背穰厚，鼻圓而直，口方而稜，兩額相臨，顴耳高聳，肉多而不餘，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紅鮮，坐而下而就高，比大而獨小，是謂形有餘。隱惡揚善，無疾人，無貪欲，無危人，以自安，陰德惠信，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是謂心有餘。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律卒，富貴鬱鬱，象頭高廣，福祿俱長，鹿頭側長，志氣雄強，龜頭都縮，惟豐

酒肉懶頭悶狹志氣豁達駝頭蒙鴻福祿千鍾蛇頭平薄財物獲落猪頭細小窮厄無計兔頭陡削志氣卑下狗頭尖圓泣涕漣漣眉直頭昂富貴吉昌眉薄而稀少信多欺髮欲細密鬚欲粗疎眼光彩明淨者富貴眼鼻成就者魄魂強美眉目指爪者好施眼鼻口小者多虛無實鼻大者有實無虛眼中赤脉貫瞳子者兵死雞眼捲頭不淫則偷羊目直視能殺妻子猪目定澄刑禍相承蜂目狼聲常行安忍螻蛄目心難得猴目窮寒鷹視狼顧常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七

懷嫉妬牛頭虎視富貴無比鼻準圓實富貴終吉口鼻小縮慳貧不足螭蜋鼻少意志野狐鬚難期信叛癡髭髯多有狐疑口如馬喙心性難制口如馬嘴窮寒客死口如江海富貴自在唇口如珠才學世無舌紅且厚神識自厚吐舌及鼻壽而且貴鋸齒食肉平齒食菜踈齒猛股密齒淳和細齒長壽名曰倪齒燕頰封侯耳輪厚大者貴且壽小薄者大而賤虎項員粗富貴有餘鶴頭項鳧錢財乏少頸粗短者富貴長壽長細者貧賤胃背如龜富

貴巍巍胷長而方智慧無雙手足纖穰指欲密而厚者富貴手如鳥足意智褊促手如猪蹄志氣昏迷手如猿掌勤劬伎倆肚如垂囊富貴吉昌牛肚貪婪狗肚窮寒蝦蟆肚懶場蜥腰緩聲欲深且實不欲淺而虛遠而不散近而不亡淺而能壯深而不藏大而不濁小而不彰細而不亂幽而能明餘響微徹有若笙簧宛轉流運能員能長虎聲將軍馬聲驍勇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實直人也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隱處吉露處凶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八

人面欲圓腰欲方尻欲厚背欲圓上欲長下欲短五岳成四瀆就頭高足厚項短臂長似龍似虎所謂行住坐卧飲食聲音並可觀也右鑿頭目眉鬚鼻耳口舌法腦骨縫起者將軍呂玉關枕萬戶侯小將軍品升階枕二千石崑五岳枕大將軍叩雙枕大將軍◎車輻枕封公侯叩三星枕封侯叩偃月枕至三公口枕封侯叩十方枕三千石凸酒樽枕二千石三公占枕封侯○枕額上覆月文將軍八眉上有紋通髮者將軍眉間有土字紋者封侯眉間有文字

者兵死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純漆紫如爛椹黃如蒸粟赤如炎火青如浴藍皆三公也右鑿頭骨玉枕紋法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原三十三

經曰陶唐氏以人成於國中欲令人強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漁獵簡習故人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令先以意待事也周將交白刃而誓之以致人意夏賞於朝賞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兼誓武也夫人以心定言

武備志卷十五兵訣評太白陰經三 九

定言以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動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誓衆文曰某將軍某乙告示大將軍吏士伍等聖人弦木爲弧制木爲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瘳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今某氏不恭式于皇命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祖軍無二令將無二言勉爾乃誠敬從王命無干典刑經曰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于而名聞諸侯威震隣國

令之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冷於軍門使軍正執木宣於六軍之衆有犯令者令軍正准令按集軍人而後行刑使六軍皆知之者

- 一 漏泄軍中陰事及告人以事者皆斬
- 一 背軍逃走者斬在道路及管中臨陣而逃者斬
- 一 不戰而降敵人者藉沒其家背腹歸降與逆同
- 一 後期者斬計事會戰因雨雪水火者不坐
- 一 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革不鳴主守皆斬教旗

武備志卷十五兵訣評太白陰經三 十

- 一 與敵私交通者斬藉沒家產言語家書同
- 一 失主將者斬隨從
- 一 失旗鼓節鉞金隊斬爲敵所取
- 一 臨難不相救者斬
- 一 訛言詭惑妄說陰陽卜筮者斬妄言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同
- 一 無故驚軍者斬叫呼奔走妄說言
- 一 道棄五兵軍裝者斬不謹收遺而不拾
- 一 自相竊盜者斬一劍一

一將吏守事不平，賊情相容者，斬。理事曲情同之

一以強凌弱，構蒲忿爭，酣酒喧呼，惡罵無禮於理。

不順者，斬。去暴也，因公宴會醉者不坐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入陣將軍以下並步入營乘騎入者同

一破敵先擄掠者，斬。入敵境中同

一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正宿地火者，斬。恐奸得計

一守圍不固者，斬。罪及主吏

一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強梁同

一使欺居人，奸居人，女婦及入營者，斬。

武備志卷十五 兵談評 太白內經三

十一

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

武備志卷十五

武備志卷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兵談評

虎鈴經 一

元許洞輯，共二百一十篇，今摘其論兵法者四

十七篇，餘器具占驗，散見于它部。

天功第一

地利第二

人用第三

武備志卷其 兵談評 虎鈴經一

十一

三才變應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船戰第十

步戰第十一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範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負第十七

知姦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異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破圍第二十八

圍寇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候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遠近第三十六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料山第四十

料水第四十一

料塵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敵營第四十四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天功第一

三

于古不
增此言
為之二
慨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耳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化貴者運機而賤者効力上有其動而下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煞機動則應之以煞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者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為哉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者地也將者天也士卒者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勝負可知矣王之於將也擇賢受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四

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禦敵詎有輿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受柄匪人使人不信將以內抱猶豫之惑外喪馭眾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為乎將之為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振勳業以定禍亂者也反於是則吏士外無援內多

前委

敵號之勇怯見之吏士焉豈吏士之為乎我之於敵也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當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土地者豈敵強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內而迨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也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力然後能成元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五

道逆順焉昧此道者不能趨厥利必矣善用地利者則不然險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潰居易用易必外蹶當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制其煩要以節其動用以緩其約不以疎慢為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懼不以暴急為務也如是者反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熱北方之寒其氣異也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

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疫凍澁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胡人之馬越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其技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焉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率於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

武備志卷六

兵談評 虎鈴經

六

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用之也是以善與者勿與格鬪慮其愛人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與進攻慮其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與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者使鬪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其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預談笑深識大度者使安眾倔強多

預談笑
之為據

深中

究

力者使斬關搥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詣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推引大命者使揚聲惑眾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巖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儲糧奇辭備辨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偽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為曆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為候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為選日之士善著龜者為卜

武備志卷六

兵談評 虎鈴經

七

筮之士是四人雖推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人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人醫之數大將軍推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則有功矣

三才變應第四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為大軍雖氣王時勝而行列散潰旌表紊亂金鼓不節正地肅兵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詳

專一則
克念字
狀同

實天者之節

洞曰天之所祐正也。怙天時而失軍政與天違也。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心驕怠謀畫不神軍陣散亂如之何。許洞曰可擊也。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洞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莽為王矣。或曰彼如是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虎鈴經

八

也。我之動將如之何。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後鼓之。必克敵也。曰先後如之何。曰利為主。何謂主。曰動為客。靜為主。觀後之動何如。乃應之。謂動者不必戰。陣時敵人先動為動也。但密搆敵人所為之事。謂之動。則我以機應之。必勝焉。先勝而後舉。神明之道也。

三才隨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怯之用。在乎開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

精聖之一不可去

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逼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與戰。俟天變少罷。觀強弱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驚擾。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即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師不自驚亂。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鼓過山川委曲。叢林茂密。晝亦用第一騎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虎鈴經

九

見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馳告。夜用鼓如書法。恐敵聞鼓。烟霧翁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聞。亟馳告。斯所謂八卦探奇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以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凡兵之行。常以輕騎數千人。別分部隊為游兵。其將擇驍勇之人。觀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峻嶒穹窿。或坳圻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之何。洞曰迴渠迂澗。可以限衝車突騎也。深峽巖

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所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腫，可以戈鋌當敵。此皆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十

別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管既定，預令強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之急也。此皆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預備之道也。故易之豫卦，象以豫者預也。取預備之意爲急難之用也。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用兵者，得不審於此乎。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者，國之心腹，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

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獻者言語而不相顧者，突膺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此數者人有其一，斯人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瑩朗，五岳相照，燕頤虎頤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十一

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尖面小，頸大腹細，目睛昏膏，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經者，心有隱也。矜大人，言善唯恐不及，黨人也。言錯綜無所歸者，心躁也。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

色悅而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已善而斥人，不善者。嚙強人也。言欲發而怯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有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多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恤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 虎鈴經一

十二

如有所駭者，方行而悖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覺佯如不知而目他視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為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路，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行事有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不常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偽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庸衆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為之者，粗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所錯捨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為惡者，奸人也。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之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危事不懼

武備志卷十一 兵談評 虎鈴經一

十三

美事不喜者事有象惑而獨斷之者有象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之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形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為人之道矣君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上下千古畫之矣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將何以為謂小大者各有

武備志卷六

兵談評

虎鈴經

十四

四焉八者皆無何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

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

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與師舉眾列營

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規時以決吉

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之出入以變用兵敵人

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為動有度靜

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眾

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

狹險易林藪之厚薄溪澗之深淺若視之指掌戰

人之稱神運於天故曰天將論其所以用也非用之也

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戈戟

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塞之困

攻守獲儲蓄之利振旅得水草之饒使人馬無饑

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

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

而決勝者也此之謂地將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

踈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敵

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

疑而能斷勇不凌物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

武備志卷六

兵談評

虎鈴經

十五

過犯令者不以其親有功者不思其讐老者扶之

少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詳

之賊者平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

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服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

者挫之智者昵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

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命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

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為表以地為變以人為用

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天

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

無將以威即德也或遺失亦未可考

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刑聞之即良當之

即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多少敵無強弱三軍順

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

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

將也夫能以威為表以猛為裏以強居中兼三將

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

當遠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遠地之敵得人將可

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

算矣威將可以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強將可以

附地將上明地利下以進猛將可以附人將上明

利害下以精取良將可以保四方雖曰猛強有敏

捷之利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將以將之於是居正殿

名之曰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

在將軍乃使太史氏擇吉日將授之斧鉞王入太

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

至大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

武備志卷上

兵訣評

虎銜經

十六

治國治兵聖人不易

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授命拜而報曰臣聞國

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

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

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

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

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

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

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

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

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

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

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揮色所

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幾遠慮所以不失

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斥

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

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今鑑古所以照衆卑

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

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丘陵鬪欲如雷霆機

武備志卷上

兵訣評

虎銜經

十七

微乎微乎

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軍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旂舉不起，旂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垂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

武備志卷六

共訣評 虎鈴經

十八

嘓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掌器械，弓弦絕，箭無羽，鏃劍戟澀，繡旂蠹凋弊，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托憑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鬪是攢非，構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通帳驪垣，竊

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誼諱，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昇死，因而逐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賜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徇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不言，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虎鈴經

十九

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者，斬。時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令推出斬之。」使傳告諸吏士曰：「某犯某罪，議當斬，已處斷訖，汝等宜觀此爲戒。」是將以禮行罰，士卒無怨，人有良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大船戰之時，播一通鼓，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

船○整○待○檣○棹○戰○士○持○兵○就○船○各○當○其○所○撞○幡○鼓○角○各○隨○所○載○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後○前○違○令○者○斬○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插○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旛○住○幡○後○聞○鼓○音○整○陣○斥○埃○者○視○之○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安○部○陣○兵○雷○舉○曰○不○如○令○者○斬○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陣○皆○毋○誼○諱○明○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二十一

聽○鼓○看○旛○麾○前○則○前○後○則○後○麾○左○則○左○右○則○右○不○聽○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一○部○受○敵○餘○部○不○救○斬○臨○戰○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者○同○罪○無○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陣○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陣○又○騎○次○之○遊○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敵○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馳○騎○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開○三○金○音○

卽還此謂獨進戰之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焉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二十一

武備志卷十六

武備志卷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虎鈴經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為虛。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為變也。兵者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合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合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之風雲星辰。有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 二

不可恃
人所知
不可疑
人不識

細心人
始可識
之

吉凶之應者。天將覺於人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則銳氣銷亡。當夷其心。謹其政事也。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盡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耳。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執地理之險易。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強弱利害。有勝敗之情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于時。時合於理。

者。無強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為勝。勝勢可以為

敗也。苟不執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

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勢可

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

矣。雜於險而事易。雜於易而事全。險易交雜。而能

常處其便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利而敵見

其害。雜於害而我敗其利。利害交雜。而能不屈於

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矣。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

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明屈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 二

伸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貌者。爾。以臣所謂能審

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

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範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

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質賞罰之公。慎喜怒

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勢。明成敗之圖。度主

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

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

以是而之無

之

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糧儲為本。謀略為器。強勇為用。鋒刃為備。祿位為誘。斬殺為畏。強弱相授。勇怯相間。前後相趨。左右相赴。遠近相取。利耗相敵。步騎相承。長短相用。敵欲堅陣。我以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備其所從。來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協。夫軍之為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絕地。離在乎將失道。懼在乎將無勇。饑在乎遠輸。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三

渴在乎窮井。軍之為逸也。樂在乎安靖。利在乎賞罰。當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即於戰陣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害。從逸擊勞。從有窮擊困。窮山陵之戰。不仰高。不臨深。不衝隘。不遠絕。水上之戰。不違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連翼。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平陸之戰。不遠離。此地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謀必泄。不峻令。行必亂。不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由於暗昧。在明察以正之。晦夜驚

非實戰也練耳

恐在肅厲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之表也。軍吏畏愛。將之表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存。非智賢孰與此乎。

教戰第十四

比教戰陣。每五十人為隊。從營繕總槍。幡到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別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各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三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四

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陣一時捺槍。張弓。捲幡。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跪膝。籠槍。坐看大將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喝嗚呼聲。並去齊向前。到中間一時齊喝聲。殺齊人。賊退敗訖。可起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聽去。行膊上。架槍。側行回身。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旗一隊立。看大將處。兩旗交。五隊合為一隊。是

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旗舉槍簇隊開戰法並依前一看大將處五旗即十隊合為一隊是即五百人合為一隊其隊法及舉旗舉槍簇隊開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聚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聲角絕即教頭引從卷還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行師先謀安民欲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疎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五

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邇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為捐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謀其本本壯則末亦從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舉焉以禦敵雖有百萬之眾可不勞而克矣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

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難

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

三和之道我其可以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

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鬪食無餘則逼

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

以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者不成

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

不咎不先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以用耶是以知

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敷大惠善務有餘者力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六

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與勇斷去猶豫之謂

也舉是九者務令預定之於前則千變萬機動乎

其中矣率此以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

勝者勝在我也易曰先天不違義蓋如此

勝負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有必敗之理勢敗

不可以專敗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

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

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

似勇非勇
似怯非怯

非此則入後

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啗之，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謂嬖佞子弟，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如詐狐鳴，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如詐狐鳴，衆有懼之用矣。衆有天之用矣。謂天所授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決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姦第十八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七

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甲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爲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構我密謀也。使來言語便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屈強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詳細之。將我刺者，挾之。謂見之時，以操者反其謀。謂詐却掩其驕者，反其驕。信我爲驕也侮者凌之。兵不備也。構者示之。伴不知而反將掩不備者，復之。其無黨構者，示之以虛事也。將掩不備者，復之。其所說反掩，欺者，誅之。留使，有不可久久，則知我之其不備也。

徵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審。奪恃第十九

俱以我之半敵敵之半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八

敵無恃，不可以爲寇。欲勝者，預審而奪之。敵之爲，或以強，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強以氣，奪隘以動，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力有餘而加於人，我則以緩，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以險壁守，或盈隘而陣，我雖以士民豐逸，不可以強取守者，以利搖其心。否則以動則攻之，陣者以勢逼其角，否則埃動，師隨衝之。此奪隘者也。關塞壁壘，揆糧所溢，預力攻之，絕其望，苟絕之，必力弱而躁動。於是乘之。此奪緩者也。人逸馬良，恃強輕敵，可據隘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術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所恃，則彼力衰半矣。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欲敵之要

地則不攻而攻。隣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于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任勢第二十一

兵之勝。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率由勢焉耳。勢之成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九

此之謂乘勢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懼如雷霆。此之謂氣勢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張為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此之謂隨勢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也。吏士誼誼。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

五之將
以此取
勝者其

之謂輕勢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任勢在我。可以指揮進攻。任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於始。到矣。候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益以慢矣。當於中夜潛聽。傳更轉號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地勢便。則兩道出。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勝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十

矣。何謂也。許洞曰。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為務。鮮能精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爍之。堅陣以候。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埃壘之多。預料敵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謂其各有分屯。防守之地。及死之國。有百萬之衆。所滅。故兵不能盡到。侵伐之地。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矣。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五十萬。六十七八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

不知
野不為
問隙所
懸

取法于
天地
人之
微妙

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旗鼓多者，其兵少，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卽詐示以疲倦懈怠，便知敵之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之，亦可過半則邀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與之持久，則衆心怠，夫得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擊謂用間離其敵心，然

武備志卷十七 兵談評 虎鈴經二 十一

後擊之也。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掩其不備。此隨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敵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蹶隄漂石者，勢之至也。火之剛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旣灰而滅，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能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問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來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審，苟

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所愛，倖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與馬以求和解，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之，俾得聞焉。陰緩使遁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也。反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使言辭鄙鈍無智慮者，使之敵，令盛張皇我師之盛強，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懼，以強辭來間也。旣行，卽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腹心者以金寶餽其家，使潛構敵情。此以內嬖爲間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金貨賂敵親信，構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

武備志卷十七 兵談評 虎鈴經二 十一

反以讓人為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為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藏，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以不謹，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脉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脈不來，一氣不通，未有不篤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兵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應，而不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十三

窮，斯為妙矣。

十可擊第二十四

敵人信鬼多祈禱者，必懷疑懼，不能任人故也。一可擊也。敵惟務天時，擇其方位，觀其雲氣，不顧地形之險易，不詳人心之順逆，二可擊也。敵止以地利為擇，不能肅整號令，嚴戒行伍，三可擊也。結營分陣時多動移者，此多疑恐，四可擊也。將軍發言無有誠實，事多利己，吏士怨恐，五可擊也。將吏淫怠，六可擊也。結營之地，四要無防，七可擊也。將御

人無禮，八可擊也。賞罰顛倒，九可擊也。將士多輕，十可擊也。苟欲擊之，先令細人密構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自為戒焉。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僉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人之形勢，或注汚坳，或曲直相伏，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應敵示弱，而匿其強，示不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弊在近，如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十四

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殘傷，即棄其旗鼓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為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威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旗鼓振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眾同，非人師也；伎與眾同，非國士也。

高一著
便應之
無第

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逐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塹，馳突之所，眾以險也。去焉，我當內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眾我寡，力殫糧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強禦之眾，以我為輕也。當有輕之用，由靈。

武備志卷十七 兵談評 虎鈴經二 十五

地而關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我急，師大人駭，眾以為危，我不以忿遽，自荒亂，當有危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撫慰吏士，外閑其貌，內濇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當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甲辭下氣，如欲和解，眾以我為畏也。當有威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甲辭。

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眾之為也。眾以我為險者，我用其利也。眾以我為輕者，我用其決也。眾以我為危者，我用其安也。眾以我為愚者，我用其智也。眾以我為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力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我取順。順動息靜，是謂地機。審探敵國而為之，以中敵情。

武備志卷十七 兵談評 虎鈴經二 十六

使敵不知為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為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糧芻儲積，士馬習閑，凡至敵境，糧道通利，是謂力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靜出人，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拔城掠地者也。

破圍第二十八

我師為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

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
 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
 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
 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
 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即候敵
 困出奇以戰。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
 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
 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
 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二面皆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十七 如之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堡逼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
 敵之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
 有援可俟者，宜樹土山濬溝池，去圍百里，廣為間
 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盛其遊
 兵分部往來提舉，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
 慮以死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本圍。

三面兵士嚴為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
 則戰。在圍一心死守，出圍則心散，各求生路。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
 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為
 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武備志卷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虎鈴經 三終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必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秣馬勵士坐守待之結營之地俟夜於營數里四周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楯多列鼓鞞有賊遽發擊鼓為號賊擊衛兵則中營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守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則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數差等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處於中軍賞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勿遽周章當寅畏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雖使奔衝馳突

分則不盡當敵近則易為首尾行陣之法蓋此

可觀

不如此而得利者謂之俸勝

不可妄動何也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順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俟之必有驚撓劫奪之困可不危哉

候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入之情故其愚智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之也機事疾速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可抗也自功者可問其下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復自用者可乘也親愛人者可侮也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污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可驚也懦而善用入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士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其臨陣誼諱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管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

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候而擊之無疑焉。孫子曰：候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候敵之情而浪與戰者，是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滅，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無輜重，甲兵散漫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也。關志矣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三

也。又若敵人雖敗，勝氣不滅，一不可擊也。舊溪澗水流忽絕，視盜已過，二也。慮其絕水之計敗陣遁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欲我逐之，然後發伏也吏士奔走不甚顛躓，步騎不相參錯，四也。慮其亦詐也，詐則心安故走不其顛躓也，敵走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無路可走必還而致死，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之，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候其舉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此困更

小合而大難所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莫能知之。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之，豐賈貨，露誠款為結，使者反，亦陰期，到則賂益於前，所以深惑之。復以國家事泄之，皆以國家虛實，似是而非者既密，乃反構敵意，料不以為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與地，以內應之。得期，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外逼之，其術一也。內應號皆虛號也慕勇敢者以為待，一旦佯為怒咎之，見血，即潛使竄散，復囚其妻子，俾知之，而為怨我，以密事告，亦虛事也或以聞所以聞。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四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欺而刈之；敵有民人，強而虜之；陰賂敵之密人，使之獻美人，以惑其意；致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媮之，迨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懈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立功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

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不敗何待哉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否則量人數多少強弱步騎除中管大將所居外皆別以等則所備之地不空虛焉敵來襲擊四面皆知之急則引中管之兵以赴焉他處不可以減動也慮敵人擊其一而率精兵襲吾減損之地也

遠近第三十六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五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攻具大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守急彼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擊林剝木廣為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辦之則令彼備此行我則不然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屯守候彼眾亂大兵從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彼斷絕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焉如以為然所

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

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噪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即亟出突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陣後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唯以強弩劔楯戈鋌而已候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大戰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後麾前陣兩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六

向兵徐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急則利焉敵有備

而○出○則○自○蹟○矣○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
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
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兩○間○峭○絕○曰○隘○
我○先○居○隘○地○先○當○盈○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
之○盈○陣○待○之○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
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
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為○不○相○
親○曰○遠○如○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
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七

用兵之道地利為貴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絕○之○地○適○糧○道○進○退○皆○
利○者○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
懸○軍○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利○陣○勢○習○熟○二○可○用○
也○將○沉○毅○法○令○嚴○三○可○用○也○我○強○敵○弱○四○可○用○也○
大○將○夙○著○恩○信○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
可○用○也○其○不○可○以○用○有○二○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
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二○不○可○用○也○茲○生○地○之○利○害○

要處在
雖生地
而進害
退利必

不可得
得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糧○道○水○路○皆○絕○也○死○地○雖○曰○
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
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戰○則○利○彼○戰○則○害○欲○令○
吏○士○死○戰○者○二○也○為○敵○所○逼○糧○芻○將○竭○三○也○前○軍○
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用○戰○者○三○焉○彼○眾○我○
寡○一○也○利○害○未○審○矯○眾○強○為○二○也○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八

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遠○
林○奮○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
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
慮○為○敵○所○絕○也○左○右○前○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
其○往○來○之○路○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
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於○得○之○戰○則○為○伏○急○則○藏○
守○則○為○薪○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徹○者○食○之○上○也○流○之○黃○雜○而○

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墨而食之下也。水黃墨以膠投之可清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勿食。水流而中有墨豚不素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糞壤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彘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傍穿井以汲。吏士營必以水。懋必以水。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機。水止而為陂為沮。如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即涉。先令精兵搜檢山谷崎嶇處有伏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九

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得水之上流者善莫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者。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甲而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軍將之令整也。塵埃左右前後不一者。使人無常準也。軍動而塵埃條條而起者。不散漫。軍止而塵亦止者。此皆大

將威德行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陣之時有塵起飛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以塵為候。亦料敵取勝之術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稍。先以勁兵力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來救中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稍動則麾我兩稍之兵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圓。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整如一者。此將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十

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蓋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致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畫。金鼓應節。人無喧囂。此將有謀而善於地利者也。不可輕擊。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伍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內不能曉軍政。外徒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左右山峽而不能盈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

知善戰者莫不由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管第四十四

敵管糧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管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管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管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管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管圍密而兵實者不可輕之敵管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管左右前後有出入之便後有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管法也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十一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于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王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王他人皆懼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王以日時為用靜為主動為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扞拔柯曰木候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之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煙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日本時不可

也為木能生火也候水日本時自北擊之可克矣

敵之勝氣如白粉者為金水日本時不可也火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敵之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土日本時利自東方擊之黃土也臺亦土也大凡雲氣如水狀及色墨者綠黑色多為救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頗軍稅駕逼於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色以五行生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軍進戰我軍上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十二

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造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不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眾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

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鬪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只得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謂何？曰：若敵衆深入吾境，城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十三

必賞，立令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者斬之，臨敵而身不定，目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偃蹇者，相示而動目者，遺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慮士卒心不常固，擇左右前後皆險絕，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搯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其露其氣，機狀如不密，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精銳，敢

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崑巖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淵絕澗，則爲罌缶渡之，敵覺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佯北，俟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十四

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順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圍，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澗，斷無可生道，此乃知士用謀之利上也。

當出其不意以衝寇敵則後擊之奇兵奔衝或刑
用燧馬燧牛如田單揚班之類也或候夜昏詐為
號直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
死戰以為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繼李陵有弓折
矢盡之困矣戰極力弊當自隕能竭智謀萬變
不極則無死地之憂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
利不可不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耳兵貴以變
設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十五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為執焉與膠柱鼓瑟無異耳
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
順夫與師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
以兵法使眾惟以勇敢為已任我則順古法以待
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古法以待之也夫
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
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
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
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

不刊
之論

肅散亂言語之誼譁緘默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
曰若其眾誼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
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
眾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
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
伏兵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
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
也吏怨者倦也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淳淳翕翕徐
與人言者失其眾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十六

欲休息也許洞曰如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
擇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衝要使其如勞倦如饑渴
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旂或數驚擾其眾使吏士
誼譁應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
意擊之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涉長
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
涉水半渡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
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
行坂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

崖圻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旌旗前後可設。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伏也。衆樹動者來也。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慮為疑兵也。已奔遁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鳥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為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為反古之法也。多中為期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也。載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

武備志卷十八

兵談評 虎鈴經三

十七

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武備志卷十八

武備志卷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茅子曰良工不能離規矩哲士不能離往法古今之事異形而同情情同則法可通古今之人異情而同事事同則意可祖故我列著之以為今之資宋有百戰奇法繼有百將傳續百將傳史略戰宗近有諸史將略運籌綱目決勝綱目皆鎖割而無當唯姜氏兵覽差詳吾彙輯諸家本之正裨二史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春秋

戰國

前漢

後漢

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元

春秋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二

千古
不中
數語
則反
戎安
不遲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束戎師。我師之中，前後擊之。第一其前，祝聃與第二伏擊，其中，并第三伏擊之。伏擊後，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束戎師。前後擊之，盡其

前者戎師大奔，在後駐軍不隱公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

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

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

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

偏，五入為伍，以車伍承彌縫，以五承偏之隙而彌

居前，以伍居後也。伍承彌縫，縫其闕漏也。此蓋魚

麗陣法。戰于緇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通旗

將之麾，執以為號令。左右二拒見旂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蔡衛陳皆奔，王卒

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

楚先求成于隨，軍於瑕以待之。隨令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

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

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

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

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

今之車
亦必
法此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三

此謂新王之新

何益鬪伯比曰以為後圖言今雖未行吾計少師後舉必墮吾計中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四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俱桓公管仲既相桓公語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于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內政五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于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

以為軍令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由是而隣封不敢窺荆楚莫敢承一匡天下者仲之教也齊師伐我曹劌請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俱莊公管仲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五

迷失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隨以歸晉侯圍曹門焉攻曹城門多死晉師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晉文公患其搖動軍心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曹人曹人死之令舍於曹師遷焉晉侯移師曹人人之墓為若將發塚者舍於曹墓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為其所棺而出之棺斂其尸而於晉師以免於晉師因其兇也晉師因曹而攻之於晉月丙午入曹晉伐楚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敦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

唐大... 勝宋老... 生本類

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樂枝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樂枝
使與曳柴而偽遁樂枝將下軍使衆曳柴揚塵作爲衆走楚師馳之
原軫卻秦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王收其卒而止
子玉見左右師皆敗故收兵而止故不敗

機在于先使鄭

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
韋先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商將獻牛于秦故以
先四韋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敵

之執政不明高亦不敢爲此非

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
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
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視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則速載厲兵
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言脯資餼牽已竭無以留秦師爲吾子之將行也

示知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
鹿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杞子即秦大夫戍鄭而牽鄭人北門之營
者謀泄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俱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六

秦晉代郡楚闕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
人過析隈入而繫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
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
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
邊以歸

楚人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
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郡蠻以叛楚麋
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七

於是楚人謹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以蠻夷不敢開申息之北門共叛故謀徙於阪高之難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
險地以避難
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
師心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
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自楚之廬邑以往伐庸
振廩同食振發倉廩上下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
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恣密戢黎官屬庸人囚之三宿而
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不如還復於句瀝之大師
且起王卒且起楚王之兵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

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冑所以

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人實逐之

裨儵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同

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乘庸不設備以伐之秦人巴人從楚

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俱文公

晉人伐鄭楚子救之登巢車巢車車上為憚者以望晉軍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王又問今皆聚會於中軍何也曰

武備志卷十九戰略考 春秋八

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王又問晉之將帥車右曰戰

禱也州犂言此將戰而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

伯州犂言此將戰而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

伯州犂言此將戰而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

伯州犂言此將戰而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

兵在其中軍皆在其王族而已王族之兵最精而巳請分具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從之

楚果敗成公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范宣子晉士甸也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曰吾知子敢匿情

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魯莒在齊

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子家以告公子家即析文子以范宣子之言告齊靈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言齊侯固無勇敢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

武備志卷十九戰略考 春秋九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

險斤侯也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晉雖所不至

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旆而疏陳之必疏建旌旗以使乘車

者左實右僞使軍中乘兵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建旆

與曳柴而從之與衆也衆曳柴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

鳥之聲樂鳥鳥得空營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

曰有斑馬之聲斑別也夜遁馬不齊師其遁叔向

告晉侯曰城上有鳥兵衆守城鳥不敢齊師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

以寒隧而殿殖綽郭最曰齊之勇士子殿國師謂

風沙衛言以齊之辱也子姑先乎謂風沙衛乃代

奄人殿國師且先行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風沙衛恨二千故殺馬

欲使晉十阻隘之地以塞其道

得之晉州綽及之及齊師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脰頸也兩矢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天子

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速言晉師行速略也言欲

其地無將退矣吾何懼馬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太子抽劍

武備志卷十九戰略考春秋 十

斷鞅在馬腹口鞅太子恐齊侯乃止

齊司馬穰苴景公時燕晉伐齊齊師敗績晏嬰薦

穰苴景公以為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

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

約曰旦日之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穰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

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

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

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騾以徇三軍乃閱士卒次

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

資糧饗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

勒兵病者皆求行爭自奮出為之赴戰晉師敗走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

武備志卷十九戰略考春秋 十一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子木遽以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

左師以遇五人不及子木吳人居其間吳人之師

之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墊隘慮水雨也言隘及

禽也若遇水雨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自請

私屬之卒必為吳獲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我克則

進我師若勝則進奔則亦視之我師若奔則亦視

乃可以免乃可以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

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逐之傳諸其軍吳送楚子疆等五人至其本軍簡師會之楚人先會合而擊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析公楚大夫晉人真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若多擊軍鼓鈞同其聲以夜軍之攻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令於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一

軍曰歸老幼歸家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乘林馬蓐食師陳焚次焚其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

者凡應歸者皆遣之行而逸楚囚得走逸欲楚知者楚師宵

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圍娶其女

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故惡之使行人子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城外乃舍于城外既聘將以衆逆將以兵入

從者請暉聽命欲于城外餘地為暉以聽楚人逆婦之命令尹命太宰

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闞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之氏也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而室圍布儿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言告祖父之廟而來逆婦若野賜之是委君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逆婦今不將不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備持大國而無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諸侯聞之莫不以懲戒使莫不憾者使諸侯莫不憾者追恨于楚距違鄭婚楚為可懲戒使莫不憾者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一

君命抗逆違棄楚君之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楚之命令有所壅塞塞不能行是懼不然敵邑鄭之館人之屬也守館舍人其

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違祖之祧廟而不使楚行婚禮乎伍舉知其

有備也請垂纜而入纜弓衣也垂以不無引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楚國以乘入鄭逆婦而出遂會於虢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險也以什

共車更增十人必克步兵多故困諸阨車每困又克今去直故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魏舒自乃

古人散 為步

以今為五、分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

徵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五人、今收去車更以五、
人為三伍、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
幸之人、倚恃荀吳之、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卒為
寵、不肯棄車即步卒、道既難于用、眾故臨時之、兩
百陳、互相救援、蓋以道既難于進退、如下文所云、兩
官制、為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如下文所云、兩
于前、名曰兩一也、伍於後、名曰伍二也、專為右角、
其右軍之陳、參為左角、名曰參四也、偏為前拒、前
拒之陳、名曰偏五也、誘之、為難合之陳、狄人笑之、
此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狄之至、狄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奔師於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子瑕即楚令

也、楚師燬、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軍之重吳公子

光曰、諸侯從于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

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

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

政、頓與許蔡三國楚令尹死、子瑕其師燬、帥賤多

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欲殺之、其真也主也、其真也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謂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
而誘、在軍之後列、若敦厚陳法、整齊行列、待之以整重而特之、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兵忌晦戰、此用晦、吳擊楚之不意也、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
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
人或奔或止、言不三國亂、三國爭之吳師擊之、三
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
與蔡頓、使奔許蔡頓三曰、吾君死矣、言胡沈之君已死矣、師
譟而從之、吳師鼓譟三國奔、許蔡頓同楚師大奔、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五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
莫適任患、莫肯為國若為三師以肆焉、肆猶勞也
軍以勞一師至、我以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敝、楚必罷敝於亟肆以罷之、亟數也
之使、數勞肆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斷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法可試
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官人百八十人、分為二隊、
以寵姬二人為隊長、武令之曰、前視吾心、左視左

婦人

手。右視右手。後視吾背。婦人曰。諾。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乃斬左右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如法。不敢出聲者。孫子報王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吳伐楚。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戰日之早

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楚瓦即子常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六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闔廬不許夫槩王

曰。所謂臣義而行之道。見義則為。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

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

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

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楚人。為食。吳人及

之。奔。楚師食而從之。楚走不暇食。故吳人敗諸雍

自濟擊中濟以奔其亂也

澁五戰即郢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攜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再往遺吳禽欲使吳師亂取之不動使

罪人三行。勾踐又使有罪當死屬劍於頸。而辭曰。二

君有治。言越吳二君有軍旅之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

不敢逃刑。敢歸死。敢自歸死於吳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師

怪其所為。皆往目而視之。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

句卒。句卒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

吳師大亂。遂敗之。俱哀公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七

武備志卷二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戰國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徃於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侵者三版。沈窳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跖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

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

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

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

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

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

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

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

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

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

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趙襄子至晉陽，視城郭府庫，謂張孟談曰：城完矣，

廩實矣，無矢奈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

垣皆以荻蒿，苦楚，齋之，其高至丈餘，發之則箇籬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二

不退則後之
遣子亦不足故
人謀故曰進退皆以國

為將之本

之勁也。襄子曰：矢足矣，銅少若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用之則有餘。銅矣。襄子曰：善。號令已具，城守已備。三國攻三月不下，孟談既破滅，智伯強固。趙宗廼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約謀趙。襄子懼，往見談，與之謀。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授臣，故吏以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談乃使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無恐。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三

魏將吳起為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龐涓仕魏，為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四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寵明日為

同學
法于里
谷于里
不信也

不可謂
武然也
專人只
須如也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五

鞅遣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官他。曰。告官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侯得而獻。

卽是入
亦不棄

正是敵
手

英雄必
出此着

恩然分
明非儂
從善獨
專人也

東周、東周立殺官他。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椽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六

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親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寒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拜。

齊前之
機同家

車乃生
奇劫本
庸耳

先以神
道設款
款此社
得行

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問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七

曰：吾惟懼燕人，則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

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秦圍闕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隘，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八

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

范雎說秦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攻楚，再開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

其乃生
奇劫也
庸耳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于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趙楚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為客卿與謀兵事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九

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願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明曰

秦王既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于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十

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齧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六日八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

虞卿

魏取之

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坑之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且暮日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鬪以死於趙過見其客侯生生日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日吾聞晉鄙兵符在王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十一

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讐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日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結人心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齧解圍走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十一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伴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

此中有妙處不然便信矣

秦多奇策時亦

李信

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秦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趙遂亡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楚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國 十三

翦謝病歸頓陽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頓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祖中而

雖說亦實

非竟以止擊其

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蕪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國 十四

武備志卷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一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之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御而

歸

後人不及

秦遣兵拒燒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旗幟為疑兵，而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息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寡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細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為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漢五年，韓信為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漢書大
度漢書
信先貴
其自意
而後加
增晚魏
武心請
故或其
竟稱其
必勝以
其其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
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謳謳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刳敵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
其將相又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三

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
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
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與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
得信晚遂聽信計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河關
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
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
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
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四

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闖其鋒不可當今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
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闖退不得還野無所掠
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
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
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
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

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
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
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
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
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武○備○志○卷○二○十○一戰略考 西漢 五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
地○則○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
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
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
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
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
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
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

當廣
從初立
人無固
志故此
者與妙
人不可
不知時

若問出
入雖八

萬金無
益也

此策亦
甚淺明
本義耳

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其○
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
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
從○風○而○靡○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
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
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
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武○備○志○卷○二○十○一戰略考 西漢 六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
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
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
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
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
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
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

蘇張之道
流正不
欲天下
安謐耳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與大王籌之曰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七

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間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至要足
此語

下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八

印楚圍榮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榮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

楚漢王復軍成臯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
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
耳韓信未起即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
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日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
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考 西漢 九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
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
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城臯戒
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
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刎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

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
食少乃為高狙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
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
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
禍耳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
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考 西漢 十

今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
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
且不聽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
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
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
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
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
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一言賢
千十萬

此亦奇
士惜水
其名

漢王嘗
真欲歸
哉欲待
人一勤
見也
負約耳

漢王於榮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韓信為齊王召其兵使擊楚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十一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軍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又進兵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

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十一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

往。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其兵以爭利。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

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十三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買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豨布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激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十四

今人每說分也言當思此

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俱高帝。

武備志卷二十一

武備志卷二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二終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疆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元昊得此意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其得絮縵以馳草棘中皆裂故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俱文帝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鄼寄擊趙樂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灑阨阨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灑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陔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

兩說而不用天也

漢武據夷與天子中華雄也而其略不繁見於胡人無用略也亦記也未詳也

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三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景帝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再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去武帝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

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于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略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四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昭帝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聚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鞏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五

以聞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比聞匈

古今夷狄如此

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輪老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六

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食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社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七

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開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開。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豈日全
至此誠
不可解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疆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開。以解其謀。臣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八

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開解仇。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寔多。誅之用力

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千萬餘頭車數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

武備志卷二十一 職略考 西漢二 九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卬

璽書 詔個人 不忍

謝國者 不可不

原此言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武備志卷二十一 職略考 西漢二 十

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交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人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隄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入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十一

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千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羗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爲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十一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走散，饑凍叛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虜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在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十一

程千吉 吳一

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絲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猶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俱宣帝。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十四

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歛，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願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始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鄧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五

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此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

快心人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

三十里止營鄧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單于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吏士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二

五

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俱元帝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鄧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卒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俱成帝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十七

武備志卷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一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畧考 東漢

十

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

發而勇

以少破衆必用此法

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
 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
 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柵撞城積弩亂發矢
 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
 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關宜使得逸出以
 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鄧安陵悉發諸營兵諸將
 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
 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
 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略考 東漢一 二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泄川盛溢虎豹皆戰
 戰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殺其軍
 實輜重不可勝筭
 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於
 鄴光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
 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
 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
 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窺其
 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略考 東漢一 三

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
 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
 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
 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
 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勑
 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
 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
 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乃天下
 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
 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
 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起兵薊中反應王郎
 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婁亭
 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

非遂知
大意所
謂莫萬
於一

凡千石
下猶使
人汗下
者必名
守也

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噓
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
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
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官遇大風
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
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
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
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要考 東漢一

四

形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
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
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積
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
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
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
于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脩縣得精兵四千
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

非傳已
也後終
於不終

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于都兵有萬衆從東方
來擊請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
人據昌城耿純率示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
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衆稍合至萬人
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
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時真定王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
之因納揚甥郭氏為夫人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
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要考 東漢二

五

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
何憂無主衆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
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
所得遂散敗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
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
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
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少不得

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請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光武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誦毀文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書考 東漢

六

以此路
本甚
深仇耳

光武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上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本管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狗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書考 東漢

七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郟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土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

忠義

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且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武備志卷二十三 嚴畧考 東漢一 八

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

武備志卷二十三 嚴畧考 東漢一 九

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防果執愔歸罪。」大司馬吳漢率建成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逐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赤眉餘

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且大陳兵馬臨雒

武備志卷二十三 職異考 東漢 十

孔明之待高爽

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

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率驍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管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暴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

武備志卷二十三 職異考 東漢 十一

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使長而使人守城中百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

董憲聞賁休以蘭陵降自郟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休帝勅曰可直往擣剋則蘭陵自解延

等以貴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剡帝讓之曰間欲先赴剡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剡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貴休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考 東漢 十一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後漢開 共諸將 命願伏 公

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亾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考 東漢 十三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洵懼費敢悉眾亾歸張步弇復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一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

此非家
人所難
也

只是疲
乏耳

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
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
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會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
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
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扳板臨菑即西安孤與劇
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眾亾歸劇會
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
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捨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畧考 東漢一

十四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
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
萬至臨菑大城東攻會於是會先出菑水上與重
異遇會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
直攻會營與劉歆等合戰會視歆等鋒交乃自引
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會明
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會為步所攻自往救
之未至陳俊謂會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管休士以

正為疲
勞之後
官亦非
博識深
以京名

須上來會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
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
復大破之會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
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
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會曰昔韓信破歷
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
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會復追張步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畧考 東漢一

十五

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
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會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
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既負無可言者帝遣使
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請耿會
軍門肉袒降會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
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繫所在獄詔皆赦
之封步為安丘侯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諸將與戰大敗而
還帝詔耿會軍漆馮異軍拘邑奈遵軍汧吳漢等

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一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勝而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壓境忸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書 東漢

十六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以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奔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

囂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

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

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

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眾所從

道徑往來分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

且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郡太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書 東漢

東漢

十七

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

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

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使王遵

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

二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

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延圍

上邽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

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

非真主不能為此言

遣糧食日少，吏士披後，逃亾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賴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書考 東漢一 十九

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諄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

鈞船是良法以易焚之也却被反焚不可不知

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行浮橋，而攢柱者反把鈞，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書考 東漢一 十九

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官、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官將降卒五

攻
破
持
故
古
今
破
蜀
首
多
由
關
道

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候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叛。郡邑後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器考 東漢一

二十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狹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官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管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以
大
衆
攻
尚
則
易
破
以
備
師
據
高
故
漢
得
將
帥
就
之
成
王
敗
賊
只
觀
着
數
豈
盡
出
天
命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適當，值其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器考 東漢一

二十一

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適當，值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

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臧官與吳漢會於成都。

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

中大夫臧官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

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

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囚者。但外圍急不得

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

帝然之。即勅官撤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拔原武。斬

臣鎮等。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畧考

東漢一

五十一

臧官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成任

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

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

輸車數百乘至。官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轉出

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

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陳兵大

會擊牛醴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俱光武

武備志卷二十三

武備志卷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 二終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

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

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

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

故也。明者觀其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武備志卷二十四 戰畧考

東漢二

一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

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

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

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

功成自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

於今日從事文俗吏。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起。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心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

武備志卷二十四 漢書考 東漢二

二

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真。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真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真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真。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

起亦壯士義然
當是時漢威德最著故順風而呼耳志而操會非難

嗣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武備志卷二十四 漢書考 東漢二

三

北匈奴大人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徬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管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劍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俱明帝。隴西太守張紆征羌。屢叛。公卿舉故張掖太守。

鄧謨代張紆為獲羗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下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羗胡相攻，將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羗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驅羗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畧考 東漢二

加

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首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草帝

班超發于真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伴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徹于真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為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俱和帝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畧考 東漢二

五

鄧騭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大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亾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臬斷天下右臂，此

三科並奇

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爲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

武備志卷二十四

戰畧考 東漢二

六

此時馬價甚貴

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羗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抄徼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師，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卽二十入共馬之意

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

武備志卷二十四

戰畧考 東漢三

七

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變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亾，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俱安帝

侍御史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常計精
充國論
軍粟太
多以此
觀之漢
法如界
可惟也

計國者
不可不
備其言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入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凶者

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致嶺南不復堪鬪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

日乃到計入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

馬之食設軍所在死凶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

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

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起萬

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武備志卷二十四 魏書考 東漢三 八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

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

效州郡可任之險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

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目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

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

議卽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

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漢威亦
漢威亦
漢威亦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民築起府寺嶺外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

團美稜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

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

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孤

疑龜坐免大將軍王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

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

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武備志卷二十四 魏書考 東漢三 九

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志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

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管固守以待其

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

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俱順帝

荆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

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

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

富莫有圖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
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
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責咎因
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
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
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
平之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考 東漢三

十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類僞退設伏

虜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

中郎將張奐安坐帷中誦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

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俱桓帝

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

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

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

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

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西河諸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

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

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

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

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

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返本土伏計永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考 東漢三

十一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

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

不暫安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帝許之類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

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熲乃令

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於左

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

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

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

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

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

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眾難盡宜以恩

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

眾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

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警言

奐遂猜恨言先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傷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畧考 東漢二

十一

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及覆攻剽發塚禍

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

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

事眾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

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郡

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雜居是

猶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

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

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謁者馮禪說

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

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眾東奔射

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

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

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二千人上東山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畧考 東漢二

十三

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

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

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人分置安定漢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

戶頰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

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參漢山
原之法
可法

車專殼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斬數萬梟其渠帥郡縣以清

皇甫嵩與朱雋共討頰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多寡今則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火縱燒必大驚亂吾出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考 東漢二

十四

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救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眾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皇甫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於所嚮輒捷

下占不易之論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超弘為帥眾十餘萬據宛城朱雋圍之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武備志卷四十三 職考 東漢二

十五

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賞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斬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

亦非和
人

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

武備志卷二十四 戰畧考 東漢二

十六

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竟敗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傳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

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去羣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馬勝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

武備志卷二十四 戰畧考 東漢二

十七

擊之全勝之道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俱靈帝

武備志卷二十四

武備志卷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半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為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夷也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孫堅起兵與官屬會飲於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此時表尚有十七名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

從治北是扼北第一要

爲人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爲患今焚燒官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并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

琴人

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初何進遣張揚募兵并州會進敗揚留上黨有眾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

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

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武備志卷二十五 職考 三國

三

有遺讓經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其罪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諲因說馥舉冀州以讓紹馥性惟怯然諲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居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即韓信 登壇孔 明出廣 數語乃 操圖焉 之本也 焉得不 刻木而 哭之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絕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

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眾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

東武陽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

武備志卷二十五 職考 三國

四

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橋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眾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

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為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

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兖州刺史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再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五

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官縱橫一時也

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為兖州牧或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官欲自將取東阿又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六

使汎疑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窟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汎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

相擊時亦有略

人不可
以無佐
良之鎖
印星之
留來俱
緊關者
也

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七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鄆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此語更妙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八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

請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悅

宋治乃開吳第

孫堅舊將丹陽宋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舅討橫江橫江援因援本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

武備志卷二十五 嚴駱考 三國

九

神江南之本

騎數十匹行收兵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援之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伍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

要者

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武備志卷二十五 嚴駱考 三國

十

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典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拔之勳窮

感遂奔曹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選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十一

魏定鼎
緊關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乘權袁術取給蒲贏眾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

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

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卹念之形於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十一

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眾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亦曰不

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東侵關中西亂羗胡南誘蜀溪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十三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直與協策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壘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古今一習人也

宜陵太守令陰令部眾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十四

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暹奉大喜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

操嘗感
人何自
愚也

紹之敗
失此一
着耳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張繡於穰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

武備志卷二十五 職略考 三國一

十五

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遇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

打
之多也

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

武備志卷二十五 職略考 三國一

十六

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官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

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損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為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眾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 七

主主袁則軍無奮意陳官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一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官高順率其眾降布登白門樓兵縛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管河南益作舟船

緹條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處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強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聞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 十八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

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

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

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

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

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

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

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

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為部曲郡縣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九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迭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

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

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

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

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

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武備志卷二十五

武備志卷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二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劉備

共事謀洩操殺承等夷三族備北侵至鄴操遣李

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

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

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一

屢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操欲自討

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

而棄之東紹乘吾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

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

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

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

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

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

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

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兵黎陽祖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十一

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祖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

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三

袁紹軍楊武祖授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

此者高

英雄相
對可笑
可駭

漢在榮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
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盡地而守之。
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
淳于瓊等將兵送之。祖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
以絕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
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
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考 三四二

四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
攸怒。遂犇操。操聞其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
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
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
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
之不實也。操口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
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
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
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

此非負
圖之位
何以坑
毒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拖束薪
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
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
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
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獲。若
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
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
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
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考 三四二

五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
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
餘人。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
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
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
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
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
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

亦自老成上是矣語只爲權盡耳

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圖二

六

較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之，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立相，伴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

如此光景尚以詳說之文迫其理而不遺其意也

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戎，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圖二

七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間信，與人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蟻，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

武備志卷二十六 魏略考 三國二

八

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正月，曹操濟河，遏其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為土山地道以攻

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壘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濟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憤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乎？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殺夜持幡出降。孚隨草出矣。

武備志卷二十六 魏略考 三國二

九

奔中山，操殺配，哭祀紹墓，慰其妻，還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兖州。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

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收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

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

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權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人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權高嬰為牙門

武備志卷二十六 職略考 三國二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即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請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

女三州之本

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

武備志卷二十六 職略考 三國二

也且袁紹有恩於諸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異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潭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

為此今者正欲索一業士耳

蓋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
 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
 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眾為
 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
 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
 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
 與虜遇縱兵擊之虜眾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
 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一 十一
 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
 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
 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
 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哀操義而舉之時
 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
 為糧鑿地二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
 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諸君
 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為
 平侯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正謂水後亦不能開耳

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
 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
 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瑯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
 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務識時務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麗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
 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一 十三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
 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
 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與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郵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十四

羽飛乃止
 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管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

祖算先人也

權亦不

行

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息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把守沔口大繼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十五

擊石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泉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屯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

取諸無益于事非真迂也

操亦不易獲然

有此着亦可阻其附

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
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
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衆餘
十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披甲者
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爲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
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圖二

十六

獲也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
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
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
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
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請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挺身曰
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
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劉琦衆萬餘人俱

到夏口

成權霸
崇者肅
之此者
也權後
反以爲
肅病功
名忠義
亦難居
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
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
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
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
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
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圖一

十七

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
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慇懃
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
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
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
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
亮兄瑾也爲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
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
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效在二

亦是集
雄人語

妙在士
歸一句

動
隨打

英雄

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
 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
 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
 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
 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死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
 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
 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以當
 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
 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
 敝間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
 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十九

劉到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
 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
 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
 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軍蒙衝鬪艦水陸俱下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
 大計不如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迎於
 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
 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
 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
 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
 吏卒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
 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
 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
 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十九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武備志卷二十六 魏略考 三國一 干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領妻子深失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

武備志卷二十六 魏略考 三國一 干

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過泥潭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躡藉

馬亦不多自足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考 三國二

五

增形勢正見得勝不在大小

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

乎當機

吳丹陽黠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為新都郡齊為太守

武備志卷二十六

武備志卷二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三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楊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考 三國三

一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法 漢李可 張魯之 下終今 所言又 如此真 若十也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舍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餘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
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
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
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
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
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
楮扶操土船船工中流矢死楮左手舉鞍蔽操右
手刺船校尉丁裴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
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追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考 三十三

二

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
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
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
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
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
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
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
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曹公
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
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
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
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
必引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
恣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
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
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
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願言許之使不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考 三十三

三

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
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
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
雖多莫適為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
屯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州里
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
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

此雖爲備亦未爲兩球也璋說操敵說即內難亦所不免也

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伴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薄黃雄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

武備志卷二十七 三國志 四

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自是素懷

此若光王勝於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諸浩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武備志卷二十七 三國志 五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兩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心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要考

三十三

六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并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禪公安盡歸其財物佩

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為軍師法正為蜀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要考

三十三

七

宅分賜請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為梓潼太守操至陽平攻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

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
 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
 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
 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
 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
 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
 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武備志卷二十七

三國

八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
 謂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
 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悌發函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
 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進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
 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且陷陣衝壘
 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
 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打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
 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
 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
 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
 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
 武備志卷二十七

武備志卷二十七

三國

九

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
 也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
 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
 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
 今兼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
 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
 敵專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
 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辨未歸
 則其即
 和必有
 付託望
 則之言
 是是光
 魚却瑞
 不也法
 正亦歸
 不也司

馬中
魏亦不
復言兵
濼殺劉
驛耳

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辦操遣曹
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
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
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
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
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
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
襲收斂卒推郃為軍主眾心乃定

武備志卷二十七

馬中

三十一

十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
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
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
突其陣且闕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
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
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
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
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
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氏五萬餘落
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
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
蒙過鄱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

武備志卷二十七

馬中

三十一

十一

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
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
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
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
鄱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
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
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
其不可恃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

從登真
似讀書
人北阿
蒙乃真
讀書者
也

有心人

之守尚能稽延日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
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
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間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
之為陳福福元之見普其宜蒙意普懼而聽之元
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
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
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
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武備志卷二十七

魏書

三

十一

日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
曹仁於樊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
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
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
壯而水浸盛更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
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
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眾恟懼或曰可及圍未
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違別將已在郊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遂
進者恐吾軍荷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
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及沈白馬與軍盟普
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絕
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
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
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為水所

武備志卷二十七

魏書

三

十三

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舉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國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
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
為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
君臣於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為者固多事即許亦無用權妹不歸備耶

若陸遜不為此言蒙將為誰

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標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

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考 三十一 十四

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壤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言

虞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為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為糜與操請以討羽自効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為難不少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考 三十一 十五

固必不速退操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坡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艤艘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壕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勢在射羽屯中更似虛聲益其猶豫

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耳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標關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武備志卷二十七 魏略考 三國三 十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關心從事樊仙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外人告白也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倘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為南陽太守遜為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千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

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曹操欲徙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俱漢獻帝

武備志卷二十七 魏略考 三國三 十七

帝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于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裂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船溜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

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為怯帝遂自狼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武備志卷二十七 魏書考 三十三 十八

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士崩瓦解

為遜所
固不足
為耻焉
空所陔
耳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武備志卷二十七 魏書考 三十三 十九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息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繞五千入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勵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不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不即詔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略考 三圖三 手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之道引去僅而復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揀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俱後漢昭烈

正謂不非二章

武備志卷二十七

武備志卷二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 四終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

不如此不得永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圖四

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

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令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遇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武備志卷二十八戰略考 三國四
險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魏孟達初為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慮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擒達。」

不知感 解時已 省許多 川子矣

此言深 有味習 者不可 不思

此若利 警較然 乘此不 過五千 士耳何 遂以危 而不從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殺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

武備志卷二十八戰略考 三國四

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

妙在無 則

無名之
上進能
則亮天
上人不可
量如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謾參軍事每與
 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
 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
 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
 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
 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
 諫謾謾不能用及敗眾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
 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
 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請自貶三等
 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
 郝昭不下昭兵纔十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
 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
 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
 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
 又為地穴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
 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
 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考 三圖四 四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華
 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
 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
 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
 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救祈山張郃欲分
 兵駐雍郡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
 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
 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祈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
 淮等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
 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
 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
 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
 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
 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
 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
 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考 三圖四 五

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審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勅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河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至是體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十四

六

氣康強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况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常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

而斷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切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眾中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十四

七

微

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威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為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

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涇漢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犯焉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蒲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資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惶怖遁走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圖四

八

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廩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廩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魏邏者

魏家
代知兵
孫載明
治又曉
其父

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左催人種蒔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圖四

九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廩使衛尉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八月亮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關中多疾。懿使軍士三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履。前行。疾藜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者或以為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任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北。其窠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

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為之。是以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一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鈎衝。晝夜攻之。天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

四千里而伐人而反他于城中其時魏深可想

柝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

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三公

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

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

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

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

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而縛此為決就死矣不

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

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

觀

魏欲廣田畜穀于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

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

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

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

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

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

古今也
山多獲
水有甚
於此者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一

亦以其
地肥耳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
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
食有儲而無水害

夏侯
曹本二

如疑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
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
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

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

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

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執多張旗幟彌亘

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

敏詣禕別求共圍葦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

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

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欽守之

聚羌胡質在侵偏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

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

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

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三

不必人
而自

還路淮從之進軍兆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領兵馬頗為邊害而與北舊

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

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

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

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

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

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稀歸荊州刺史王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四四

十四

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緇為橋度水擊吳軍

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

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

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

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

千口

魏王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

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

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

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

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

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

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四四

十五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戰相遠羅

洛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眾臨巨險以徼功先戰

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策差完牢可

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

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

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佃

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

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

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昶等三道起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覓釜刀盾保身緣塘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六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籍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師未出軍曾諫伐吳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愧悅

吳諸葛恪人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七

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

其言阻 疎難以 獄人畢 人何大 意也

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而怨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國四 十九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眾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帥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

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賈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

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其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勅基停駐。基曰：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國四 十九

儉等詐謀已露，眾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灑水。閏月，次灑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

此說亦與

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為其子壽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壽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齒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壽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壽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二十

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二十一

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大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冀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賊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

大臣如
此矣

六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
不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
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
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
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
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
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
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

魏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國四 五十三

祈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
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
破之死者甚眾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
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計遣長
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
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次等與文
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眾因山乘
險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
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為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
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壘甚峻擊

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
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使
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遺綝既不

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國四 五十三

能援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
縱反間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
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將班焦彘誕謀上也言於
誕曰宜及眾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
全坐守死無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彘踰城出降
全懌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
懌等說吳因懌等不能拔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
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眾出降文欽教諸葛誕
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眾欽欲盡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

殺欽欽子鶯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

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

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

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關內

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

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

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

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五十四

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

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會

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

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

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

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

之昭欲遣諸軍因擊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

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

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則慮

昭能為
此言帝
之可也

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修備設虞

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

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

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

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

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

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五十五

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

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

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

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

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曩

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

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

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

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
以西行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
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

會本建
五持空
虛之策
顧中變
而為艾
所用耶

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
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
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
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
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國四

二十六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
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
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
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
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琊王瞻
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
父子荷國重恩不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
策馬冒陳而死

高田人
二等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

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
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
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

伐之如反掌耳而眾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
智勇俱竭強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會意與人
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
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
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國四

二十七

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勅會助艾不
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
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
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
料俱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
鍾離牧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西
陽郡中震懼朝吏以為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
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

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
勢○也○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
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荆○
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祐○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
之○抗○勅○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溪○至○于○故○市○內○以○
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
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
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壬九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
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祐○
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
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
若○進○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
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過○水○以○絕○寇○
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
卽○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
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

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史○知○吾○虛○實○吾○
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
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
遁○抗○欲○追○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
將○追○者○肇○衆○洵○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
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俱○晉○武○
帝○附○入○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壬九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一

晉王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奏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考

晉一

一

輒召設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請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祜如此
善飲便
可不勞
而服也
對羊耳

世更
要者

所謂
在外
之可也
行于末

江大鑑
維少此
計本出

成樂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考

晉一

二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吉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降之，預與眾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
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
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
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
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
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
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
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
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三

悌敗死楊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
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
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
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
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
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
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
詔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
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

惲已免
各四字
看破于
心者

大官哉

此法未
已不傳
近世始
有得之
者實可
謂千古

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
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
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
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
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
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
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四

曰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
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
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棟
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
率其眾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眾萬騎或乘險
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圖作扁箱
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
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眾歸

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俱武帝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

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

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言於父曰：「劉沈忠義果毅，武備志卷二十九戰略考 晉 五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顯，顯窘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趨長安。惠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匹碑、文鸯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甲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

以快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春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春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勒殺之。勒曰：「遼西鮮甲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春引歸。王昌亦還。萇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張

鮮甲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

武備志卷二十九戰略考 晉 六

或亦此
深至此
爾為甚
耶

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
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
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
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
自劾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
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
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
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末正欲奉戴我耳敢言
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考 晉一 七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
巷浚始懼勒升其廳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
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
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
乎即送襄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
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
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
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

以身免 俱感帝

鄭攀杜會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
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
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會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
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
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
酒飲之較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會兵未至三十
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敗訪夜追
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考 晉一 八

本意且
是以遊
待勞

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
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
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饑以
為逃士眾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亦所以

擊獲之豹宵遁。逃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逃鎮雍

兵後趙鎮戍歸逃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

攻擊。逃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逃節度。詔加

逃鎮西將軍。逃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

桑。撫約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

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

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逃練兵積穀。

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逃修

武備。志卷二十九 魏略考 晉一 九

祖父基置守冢二家。因與逃書求通使。及互市。逃

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逃牙門童建降於

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

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逃皆不納。禁

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

等固諫。勒大怒。拔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

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

百日不克。師老卒息。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

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

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

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

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

自統步騎濟。自大喝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

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見

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

兼行。出于恐警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武備志卷二十九 魏略考 晉一 十

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

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

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

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貫甲冑。出闔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

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
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
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
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
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河北城
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
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水獵引將佐語之曰
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十一

十一

如此方
謂之謀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
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
資於此矣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
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必不設
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
蠡翰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
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

道平闊南道險陝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
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
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
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
翰及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
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
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釗
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入凡都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十一

十一

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
不足戍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
鳩集救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屍囚其主母
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
也皝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
都城而還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
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
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難

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齋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刃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十三

分舍處
俱有至
理俱有
似是而
非之語
是証智
者耳

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齋○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敗○趙○麻○秋○攻○抱○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壘○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

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涓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魏王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十四

人憚之恪巡陳論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

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為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

形勢亦解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眾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灊上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十五

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親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虱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

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

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溫之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十六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眾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墻深塹以守之龕嬰

有仁人之心方可為大將

觀延
出料谷

城自守樵米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俱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却超曰
 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
 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
 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
 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
 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
 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
 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十七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
 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
 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瀨則陛下大事去矣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
 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
 騎三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
 以溫聲勢似能有為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
 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夫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
 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
 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
 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邲
 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
 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
 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
 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
 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十八

即與善
生諫令
人同意
蓋失得

不反

此非人所及唯于溫宜然所謂知彼也

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整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

王猛伐燕聞燕兵之衆謂郗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

雖非擊將之正亦可謂戶

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大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俱帝奕

武備志卷二十九

武備志卷二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二終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榷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武備志卷三十

不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無心被獲及似奇策故曰其機備無

已奪氣可逐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

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

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

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

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

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武備志卷三十 戰考 晉 二

應不可復止

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茂

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

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陳欲以帥退者

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

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列人已起兵矣慕容

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

鄆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

有阿一策而分勝負皆此類

塵亦有與色其軍可知矣故一

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

推農為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

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

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

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

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

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

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

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

武備志卷三十 戰考 晉 三

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

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

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

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

無能為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

壯士四百勝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

越

秦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秦將姪當成於杏城

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苻欲自擊之羣

歸長子

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夜遁。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

武備志卷三十

魏書考 晉三

六

此見亦不

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陸遂曰：「魏多騎兵，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先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

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

深明子九地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眾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眾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儀果疲敗。涼王光以西秦主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眾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

武備志卷三十

魏書考 晉二

七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曰：「乾歸眾潰，奔城紀矣。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俱孝武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

大軍繼後以禦興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不可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

武備志卷三十 八

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代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鈎取為薪平糧竭矣晝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死餘眾二萬餘人皆就禽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珪乘勝進攻蒲坂劉裕從徐克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景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達參軍使殺達據歷陽弘達皆玄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詣服稱救史居前徒眾隨

此為最難者

此計甚拙

可稱

不負桓

之入斬桓修孟景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景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景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武備志卷三十 九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

謀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請軍一時奔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
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繫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
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
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
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
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

知已知
微不欲
遂其家
然也

武備志卷三十 戰考 晉二 十

嗣于關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
諸城秦王典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
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瑯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
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
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
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

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
海而南絕其糧道救段暉帥兖州之衆緣山東下
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
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
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
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
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
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躁之何憂不克桂林

廣固
不
天
裕信也

武備志卷三十 戰考 晉二 十一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
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
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
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
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
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
志餘糧棲斲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
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
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
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
出戰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
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
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
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眾兵奮擊大敗之斬暉
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
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
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

武備志卷三十 戰事考 晉三

十一

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
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
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
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
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
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範
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
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
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此明白
請若死
社稷耳

二子同
舉大事
此若便
分君臣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
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
固未拔羌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
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
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
日久矣羗見伐齊殆將內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耶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
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武備志卷三十 戰事考 晉三

十三

以劉裕難與為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
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
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
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
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矣循
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
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
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陵豫章皆陷之道
真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賢才備
陳成耳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
事封融為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
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
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
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
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
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浮子拳捷善鬪宜
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不
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武備志卷三十 魏晉考 晉一

十四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
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
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
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
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
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為循
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
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
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

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俗
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謂虛實且一處失
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適宜應赴既令彼
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輦集徐更論耳時
劉毅新敗人情恟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
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
二丈孟景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
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
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武備志卷三十 魏晉考 晉一

十五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景固請不已裕曰今重
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
動便自土崩瓦解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
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
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
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水活也景甚請死裕
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景乃抗表曰臣替北伐
之計使任 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
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

魏晉考 晉一
無亦
中後
清心

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岨此處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功循曰大軍未至孟景望風而自焚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

武備志卷三十

魏書

十一

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岨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岨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桓謙為荊州刺史使帥眾

二萬寇荊州秦王與遣將軍荀林帥兵會之謙於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木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

武備志卷三十

魏書

十一

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
徐道覆帥眾三萬趣江陵奄至歸冢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敵疆眾少不應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廼服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

魏晉人
知
我
智
方
川
此
三
劉
注

帥眾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鐘等伐蜀真裕之妻弟位居靈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

武備志卷三十 魏晉考 卅一 十八

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岷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武備志卷三十 魏晉考 卅一 十九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岷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且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

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心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岍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碣磧。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肱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岍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監一白牝，裕先命朱超、石戒嚴、眊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鏡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簿千。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閬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眾寡不敵，止

武備志卷三十 魏書 二十一

聖之元地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灊上。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岍。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以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官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

武備志卷三十 魏書 二十一

魏王請壘門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關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

武備志卷三十

魏書

三十一

在網罟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璜帥騎二萬向

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俱安帝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疊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李歆欲乘虛襲之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已克浩疊將進攻黃峪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見殺恭帝

武備志卷三十

武備志卷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宋

魏主開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

一

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管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初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二一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擁車以攻城夔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大麻繩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俱帝景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侯督諸軍鎮大磧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二一

明此方

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四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徼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五

遂收衆偽遁，引而蔽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猗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徵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枝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兵，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常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于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解頡曰今斂諸將所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 宋 十六

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賊屬虜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追必不免乃散其眾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登山指揮若分部軍眾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闕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 宋 七

家力不能制夏則撤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骸散狂馬護北死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主至漢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乘然至粟水，乘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乘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草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軍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略考 宋

八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勃連可汗。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

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略考 宋

九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辱，惟當見強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魏主欲討北涼，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

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
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
意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
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
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
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
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
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
遊晏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

武備志卷三十一 職略考 宋

十

懷中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
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
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
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
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梁州之畜
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
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
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
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

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
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
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
言魏主從之

得於實
卷之三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為四道
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滌曰賊營
塵盛其眾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見曰
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管上而有此塵乎魏主

武備志卷三十一 職略考 宋

十一

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
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
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見謀之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
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
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
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
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

通乎融
鬼

尾不能掉。今吳管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考 宋

十一

魏叛民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僭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爲內都大官，會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管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考 宋

十三

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山發天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于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

治蠻者
善手賊
勦今古
皆然

管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敗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管戶。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駒於衝車之端，以牽樓。環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暉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十四

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叅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惟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宋主書曰：「我今不癡，復非苻堅曩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

不語地 荆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管伎，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為我有哉。

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裘。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宋師遁還。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十五

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

勝生 勝生 勝生

古今皆 如此

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爲患。若以質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十六

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問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卽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先是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敘民入城。諸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城。胡死。滅并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十七

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壘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廩

本有實况非作

沛城都
大軍在
來有限
爭

相貽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
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
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
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
知轉禍為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
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
擊以羈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繼桶
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
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十九

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
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
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
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
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
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露板璞
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俱文帝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謐守團
城與肥城糜溝坦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
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黈範曰輕軍深入豈
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團將不為
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
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為軍賞範
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
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
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
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十九

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
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
不足定也遂取坦苗糜溝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咸
震齊土
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據胸山道成以
為戍主胸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
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
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
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

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燬
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
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
祖亦自彭城犇胸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

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
稱楊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
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
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
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二十一

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
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
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求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
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
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
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
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
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
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

遂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
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驪戰殺
道隆劭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
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
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
已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
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
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
帝付托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三十一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
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立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
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
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僞出北門迴城東大營殺千
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
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
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

檄朝廷洵懼初道成以世子順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願為左衛將軍願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願行至尋陽眾欲倍道趨建康願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北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考

三二

小事難之苟眾心齊一江心皆城陞也願乃奉晉熙王燮鎮溢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

斯見略
同何其
溪也

武備志卷三十一

武備志卷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齊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杲為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杲復歸魏魏梁郡王嘉與劉杲攻壽陽將戰杲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

武備志卷三十二

魏書考

齊

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

一標堰
水別石
如處

魏師退走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相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間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武備志卷三十一戰略考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關一塵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

齊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

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武備志卷三十一戰略考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秦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以爲詐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甚乞為恒州魏主為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順為主順偽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為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強為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勅

武備志卷三十三

四

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魏荆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

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管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起淮水既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成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武備志卷三十三

五

諸楚王成命填外塹夜伏戰士一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俾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

此救圖
妙看也

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均口馮道根曰均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管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武備志卷三十二 戰略考 齊

六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指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至是勰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俱帝驚

武備志卷三十二

武備志卷三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墮遠斥埃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梁

一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楊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岘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遲疑，獻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叔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獻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眾五萬奄至，眾懼請奏益兵。獻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眾也？遂擊破之。獻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獻怒，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擊堤，獻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獻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獻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獻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武備志卷三十三 東漢考 梁

一東末
寫非也
口未當
其時耳

呂苟兒帥眾十餘萬圍逼泰州，元麗擊破降之。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窺，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勅昌義之為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奏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

武備志卷三十三 東漢考 梁

不備。武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眾負土填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走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壘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四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王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壘洲

飛橋太公遺法

吳晉書

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馮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眾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五

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此一奇
也不可
不法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妙臺節度諸軍，平至峽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使義之救峽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榛竹為緇，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輓，輓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六

城祖悅出降斬之。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

大將器

梁領軍曹仲宗直閭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管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眾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還與諸將連營而進。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七

魏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魏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為人使，安得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魏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堆壁，命

平常舉
止送入
神妙

送降者各還村。侯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
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
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
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
俱請降，稚遂克潼關。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
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溢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
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
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一

八

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
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多置袖棒一枝，置馬側。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殺，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
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
餘衆悉降。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
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
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
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

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
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
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
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侯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
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攻之不勝，固
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
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督，以岳及侯莫
陳悅為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一

九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為岐
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
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
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
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
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
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
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
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覬者縱之。醜奴信之。散眾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

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留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馬搆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逼留步蕃。武備志卷三十 魏略考 卷一

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請歡宴飲。初葛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真奸雄亦真英雄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今乃遣牙陽曲川軍士。蒸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請令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因輕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武備志卷三十三 魏略考 卷一 十一

不歡佳者方為英雄

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管，復召歡，歡將請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眾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武備志卷三十三 職考 十一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武備志卷三十三

武備志卷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 二終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號慟，歡乃諭之。

武備志卷三十四 職考 十一

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為天下笑。」眾皆頓頽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

奧地更
奇於望
馬

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勅勒酋長也嘗為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奧地知軍遠近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以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樂二

二一

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遂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衆強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紹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

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以為必死選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

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樂二

五三

若依此
兼歡難
雄不能
一特即
遲

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為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

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急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

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
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
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眾皆不敢動而悅
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未
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
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
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
哀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
擒之眾以為悅已有賀拔之眾圖之實難願且留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考

四

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
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
君不早赴眾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
平涼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
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
舉城降悅軍潰繼死泰入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
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
孫定兒不下有眾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纛
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日出召大軍城中
皆懾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
移檄謂宇文泰舛斯椿為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
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
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
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
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
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
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考

五

三十八

奚武亦以為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
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天軍攻蒲坂
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
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
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
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
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
擊破之士眾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

另定兩
人情性

萬出河南特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赦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琰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赦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朔謂魏刺史王羆曰何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考 卷三

六

三

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

之兵遂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管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考 卷三

七

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闢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種世新
殺天都
沐于此

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
 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
 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
 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
 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
 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
 任祥攻潁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
 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
 不敢進合攻潁川城必危矣今進據潁川有城可
 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
 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
 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
 寬患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偽作與
 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為落燼燒迹若火其書者還
 令謀人送與琛管管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
 不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隋灑遂清王思
 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卷二

八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
 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
 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
 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
 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
 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無水汲於汾歡
 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
 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
 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
 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縱
 布為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
 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
 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
 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
 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卷二

九

一攻一守
守十五
之師

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
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
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
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
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
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
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其堡以避之測至皆令
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十一

禦勝制
掠可法

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
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
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
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
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
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
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為東南
道行臺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帥眾
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
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
起諸將皆不敢出交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
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
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
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
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
之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為所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十一

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疋
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
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
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
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
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
射之景謂光曰爾求生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

此武穆
本于此

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
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
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
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于上
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燃

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
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
待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
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

置樓堞以助防守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
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
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景
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
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
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
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遣羸兵
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梁二

十三

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
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
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
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
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
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
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
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梁二

十三

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
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
碎之景更為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
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
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
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
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
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鸞為景所獲執
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舂鍾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為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梁二

十四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

亂發二人俱死俱武帝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為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詞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梁二

十五

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

如此又
子古今
有幾

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賊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鄂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卷二 十一

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絕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太多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卷前此天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兩州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鴟舡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卷二 十一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
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
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
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為羊侃之子鵬所殺

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為城以拒之納士卒
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
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
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蕭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
納眾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梁二

大

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
直進杜崩杜龕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
胡床不動裴之橫從旁擊之藏等乃退 俱簡文帝

武備志卷三十四

武備志卷三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陳

陳霸先拒齊徐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
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
抽槊上馬先進眾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
斬嗣徽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勲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
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諜斬之齊境
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
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
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
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
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方到我之城墮辦矣乃
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
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

齊城
本于此

而還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

武備志卷三十五

魏略考陳

二

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國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欲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功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帛還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夕皆知之齊相光字明月孝寬深忌之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互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墮榘木不扶自立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之境內後大起兵遂滅齊

武備志卷三十五

魏略考陳

三

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率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不能出忽見之火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胤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

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古彌字

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

難得志如出汾曲成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

中大夫趙熙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

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

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

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

周主皆不從帥象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

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

武備志卷三十五 藝略考 陳

四

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

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余

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

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

傳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

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援三十餘

城皆棄不守先是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

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所處兵去

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衆出

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

之會軍敗齊人果以栢菴為帳幕之備遂不敢進

翊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瑛討

之秋水泛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于

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瑛等知其糧少乃於營

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伴有訪問隨卽

遣之瑛等聞之以糧為寔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

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瑛等無如之何初

武備志卷三十五 藝略考 陳

五

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鷄鳴以餉瑛軍敦患之乃

偽為土人船伏甲兵於中瑛軍望見謂餉船至逆

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

琪琪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

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

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琪琪卽遣兵迎接爭來牽

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餽餉及

亡奔琪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

可謂多
智矣應
之者水
東手

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

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於明

徹曰聞王軌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

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舉旗陷陳將軍

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

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

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感之衆潰明

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

忠周羅喉全軍而還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考 陳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

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尚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

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闔者自當于陣倒

戈耳猛以為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

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

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

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

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

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明徹有功而不為惜此語直是發耳

免俱宣帝

周楊堅為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

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

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

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

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息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

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

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

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考 陳

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

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

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

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

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

毗羅持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

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

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死水

為之不流獲檀讓輜送京師

七

解人一

謝宏石
之所以
勝符堅

局。幸。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
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
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
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
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伐
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
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
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
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糜。繫。則。自。即。公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
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為諸將所
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
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
遣之

高頴至為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
東於上流縱火棧頴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
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
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

戰中二
百戰直
以為威
顯而聚
觀矣

是

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素。習。軍。旅。老
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
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
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
走。轉。相。騰。藉。聲。如。雷。寔。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
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
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隋。主。初。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
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九

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頴首陳主答書末云想
彼統內宜如此宇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
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
策於高頴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
彼收獲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
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
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
害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

得上流
制長江
之定策

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勵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可擇便橫渡。如其擁眾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

武備志卷三十五 職考

十

忿謂頰曰：我爲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丈，置六柏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舩艫，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

隋楊素伐陳，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衝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步騎擊昕，敗之，悉俘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脯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

武備志卷三十五 職考

十一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管幙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誼諜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臺下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迎戰，不許。及

君用此策勝負正未可知所可必不用此策耳

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重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眾軍必沿流赴援此良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十一

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情更引

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槍蕭摩訶釋而禮之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已擒叔寶俱後主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十一

武備志卷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隋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詔遣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馭

得射殺之遺意者唯素

能嚴之本

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穎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且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突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給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楊素

車足以
胡戎蒙
勝戎得
春秋鄭
帥之言

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獵，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先是晟曾出討達頭，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俱文帝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精

三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頌者，僧辯之子，僮僕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樊噉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樊噉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

亦奇也

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頌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精

四

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帷，詐稱官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

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鬪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眾數萬以討諒諒將碁母良攻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附

五

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碁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杭有二心以李子雄為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

植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聃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植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萬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管於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附

六

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頗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頗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感請降頗自殺討高麗命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江西兵皆給百石糧又

司馬懿制令孫策憤不用

給衣資戎具火幕人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以糧盡欲還仲文等以精銳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陸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七

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獲遂還至陸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擊述等而還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與為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

使民踴躍如此不可謂之及矣

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庸奴亦為此事

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馬前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附

九

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
 侗等勒兵為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三
 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
 東都遣河南人達吳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
 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
 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退收散
 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
 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官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警眾曰我身為
 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
 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
 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
 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
 領河南道十三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城帥盧明
 月眾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
 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附

十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
 眾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
 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
 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
 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
 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
 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帝為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李世民年未
 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世民
 勸之多齋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世民
 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
 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
 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旛相
 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
 此計之上也不然為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
 支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
 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又入王薄復亡去抵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于游俠王秀才家為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密值外出獲免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瓦岡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捷善馬禦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引眾入滎陽梁郡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十一

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氣挫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查

必審所便

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亦附於密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不決有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十一

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托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靡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從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讓歸數為須陁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

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隨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隨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隨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隨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十餘戰未嘗勝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

武備志卷三十六 略考 隋

十三

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督督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且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徐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

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

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勝兵至十餘萬人

武備志卷三十六 略考 隋

十四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昇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十六

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

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浟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十七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震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眾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静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

武備志卷三十六 職考 隋

十九

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謀難測，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

唐人也 爲此事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

武備志卷三十六 職考 隋

十九

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將若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車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壘，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武備志卷三十六 職考 附

辛

武備志卷三十

武備志卷三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一

李密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悻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

武備志卷三十七 職考 唐一

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鄴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既而諸將欲戰者十七八

世生平
號武項
材之核
一人此
者知而
宋用云

審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魏徵亦言於長中
蘇頌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息難
以應敵且世克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
拒之不過旬月世克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蘇
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克不設壁壘世克
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
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克縱擊之世克士卒
皆江淮驃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
衆大潰先是密士卒皆疲倦世克欲乘其弊而擊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

十一

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
於洛水之士遺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
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塘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
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
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
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
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

高祖立
淚如此
何以爲
取英雄

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
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
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
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
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
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
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
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
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待出其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

十一

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
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蕪虛弱仁
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李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
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閩甫曰無故召還
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
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閩甫苦諫密大怒揮刀欲
擊之閩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
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

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溫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一

四

持百姓聞世民來相率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後戰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

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殉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迫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

五

陳後金剛大敗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和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克帥步騎萬餘奔至圍之單雄信引梁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

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薛萬均為幽州羅藝將會竇建德率眾十萬來寇

范陽萬均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

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

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兵伏於城側待其半渡

擊之從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

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

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

武備志卷三十七戰略考唐

曰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

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

城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

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徼倖一戰今

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騎五千度

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

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

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守禦甚

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
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
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唐主
亦密勅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
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
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
廓夜襲虎牢拔之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民食草
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
朗之眾西救洛陽陷管州榮陽陽翟等縣水陸並
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
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
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
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
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
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
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待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
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武備志卷三十七戰略考唐

七

漢高祖
入關中
宋藝祖
平西蜀
與此為
三千古
全概

隋子終身無一可乘只耳是積勞

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守新安以乘其敝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情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克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敝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二千五百人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

八

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觀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薄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謀告曰建德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

此孫子舊策也建德不用耳太宗將何以此應之

太宗生手乃常備此法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

九

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四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鬻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

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

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

世民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

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掣墜

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

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

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

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

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

武備志卷三十七戰略考 唐

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

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

掠無敢犯者

世民率眾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

世民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

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

力爭令眾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

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世民曰汝意

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

之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

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

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

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

荆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

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

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

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

武備志卷三十七戰略考 唐

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

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驃銳未易當也孝恭不

從出戰果敗銑眾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眾亂縱

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

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

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

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

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泝

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

之

之

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南方州縣望風款附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杜伏威入朝留輔公祐守丹陽公祐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孝恭李靖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一

十一

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先是公祐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抵丹陽掩其巢穴靖曰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

以取勝 衛公獨 衛公獨 衛公獨

及之而 承敵故 曰在茲

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以老我師耳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戍皆潰公祐棄城走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劉黑闥據洛州世民統兵進討阻洛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世民度其必來決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一

十三

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敗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 俱高祖

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自負盟約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

秀得到
處所以
衆如此
御之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
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與
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
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
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
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固○諫○帝○曰○吾○籌○之
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
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慮○必○放
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懼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

十四

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突○圖○虜○既○深○入○必
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
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
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
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
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
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又○命○長○孫○無○忌○李
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
之○如○反○掌○耳○然○我○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

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得
志○也○故○卷○甲○韜○戈○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
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予
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
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

十五

武備志卷三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二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勦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

太史公
以貪功
二字林
殺淮陰
爲國深
心得此
一言方
始明白
田氏善

及
在頡利
下耶

以聞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于大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蕪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擣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三

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

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山救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四

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

以太宗之英氣而前未之

多涉失
廷壽聖
之策高
羅幸

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頽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壑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五

李靖知
此言不
加故即
使道宗
戰破

左早寒草枯木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緣百匹以勵事君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俱太宗

百濟為寇命劉仁軌劉仁願孫仁師討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

千古名

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六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眾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眾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眾取任存城

正在服
光耳

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歸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僮戶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修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七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寢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

節節因
人即班
起遺棄

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旬，遮旬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八

行儉一
言高子
千古活
活自集
之人亦
高子千
古假託
鬼神之
人
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突厥阿史那德溫傳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召三

勤王非自爲也定霸基三字便大本直

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俱高宗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窠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返

以御人不監軍後齊乃以中官監軍魏猷

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欸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

妙

更妙

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廷，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俱則天。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十一

總參無授散當如是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壘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壘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暉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駁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為

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俱中宗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高仙芝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為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十二

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二十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為三軍，使蹀勒守提趙崇，玼統三千騎趨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為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齋三日，乾糧畢，集河次。

此一難

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為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
鞞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賊來吾屬
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
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
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
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
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
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
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十一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大使將我欲何處去
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胡弩越城胡並
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
兵士盡下娑夷河卽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
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胡弩越迎當令將軍
韋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勅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
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勅律不城中有首領五
六人皆赤心為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
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縑物首領至

燒草甚
可謂廣

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傳諸首
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為
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勅律猶六十
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巳無及矣藤橋闊一
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勅律先為吐蕃所詐借路遂
成此橋至是仙芝徐白招諭勅律及公主出降并
平其國
王君媿為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眾入
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媿以其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十四

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媿先令人潛入賊境
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
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媿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
乘合君媿率軍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
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媿縱兵盡俘獲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
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
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奏將數千人守井
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

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臬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臬卿以祿山命召李欽奏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涇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臬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膏脊彼則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涇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臬卿悅用其策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十五

獻誠果遁兵皆潰臬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涇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丈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

圍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張巡至真源哭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十六

與賈賁合初雍丘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眾潮復與戰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糒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守必先以戰所敵勢內固人心以外却

軍聲大振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
 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瞻北軍
 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
 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士戶
 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
 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

武備志卷三十八

唐一

七

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
 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
 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
 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
 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
 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
 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
 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
 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真卿遣
其後問

愈妙

夏珍

子房流
亞

亦其
亦其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
 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
 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
 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
 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
 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
 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
 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
 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

新到底

武備志卷三十八

唐一

七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
 軍聲大振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
 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
 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
 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
 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
 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

此時勢已感變將生而反以自濟惜哉不待師集而東幸古今未有不敗者

出師固非輪意敵亦何關也

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頂○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武備志卷三十八戰略考 唐一 九

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武備志卷三十八戰略考 唐二 二十

王恩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

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臺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俱玄宗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一

十一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防風茅元儀輯

胡虜自未如此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一

與淮陰武鄉數語共耀千古

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窠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與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武備志卷三十九 賊考 唐三 十一

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第一着 礮之用 與統不 同不可 因統而 廢礮 妙在詐 降方驚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搆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持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

武備志卷三十九 賊考 唐三 十一

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窠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

一言勝 千千金

慮變不

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剗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雖大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餓病不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四

延至此時方守賊至而即閉門也

勝賊易使賊服

脩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木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大木置連鑠。大鑠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弓。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固懷恩引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五

後思不
徒勇實
能判敵

此是疑
深不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
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
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
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
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
恩曰賊尚神速何明且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
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
京

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六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
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
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
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
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
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
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
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

此有
誰與爲

思明亦
殺賊亦
以權分
今不一
故得乘
之耳

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
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解情而以
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
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口持久則鄴
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
不可乃止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
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海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七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
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
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
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
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
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
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恩禮許叔冀
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
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恩禮整軍而歸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
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
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
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
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
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
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非大將
才不能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
曰守之則汜水嶧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
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
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
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纒支
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
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樓
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
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
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
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
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
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
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
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
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
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入于神
矣

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
巨木承其根擅裹鐵義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義之
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
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
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
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
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
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一

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眾時光弼屯中潭城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山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

亦奇才也

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旆旗緩任爾擇利吾急旆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一

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屢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及擊遁去、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印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俱肅宗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遠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考 唐三十一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

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

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

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

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

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

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

此亦對 郭耳實 弄得意 分無事

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考 唐三十一

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鬪。藥葛羅曰：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

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

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

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

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

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

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自損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

人兼行出太原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驕。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

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警嚴而發。前夕有告

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

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田。承嗣知咸陽為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

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

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

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吐蕃與諸雜羗。戎寇陷西山。拓靜等州。詔嚴武收

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

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

攻之，再宿而獲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蕃衆相語曰：「崔肝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大悅。裴七寶舉迎肝入成都，以誇士衆。俱代宗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 六

武備志卷四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四

崔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人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妙在此

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朱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東鹿，惟岳將王武

俊猷破
虎象此
以破馬

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為俊猷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飾處者
心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二十一

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乘險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

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田悅之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

非特軍
書嚴何
能使百
騎不亂

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眾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

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出府庫及歛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三二

為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葺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汗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耶？」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似法而實老到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逼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趨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待之。

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

勝量其功伐。卽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日。卽令焚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燄。高於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城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誠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燄雲橋。焚爲燼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鬪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旣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愿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此盡在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六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鸞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猶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騰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七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必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必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

便是大
位之誠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八

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
賴將士之力克清官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
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
晚五日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
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
無犯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
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
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
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鑿遣使參候晟
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
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
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如此方
謂奇才

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
舊結歡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
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伏甲
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鑿曰田郎亦不得
無過引出縊殺之人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眾股
栗無敢動者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九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
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
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
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
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
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
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第二着

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

千古快心事只快處耳

武備志卷四十 唐四

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官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縊而死

武備志卷四十 唐四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沂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獵我經宿而退

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與舟師沂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
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
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
奇密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
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
敕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
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

武備志卷四十

十一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
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
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
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
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
衆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
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

非是也
言是也

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
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
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
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
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
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
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
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
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

武備志卷四十

十一

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柘泉
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
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
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
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
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
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
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
虜騎乃還

唐八人
虜等十
活根人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弁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波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吳少誠遣兵掠臨穎上官況遣大將王令忠將兵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唐四

十四

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管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

吾城已畢虜雖云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俱德宗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唐四

十五

武備志卷四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攻

唐五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障障遺魏

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月畢出後者醜以狗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

非特以於說也實十言

復覺蘇張之策

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與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三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邲日分兵之策反為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大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命申板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搦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四

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思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樞密使梁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日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

從吉
著只在
先後

無此
轉昇
成不得
事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過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五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典陳君臣上下之義，典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通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關說多方，典終不聽。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甲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第一
卷第
一
章

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上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愬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從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六

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眾皆感泣，愬每得蔡降卒，必親

天下之
道歸于
自然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輿橋柵。時帥士卒割麥於張柴村。懇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懇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懇。懇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諜懇。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懇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乎。此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七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懇。懇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懇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懇。懇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眾皆悵恨。懇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

恐奉其功亦是借語其言中妙處不言也

此豈可謂獲勝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八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堰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返施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勒。」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九

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垂韜城，城傍皆鵝鴛池，愬擊之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躡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

此監軍何獨未去之

門約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質之救耳，乃訪董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董質，董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

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者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此所謂
內閣也
一人勝
許廣以

無度耳
愈大將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
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
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
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
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
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
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
之開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
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武備志卷四十一 職考 唐五

十一

志豈須更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
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
矣遂專意歸朝廷

上欲移劉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
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恒得
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
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
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
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

不特改
權略

鳥飛皆疑有變禁郾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
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郾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
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
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
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
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喻
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
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武備志卷四十一 職考 唐五

十一

處於
殊之
不得不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
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惱懼德裕
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
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
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
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
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
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文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林在道
一問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三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遂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

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翰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四

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

四字

此言初
備所可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達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達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達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五

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達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眾。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打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洛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六

非常慮
頂益何
能克承
次事

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
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
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
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
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
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
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
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
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俱武宗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七

武備志卷四十一

武備志卷四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唐六

鄭祗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欵遣兵赴之祗德饋
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
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
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
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畧考 唐六

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
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
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
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
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六軍皆無以供給
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
諸道兵授之裴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
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
酒聞之不樂劉晔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

傳如此
豈在黃
巢之下

用殘州
弱一無
藉而成
功可以
杜備者
之口

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
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
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
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
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
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
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息耳乃
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
祗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

武備志卷四十二

職考

唐六

二

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
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
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
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
周密賊不知我所為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
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
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
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

聖此

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謹呼願効死悉以為騎
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波監馬二百匹
騎兵大足或請為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
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眾恤之不敢問
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
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
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
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旌謂表甫曰曩
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

武備志卷四十二

職考

唐六

三

又少此
不得大
聖得難

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
破表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
昭義將跌跌戮令士卒取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
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
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
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
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旌等械甫送京師
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

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起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考 唐六

四

更不

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表甫為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避火船之法

辛謙討龐勛至斗山，賊將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謙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謙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初龐勛怒梁不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眾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降承訓，即宣勅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首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考 唐六

五

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

西川人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具，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鉤纜挽之，使近接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

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俱懿宗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令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武備志卷四十二

職事考 唐六

大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調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接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搜伏而
降之兵
家新少

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天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理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調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武備志卷四十二

職事考 唐六

七

本欲即遣汝歸為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過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鈎出之已死斬首以獻

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

武備志卷四十一 職畧考 唐六

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擊句胡僧而剛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勝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

此者有大關係

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脩促部伍，召

武備志卷四十一 職畧考 唐六

者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

於入下
當之而
不足以
一州守
之而有
餘道只
在豫耳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畧考 唐六

十

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陳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陳論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普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

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春磨寨。攻圍三百日。適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

雨道有
天誤射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畧考 唐六

十一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脫。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還晉陽。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眾。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眾。乃召孔目官張韶論之。曰。爾速遣

漢將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賦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爲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考 唐六

十二

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爲刺史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鐸鄭漢章將之陳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彥不敢出俱僖宗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考 唐六

十三

人心既穩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

勢在步步漸進

號謂行伍無人

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日出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洶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洶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畧考

唐六

十四

追暮遣贏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裝。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為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畧考 唐六 十五

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逐之。全忠命諸軍牧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鄴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此法既外提第

李後克
滅名將

武備志卷四十一

唐六

十六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許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秦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齋書至大梁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田頴與潤州節度使安仁義同舉兵楊行密使李神福討頴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頴通謀

行密乃為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頴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頴聞之自將水兵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俱昭宗

武備志卷四十二

唐六

十七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率眾守城不可卒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昭宣考

武備志卷四十一

武備志卷四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一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黨狐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來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為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

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為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

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

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

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

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

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

大爾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洞屋者攻車也洞其形如屋隱兵屋中推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洞屋

以攻吳越將孫瑛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

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

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

懸水中魚驚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

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

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

園見園卒陸仁章樹執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

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

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如此人安得不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
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
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
遣指揮使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
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
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彊起
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
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
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敢全諷援兵必還

武備志卷四十三

五代

乃疾趨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
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
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
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
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
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
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追之

鎧胄鮮華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
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爾不挫其銳則吾
軍不振乃狗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酷備販之徒爾
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
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
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
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鎧
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
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

武備志卷四十三

五代

於平原廣野可以騎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
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
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
者一木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
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
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過寨帳撫王
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
也王蹶然而興曰子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請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五

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已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丟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梁之精兵殆盡。河朔大震。

梁主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彊，賀德倫、袁象先圍蔣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彊，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背，今往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六

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絕出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欲屠之。德倫攻蔣，晉將李存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

發生於必死信

思耶美所

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蓀，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蓀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王慙憤，病遂增劇。俱梁主朱全忠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七

患其士卒此之

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鬪，眾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

權以濟

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劉鄩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後，徐徐而行。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實於萬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八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纔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岸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

正是對

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鄆西上
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衆下山屯
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
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堠者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鄆營而返人
臨清鄆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
軍于莘縣塹而守之

魏博兵亂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鄆乃軍
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鄆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九

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
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鄆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
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
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鄆謂諸校曰大將專征
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白氣
盛難可輕克諸君以為何如衆皆欲戰鄆默焉乃
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
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
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鄆營亦不

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鄆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
少頃晉兵繼至鄆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
卿李存勗夾攻鄆兵大敗

吳主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此油燃火得水
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卽選騎欲攻幽州述
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
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
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鄆
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十

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
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太
敗奔歸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
七萬會於易州李有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
步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
設平原而虜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
趣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
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

此反着
人不見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擣三人其陣斬首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謀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毀管而進衆號十萬環亦棄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十一

管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管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樊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幽州兵已亂德威不能制

此者之
科易見
何言佳
耶

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上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環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勝必不戰自潰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十一

凡決戰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

與德威
附見

不滿千人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傅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傅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傅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十三

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李建及請選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翼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梁兵焚溺者大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吳越王鏐遣錢傅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賢者所能之

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胃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傅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十三

未暇如汝言遂引兵還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敗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

後蔡抄

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

五

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鎗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勿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

封手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十六

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冷者，具糒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柅，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壘壘不可入。唐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可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

正欒案
安力耳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

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

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

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

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

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

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鄆家口。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源覆軍之罪，不

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七

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等走

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

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主恐彥章成功難制，

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

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聞欲數道

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

不多。願陛下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

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以一人
對一人
止堪相
抵又自
束之耶

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

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吳

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

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

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

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

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

雪家國讐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大

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盡

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

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

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

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

守魏，固守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

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將盡

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

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先鋒，遇梁兵一戰大捷，追至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算。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章，重傷馬，躓被擒。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武備志卷四十三

職略考 五代一

十九

公與崇韜之力也。彘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彘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變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亦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此去大梁至近，無

至此尚
欲觀變
耶

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梁亡。以上俱梁主瑱。

武備志卷四十三

職略考 五代一

二十

武備志卷四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以為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一勝有
兩王彥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來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

鎧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而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鎧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贇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二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劔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以強衆心趙廷隱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王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二

千

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

加兵如
此說謂
其與秋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二

四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服唐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陣而南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回兵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鹿角之
妙可見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一

五

之得脫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州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砍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貴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六

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漢主嵩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武備志卷四十三 職略考 五代二

七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温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詭譎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徒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摩下未戰府矣

逼之飛書檄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報况烏合之衆乎思縮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舖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坐網中矣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壘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武備志卷四十四 職略考 五代二

八

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狗俱漢隱帝

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

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

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効死行陳

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右

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

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

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怒克宏活

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

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

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九

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

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

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

匿甲兵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

周世宗

武備志卷四十四

武備志卷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一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

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追人殺澤州刺史

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

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

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

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

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

平

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

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羗渾來迎

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

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

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善將將者無如

守邊之

南馬仁禹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隆志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二

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時帝數徵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正是機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王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若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為桴橋上設敵柵三重沿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三

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汭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名來

此路一
關萬世
無劍門
之險矣

未為大
策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俞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四

是是
家耳

一事
一級
之意
之無窮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幃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表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綿州都校全師旌謀叛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遣師襲破之

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偽軍校上官進肅聚士卒三千餘眾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以筆挺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眾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

五

興起之
西子何
豈獨色
異天下
能惑人
激

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六

之偉度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亾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江南有
此兩志
巨千者
所少奈
不用何

元宗亦
凌才氏
伏其耳

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入朝不從遣使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之終不答迥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七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闕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常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將誠心告天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密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

事有不
同過當
考

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

之濶狹因請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濟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州造黃

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緇自荆渚而下

或謂江水深濶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

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

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江南朱令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

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擢都部署王明審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

有伏逗撓不敢進 俱太祖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

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

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

匡嗣不聽俄而都鈴轄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

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

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

哥整兵而退

作之節

明主之時尚不免況乎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田仁朗行及綏

州請於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

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

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

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

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

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孽之

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

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綬夏三州兵皆以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城守為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

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羗戎

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

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

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

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

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

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失所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
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
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
敵人在前及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
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
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
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
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
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考

北宋

十

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
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
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
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
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
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
沙河而燬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
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
如此事否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賈畏懦保壁自固張
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
契丹少却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
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拍井得審
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
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
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
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考

北宋

十一

於土砦掩擊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
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
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
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
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
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
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
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俱太宗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狂我也請練師命將揀驍勇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十二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太祖至

其宗能

幾何時

即有建

此策者

猶我成

祖之至

英廟也

宋之後

人仍出

此策可

樂心哉

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十三

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

要取一
奇謀亂
無事而
自迎駕
謝始見

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貉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快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

十四

無此數者便是王木之筆矣

其坑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官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

李亦避嫌耶悲

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略考

北宋

十五

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閣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俱真宗

武備志

武備志總目錄

卷八……………九四 卷二十九……………二七七

卷九……………一〇三 卷三十……………二八六

第一冊……………序等至卷四十五 卷十……………一一二 卷三十一……………二九七

第二冊……………卷四十六至卷八十五 卷十一……………一一八 卷三十二……………三〇八

第三冊……………卷八十六至卷一百二十一 卷十二……………一二四 卷三十三……………三一七

第四冊……………卷一百二十二 卷十三……………一二九 卷三十四……………三一七

至卷一百六十四 卷十四……………一三八 卷三十五……………三二六

第五冊……………卷一百六十五至卷二百 卷十五……………一四八 卷三十六……………三三三

第六冊……………卷二百一至卷二百四十 卷十六……………一五三 卷三十七……………三四二

第一冊目錄

卷十七……………一六四 卷三十八……………三五〇

卷十八……………一七三 卷三十九……………三六〇

卷十九……………一八一 卷四十……………三六八

總目……………四 卷二十一……………一九〇 卷四十一……………三七六

卷目……………一四 卷二十二……………一九七 卷四十二……………三八四

卷一……………二七 卷二十三……………二〇四 卷四十三……………三九三

卷二……………四〇 卷二十四……………二一二 卷四十四……………四〇三

卷三……………四八 卷二十五……………二二三 卷四十五……………四〇七

卷四……………五七 卷二十六……………二四一

卷五……………六七 卷二十七……………二五二

卷六……………八〇 卷二十八……………二六二

卷七……………八八